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替身新娘

 **eBOOK**
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

第一章

“格格，格格……”年仅九岁的简亲王府大格格一个人待在书斋里，她的丫鬟珠儿一路叫过来，就见亭嫣格格一个人也不知在看什么书。

“跟你说过许多次了，走路别莽莽撞撞的，要是被额娘看见了，又有一顿好骂。”亭嫣回过头，冲着珠儿嫣然一笑。

不过一个九岁大的孩子罢了，说起话来却比十二岁的珠儿沉稳老练许多，清晰的口齿、稳定的声调都教人为讶。

珠儿望了窗外一眼，距离书斋外两栋楼的大园子里，有一群正在玩耍嘻闹的孩子，里头有简亲王府的二格格亭嫣、小贝勒亭渊和一群十多个随身服侍的丫鬟、小厮们。相较之下，简王府的大格格亭嫣，却只有她珠儿一名侍女伺候她日常起居事宜而已。

“格格，您又躲在书斋里看书了夕”珠儿收敛了点，轻声细语地问。

简王爷平日极少上书房，自从亭嫣跟着亭渊的老师学识字开始，大多是亭嫣在使用这间书斋。

“珠儿，你过来，瞧瞧我找到什么书，可有趣哩！”亭嫣招手唤来珠儿。

珠儿走过去，左看右看瞧了半天，才搔搔头狐疑地问：“格格，这上头的蚯蚓字，珠儿斗大也不识得一个！”亭嫣愣了愣，才歉然一笑。“对不住，我忘了你不识字了。”珠儿搔着头傻笑。“格格，这上头有什么好玩的啊？”她虽然看不懂，可还是挺好奇的！

“这上面写的全都是命算卜卦之学，很有趣的！”纤丽的小脸笑盈盈的，笑容绽开在她白皙的小脸蛋上，灿若春花。

珠儿侍候了亭嫣三年，初初第一眼见到格格时，格格不过是个六岁大的孩子，可就是这笑容竟把她给迷住了！更别说格格身上散发出来的独特气质，连珠儿自个儿也想不明白，一个小小的孩子怎会有这么大的魅力。

可在府里待得久了，珠儿也明白王爷和福晋并不怎么疼爱亭嫣格格，反倒是任性骄纵的二格格亭嫣，让王爷、福晋疼惜入命……打从简王府的二格格亭嫣出世以后，亭嫣格格就注定受人冷落的命运！

亭嫣格格太美了！她自一出生就成为所有人目光的焦点，自然更夺去了简王爷和简福晋所有的疼爱！再来又是王府小世子亭渊贝勒的出世，从此亭嫣格格受到的冷落就更明显了！

“忆？命算卜卦？怎么王爷的书房也会有这一类的书？”珠儿问。

“我是从箱子里翻出来的！”亭嫣道，指了指一箱上头蒙了层厚灰的铁箱子。

“唉啊，锁匙都锈开了！”珠儿翻了翻里头的东西，竟然全是些命算卜卦之书，还有一个擦拭得晶亮的大罗盘。

“可不是！”亭嫣笑道：“这大概不是阿玛的东西，也不知是谁寄放在阿玛这儿的！”珠儿皱了皱眉头，突然想到什么……“糟了！格格，我来是请您到大厅去的！杏妃娘娘这会儿正在厅里同福晋说话，正等着说是要见您和二格格、小贝勒，就是福晋让我来请您呢！”珠儿懊恼地敲了自个儿额头一下。“瞧我这猪脑袋哩！”杏妃是简福晋的妹妹，小了简福晋十来岁，三年前才入宫，一入宫就得到圣上的恩宠，封为贵妃。因为得宠，她才能得圣上恩

准，特予每年到简亲王府来走动几次。

“娘娘来了？”亭嫣眨眨眼，从容地从椅子上站起来。“那咱们快走，别让娘娘久等了！”她行云似地，转眼间已经步履优雅地走向房门口。

“欸欸-格格，等等我啊！”亭嫣说走就走，珠儿忙跟在亭嫣身后，往大厅跑去。

“姊姊，你也知道，我进宫这三年来未曾生得一男半女。”杏妃娘娘叹了口气，美丽的面庞上透出无限忧郁。

简福晋听了也只得劝道：“这事儿别心急，慢慢来，改明儿个我再替你问问黄师父，看看有没有更有效的灵符。”杏妃摇摇头，打断简福晋的话。“这三年来什么法子没试过？那些符咒要真灵验的话，早就坐效了！”她抑郁地接下道：“你也知道，如今圣上已日渐老迈，我在宫里想尽办法却不能生得一男半女，要是哪天圣上爷他有个万一-这也是料不准的事！届时我的下半辈子该指望谁？”杏妃越说越苦。忍不住悲从中来，掉下眼泪！

纵然现下圣上疼爱她，可别说等万岁爷百年之后，只说过得几年她红颜不再，届时失宠难免，现下若没生个一男半女，往后的日子就难挨了！

“妹妹？你别这么悲观，总有法子的”简福晋正要开口再劝，杏妃却突然道：“不过如今我已经不怕了！”她抹去泪痕，一扫愁容，笑颜乍现。

“怎么……你可是有了？”简福晋一听，也是喜出望外！

杏妃摇头。“是个现成的孩子！”她笑着道。

“现成的孩子？”简福晋听不明白，满脑子疑问。

“记得日前严妃去世的消息吧？她留下的孩子，圣上答应过继给我了！”杏妃高兴地解释。

“可是德煌吗？”简福晋也笑开了脸。“那是个好孩子呢！可真是恭喜你了，妹妹！”杏妃笑道：“可不是？那孩子挺懂事的，性子又率直，应该不难带才是！”“不过那孩子也有十岁了吧？”简福晋突然间。

“是啊！”杏妃侧过脸问：“姊，你问这做什么？”“都十岁大啦……”简福晋犹疑地道。“这时早认得亲娘啦可往后你虽然辛苦拉拔他长大，可他心底终究会记得自个儿的亲娘是谁，这个……”杏妃脸色变了变。“姊姊，你想说什么？”简福晋沉吟了半晌，才脸色沉重地道：“妹妹，你其实明白我的意思！要是为将来想，做姊姊的我倒有个主意，就不知你会不会怪我存有私心？”“什么主意，姊姊你说来就是！”杏妃急道。

她自然明白简福晋欲言又止是什么意思！

德煌已经大了，他认得自个儿的生母是谁，往后纵然她待德煌再怎么好，至多母子俩相处融洽，他不曾把她当成是自个儿亲娘看待，可往后她却得指望德煌替她挣气，恭敬她、孝顺她。可像如今这样，虽说德煌是个好孩子，也难保将来不会有个变量！

简福晋点点头，既然杏妃问了，她才道：“我是想……不如让咱们联个儿女亲家，一则来个亲上加亲，二则结了亲家后，德煌就既是你儿子又是你的甥女婿，这关系又深了一层，再怎么样也比他将来娶了别家的闺女好上百倍！”“好主意？”杏妃深深点头，简福晋的话让她顿时安了十倍心！

“姊姊，你肯把甥女嫁进宫里全是为了妹妹一人，怎么说是存有私心！”简福晋见杏妃答应，忍不住捂着嘴笑，乐不可支！“妹妹，你这么说，好象我这做姊姊的占了便宜又卖乖了？”“姊姊。你这说哪里话！”杏妃也要借这层关系，拉近和德煌的距离。她想了想又道：“不过这事儿还得等我奏明圣

上去，想来圣上必是会准的！”“那咱们就这么说定啦！”简福晋连忙道，她没想到能做成一门天上掉下来的大好亲事，不禁喜出望外！

“额娘！”简亲王府的二格格亭嫣和小贝勒亭渊被十几个丫鬟、小厮们簇拥着，来到大厅。

“嫣儿，快过来，我和你姨娘正说着你的事呢！渊儿，你也过来跟你姨娘请安！”简福晋见了一双宝玉明珠般的爱子、爱女，不禁心花怒放，赶紧招手唤来了两人。

“姨娘好！”两个清秀漂亮的小娃儿齐齐跪到杏妃跟前磕头。

杏妃见了两个漂亮娃儿，高兴得合不拢嘴，忙扶起来了。见小女娃儿长得漂亮可人，喜欢得直抚亭的头。

“妹妹；你瞧我这女孩儿怎么样？”简福晋嘴角带笑试探地问。

“怎么样？万中没一个这般标致的！”杏妃赞叹，把亭嫣搂到怀里，又伸手摸摸亭渊的小头颅。“我有许久没来，这两个孩子长这么大了！”亭嫂从懂事就知道自个儿生得美，大人们宠她，她也晓得卖弄乖巧，杏妃一抱她，她顺势就往杏妃身上偎去。

“妹妹，你喜欢嫣儿吧！”简福晋得意地瞧着自个儿漂亮的二女儿，语气中尽是掩不住的骄傲。

“这孩子这么漂亮，任谁瞧了都会爱上的！”杏妃道。

简福晋点点头，笑吟吟地道：“这么-就这孩子给你做媳妇儿如何？”杏妃一听简福晋话里意思，立刻笑逐颜开，可随即又想到了什么，微微拧起眉头。

“这……姊姊，你把这么漂亮的孩儿许给我当女儿，我自然高兴，可是……你不是还有个嫣儿吗？莫非那孩子已经许人了？”杏妃问。

简福晋愣了愣，稍后神色不甚自在地道：“嫣儿还未许配人家，妹妹你所顾虑的，我话未出口前自然地想过，可这两个孩子都是打从我肚里生出来的，我是她们的亲娘，两个孩子我是谁也不偏袒的！可说正格的，就说我也是嫣儿的亲娘，也得说句公道话……我瞧也只有嫣儿能配得上德煌那孩子！”简福晋拐弯抹角，终于说出心底的真话。

可这“真心话”其实也半真半假，真相只有她自己明白……杏妃睁大眼，不解地问：“亭嫣我见过，虽然是个不大一样的孩子……可……姊姊，你这话又是怎么说？”简福晋撇嘴笑了笑。“先别说那孩子长得没嫣儿显眼。妹妹，你说那孩子不一样，你瞧她不一样在哪里？”杏妃不明白简福晋这么问的用意，想了好一会儿才道：“也说不出那孩子哪儿不同，总之她和一般的孩子不大一样，就像……就像个没长大的小大人似的！”她说亭嫣不一样，指的是亭嫣气质沉静，不似一般稚龄孩天真活泼，倒没别的意思！

“可给妹妹你说对了；”简福晋哼了一声。“就是这么着！那孩子压根儿不像个孩子，好似生来就多了一付心眼，连我这做娘的也瞧她不透！”简福晋话才说完，大厅外头立即传出一道几不可闻的抽气声。

亭嫣以手掩住了珠儿的口，轻轻地摇了摇头，脸上的神色没变，但仔细瞧仍能看得出她眼底的黯然。

珠儿拉开亭嫣的手，压低声不平地问：“格格，福晋口口声声说您也是她怀胎十月养的，为什么还这么说您。”“嫣儿的确比我好，她能让额娘开心……”珠儿不以为然地低喊，“福晋她压根儿是偏私！她不爱您，只爱二小姐！”亭嫣却只是低下脸，不再说半句话。她早已知道额娘对她的嫌恶，

那绝对绝对是嫌恶！

从前她从书本里看见“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一句，信以为真，可终于……她从简福晋口里听到真心话了！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吗？亭嫣毕竟只有九岁，再懂事也不能完全澄清简福晋对她的嫌恶，到底是或不是？为人父母者对儿女的挑剔是否就叫理所当然？可她真真切切地明白-额娘不喜欢她！

她小小年纪，心底涌起的悲哀却是那么深重，并不比一个情感丰沛的大人少一些。

她胸口受了伤、隐隐地抽痛，清楚地感觉到喉头的酸苦，那咽不下也吐不出的滋味……“可我瞧那孩子挺懂事也挺乖巧的，不像姊姊你说的这般吧！”杏妃皱起眉头，对简福晋的话存疑。

简福晋只是冷笑，不予置评。

亭嫣长得并不似亭嫣一般娇美可人那也就罢了，可嘴巴不甜又不乖巧讨喜-兼且不爱多话，性格又古古怪怪的，这种孩子叫她怎么疼入心坎？！

更何况那孩子日渐长大，那张脸叫她愈看愈烦，她打心眼底讨厌她！

“总之孩子是我生养的，怎么样我最明白！”简福晋眼底闪过一抹谄光，看了看娇甜的二女儿，心情才艾又稍稍好转些。

“可是姊姊，亭嫣既然还未许人，你就先许了亭嫣给我，这往后……往后你对亭嫣那孩子也不好交代啊！”杏妃道。

“有什么不好交代的？”简福晋不以为然。“要嫁进宫去，这可不是玩的，亭嫣没这福分，也不能眼红她妹妹的。”她说的似是而非，心底确是有私心的！

杏妃欲言又止，看了看怀中柔顺乖巧的娃儿，心里也喜欢，便打算顺了简福晋的意思。“话说回来，都等了好一会儿，怎么还没见到嫣儿？”简福晋也皱起眉头。“早让珠儿去叫人了，到这时还不来，这般不识礼数，真不像打我肚里生出来的！”口中念念有词。

“额娘，杏妃娘娘。”亭嫣这才推门进来，珠儿跟在后面，板着张脸。

她早到了许久，听见说到自己，才在门口杵着不敢进来，怕额娘知道自个儿听见，心底更不痛快……“是亭嫣吗？也长得这般大了！快过来，让姨娘瞧瞧？”杏妃热络地招呼。

亭嫣静静走到杏妃跟前，福了个安。“娘娘好。”“别这么生分，叫我姨娘就成了！”杏妃慈爱地道，拉起了亭嫣的手。

简福晋则是轻轻哼了声，亭嫣嘴巴不甜、又不会主动亲近，一向就教人觉得生分！

亭嫣静静地回视杏妃，一双清澄明亮的眸子冷静智性，里头似乎住了一个不属于九成孩子的灵魂。

杏妃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亭嫣，见她虽然不似妹妹亭嫣生的美艳，可脸上恬淡静美的神情，再加上那对眼睛，不知怎的……竟煞是迷人！

杏妃看迷了眼，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也忘了亭嫣只是个九岁的孩子……“嫣儿！”简福晋唤了一声，杏妃才回过神来。简福晋冷淡地道：“给姨娘请过安了，你先下去吧！”“是。”亭嫣又福个身，才退下去。

珠儿仍然跟在身后，自始至终噤着嘴。

“妹妹，那这桩婚事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就是嫣儿和德煌两个……”亭嫣还没走远，简福晋拔高的声音就从厅里传出，以并不避讳让亭嫣听见！

“格格……”珠儿跑到亭嫣身边，想说些安慰的话，却又不知说什么才好！

“我到书房去，晚斋不必送过来，我今日吃午斋。”亭嫣淡淡吩咐。

她自小茹素，这也是让简福晋认为她怪异的一点！

珠儿听亭嫣这么说，只得点点头。“天冷了，晚些我送件衣服过去。”对格格她只能疼惜在心里。

格格总是这样！她就是担心格格外表显得太坚强，心事封得滴水不露，苦痛尽往肚里吞，任凭内心再怎么难受了也不轻易示人的性子！

亭嫣点点头。“不必跟来了，你做你的事去吧！”微微一笑才转身走远，小小瘦弱的身影消失在园子尽头。

珠儿呆在原地愣了好一阵，才摇摇头，欺了老大一口气，转身往房里去。

第二章

十三年后，简亲王府“这可怎么办才好！再十天十三爷就要来迎娶了，这会儿亭嫣人病成这样，让我怎么跟圣上交代！”简亲王在二格格亭嫣的房里急得团团转，抬眼看见病势沉重的女儿：又是一阵哀声欺气。

“王爷，您别尽是叹气，如今嫣儿病成这样。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简福晋抽噎一声。“您倒是快想法子解决啊！”她爱女心切，亭嫣病了个把月昏沈不醒，她头发也跟着花白了大半！

约莫一个多月前，亭嫣在户外染了风寒，原本以为是小病；请过大夫来把过脉，以为吃过几帖药便没事了，自小订下的婚期将届，到时应该能够如常举行。谁知道亭嫣竟然就此一病不起，病势还益发沉重，到后来竟然病得不省人事，镇日昏昏沈沈，人都没了知觉！

这会儿眼看着婚期将近，亭嫣的痛仍然丝毫没有起色，一则简福晋舍不得这桩富贵亲事，二则圣上下旨赐的婚，岂有出尔反尔的道理！

于是亭嫣病重这事简王府便对外瞒着，简福晋让府里的丫援、小厮们守口如瓶，不许泄漏一句，违者重惩。亭嫣病重的事就这么瞒了下来，简福晋原本指望亭嫣的痛多休养几日便能疼可，谁知她一病不起，病情还有愈来愈沉重之势，这下子可让简福晋和简亲王心急如焚，一则担心欺君之罪；二则爱女病危，更叫他们俩心痛！

“都是你！早先我说了要禀明圣上，你偏不肯！这会儿嫣儿一病不起，圣上那儿可叫我要怎么交代才好！”简王爷气急败坏地道，他最担心的还是欺君这事。

“是咱们女儿的病重要还是你的荣华富贵重要？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理那个！”简福晋边说：眼泪擦个不止。

“怎么能不理？”简王爷气唬唬的。“嫣儿要是没气儿了，咱们也要跟着倒霉！”简王爷是疼亭嫣，可他更看重自个儿的富贵爵禄！

“你……你还诅咒嫣儿！”简福晋哭诉。“你压根儿不顾咱们女儿，心里只想着你的富贵！”简福晋心疼女儿，不禁又气又恼！

“我的富贵不就是你的富贵！？”简亲王皱起眉头，不耐烦地喃喃咒骂；“妇人之见！”简王爷急欲把亭嫣嫁进宫去其实另有隐情，他暗地里收贿卖官已行之有年，事情虽然办得干净不致败露，可有个稳当的靠山更是万无一失、如虎添翼！

两人正话不投机，刚巧亭嫣开门进来。

“阿玛、额娘。”简王爷见亭嫣，嗯了一声，简福晋却好似没看见，只把注意力专注地放在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亭嫣身上。

亭嫣今年已二十有二，对比于亭嫣的娇艳妩媚，她容貌出落的姣美清灵、身段织。亭嫣若是朵怒放盛开的牡丹，亭嫣就是水仙冰肌。可水仙毓秀清灵，除非是慧眼独具的君子，一般只会觉得水仙怎么也比不上牡丹的艳光照人、锦燻讨喜？简福晋冷眼看着亭嫣进房，她对亭嫣的态度多年不改，反而愈益冷淡，主要还是亭嫣比不上亭嫣嘴甜，又向来只爱待在书房，不懂得与母亲亲近。亭嫣因为不讨母亲喜爱的缘故，婚事也就此耽搁，所有上门提亲的姻缘，全因为简福晋意兴阑珊，可有可无的态度因此无疾而终！

“额娘，妹妹的痛可有起色？”面对母亲的冷淡，亭嫣不以为意地走上前去，关切地问。

这些年来她早已看清双亲对待自己与婷嫒两人，差别甚大的不平等待遇，对于母亲的冷淡，她已经学会处之泰然。

简福晋没好气地瞟了亭嫣一眼，不耐烦地道：“嫣儿若有起色，我还担什么心？人就躺在这儿。你自个儿瞧也明白！”亭嫣看见亭嫣蜡黄的脸色，沈吟半晌，轻轻叹了口气。“额娘，有一些话……嫣儿明白原是不该说的，可是……”“你想说什么打要是些不中听的话，那也甭说了！”简福晋脸色一变，立时喝止亭嫣。她早认定亭嫣古古怪怪，近几来说出口的话都有些鬼祟，不知怎地竟然次次百说百中？简福晋心中一则害怕，二则更是打心里厌恶这个宛如鬼魅附身的大女儿！

例如这会儿，她就怕极了会听见亭嫣说亭嫣就要不久于世的话，虽则她压根儿不信，可也不吉祥之至！

“额娘……”亭嫣欲言又止，终于轻轻说：“您放心，只要留心医治妹妹，妹妹她能过这一关的，只是”“只是什么？”简王爷问。简福晋不信，他可是信服的不得了！

早年简王爷曾与一位精通堪舆、命理的高人结交并且从中得到不少好处！后来那位高人因为周简王爷算是小有交情，就寄放了箱东西在简亲王府，之后事隔数十年，那人却一直不曾来取，那箱东西也就搁在书房里蒙尘，可是简王爷却不知道那箱东西究竟装了些什么，虽然他也曾经好奇，可毕竟他还是个重承诺的人！

直到近几年亭嫣每每开口预测，皆能料中事由，简王爷虽然不知道亭嫣打哪儿学来这料事如神的本事，可他却知道亭嫣自小就爱待在书房里镇日不出一步，自然翻遍每个书筐、箱柜广阅藏书。心中便隐隐有预感-亭嫣的改度必然和那箱搁置在书房里的东西有关！

“只是……妹妹的亲事恐怕不成。”亭嫣终于道。

“你胡说什么！婚事是自小订下的，她既然会好，婚事岂有不成之理！？”简福晋怒道。

“是啊，嫣儿，你这话说的差了，婚事是圣上赐下的，十拿九稳，岂有不成的道理！？”简王爷也不以为然。

亭嫣轻轻叹口气、噤了声不再说话。

“嫣儿，你说嫣儿的病会好，却是在什么时候？”简王爷往下问。

“何时痊愈可嫣儿不能分毫不差地论断，这是连神仙也办不到的事。”亭嫣道。

简王爷挑起眉，旋即皱起眉头。

“那又怎么知道嫣儿的病必定会好？”简福晋听到亭嫣的病有救，心底虽然高兴，可无凭无据，便有意为难亭嫣。

“天助尚需人助，妹妹的双耳明润，印堂不致灰败，双眉秀长，人中深厚，再加上掌中的纹路虽断，却有美好的玉新纹衔接保护，定有贵人相助并能逢凶化吉。

由此可知‘必定’会好倒也未必，只是病尚有救，不需绝望，还要留心医治，才能续气存命。”亭嫣道。

简福晋皱起眉头。“你又不曾习医，哪里懂得这些？”“女儿-”亭嫣才要开口，就被简王爷打断。

“既然留心医治就能好，那就不怕犯上欺君之罪了！”简王爷闻言兴奋不已，早已信了十分！

亭嫣听简王爷这么说，便不再言语。

“嫣儿的病真的会好？”简福晋却不怎么相信。

亭嫣点点头。

“那咱们就安心等上十来日再说，这十日内留心调养，病也能好个四、五分，只要不致昏沈到不能拜堂，到时一冲喜，病怕不就全好了！”简王爷乐观的几近天真。

亭嫣在心里轻叹口气，她观察亭嫣的眉梢眼尾、内外福堂、印堂宫禄妻妾诸宫，皆无泛喜之兆；再看手掌心内家风纹、玉柱纹金星丘等亦不见喜红，想在十日内成婚，是万不可能的！

但是简王爷不信她所言，执意要把亭嫣嫁入宫中，她多说也无益。一切但看天意，天意如何，只等十日后就见分晓了！

九日后，简亲王府-“嫣儿，你说嫣儿的痛十日会好，怎么到现在一点起色也没有？”简王爷忧心如焚，没头苍蝇似地在简亲王府的大厅内团团转！

眼看着明日就要拜堂了，亭嫣却仍然病势沉重、昏沈不起。

“阿玛，我说妹妹的病细心调养会好，却没说什么时候。”亭嫣耐心地解释。

“可是她一点起色也没有，眼看着明日就要成亲了！”简王爷气急败坏地道。

“阿玛，我早说过……妹妹的婚事不会成的。”亭嫣叹息地道。明日就要成亲，亭嫣的气色仍然未见红转，看来亲事是绝对成不了了！

“不成也得成！”简王爷忧极转怒。亭嫣的话虽然是事实，却一点也不中听！

亭嫣和站在一旁侍候的珠儿对望一眼，神色忧虑。

“阿玛，都到这份上，妹妹还是病势沉重，您明知成亲已是不可能的事……”“那就由你代替你妹妹出嫁！”简王爷突然灵机一动，脑海里掠过一个主意他要亭嫣代妹出嫁！

“阿玛！”亭嫣愣住，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简王爷心烦意乱地挥手。“你明知到这份上了，你妹妹就算用爬的也走

不出咱王府大门口步！如果你打算眼睁睁看你阿玛、额娘犯上欺君大罪，那就只管铁了心，别理会咱两老！”简王爷情急之下，恩威交迫！

“可阿玛，这万万使不得的！”亭嫣但愿能劝醒阿玛疯狂的奇想。“欺君之外又犯欺君。罪上加罪，万一要是被拆穿了……”“不会被拆穿的！”简王爷打斯亭嫣的话，胸有成竹地道。“你不是说嫣儿的病会好？等嫣儿好了，你们姊妹再换回来，到时不就神不知、鬼不觉了！”“十三爷是当事人，妻子相貌改变，他岂有辨认不出来的道理？”亭嫣拆穿盲点。

“阿玛当然不糊涂！”简王爷接下道。“只要你在新婚当夜，想法子让十三爷喝下十日醉，这一杯起码能让他醉上十日，在他醒来之前，嫣儿的痛若还未有起色，就再给他补上一杯，直到嫣儿好了为止！”简王爷异想天开。

“可是宫里侍候的丫鬟、嬷嬷们也会认人，就算能瞒过十三爷，又怎么能瞒得过宫里众多耳目？”亭嫣质疑。

“这更好办了！只要你不出房门半步，起居全由咱们府里派去的人服侍，这么一来，这问题就不是个问题！”简王爷设想得十分周到。“你只管放心！当夜我会让人尽力灌醉十三爷，到时他醉眼惺松，就算掀开红帕也看不清你的面目！”“王爷！您的意思是要格格代嫁，却不过是假冒二格格的工具？”珠儿听到这儿再也忍不住，睁大了眼，不平地道。“您这么做不但侮辱了格格！而且对她一点都不公平”“放肆！”简王爷的用意被一个丫鬟料中，不禁恼羞成怒！“亭嫣尚未出阁，情急之下计出权宜，代妹出嫁又如何？”他原不须理会一名丫鬟说的话，可为了要安抚亭嫣。他不得不多做解释。

“可既然是格格代嫁。大可让格格就此替代了二格格，成为皇家人！”珠儿知道王爷私心也是偏袒二格格的，她实在为自个儿的格格抱不平！

“住口！你是什么身分？嫣儿都不说话了，你喳呼个什么劲打来人啊，把这贱婢给我拖下去……”“阿玛，”亭嫣沈默了许久，终于关口。“您别为难珠儿，若真要依您的方式进宫，将来需要仰仗珠儿的地方还不少！”“你这么说是答应了？”简王爷问。

亭嫣淡淡点头。

“格格！”珠儿不以为然地喊道。

“那太好了！”简王爷听到亭嫣答应，终于松了口气。“等你妹妹病好了，她会感激你的！”亭嫣低下了头，缄默不语。冒的风险大大，压根儿是承担不起万一的！可阿玛势在必行，固执地不肯听她所言，况且拖到现在，简亲王府确实已骑虎难下，她能做的只有尽了当女儿的本分！

“你记，新婚之夜一定让十三爷喝下十日醉，至于嫣儿这边，只要她一有起色，我自会想法子，立刻把她送进宫换人！”简王爷脸主终于有了笑意。

亭嫣肯答应，这事就成功大半了！简王爷心底洋洋得意，认为自个儿当真是天纵英明，才能想出这条瞒天过海的奇计！

可自始至终却未曾愿及到，他这么做是否伤害了大女儿的感情……新婚之夜，亭嫣凤冠霞帔地坐在喜床上，等候着她的“夫君”进房。

她终究是依了阿玛的意思嫁过来了！

早几日她观看自己的气色，察知近日内会有喜讯，起初她只觉得奇怪，心中隐隐不安，却不料冥冥中注定她会代替亭嫣出嫁！

轻叹一声，她扯下披在头顶上的红帕。珠儿就在门外候着，等德煌到来，珠儿会敲门通报信息。

亭嫣走到桌前，先将摆在桌上的两只酒杯斟满，再从袖中取出预先藏

好的瓷瓶，然后将瓶中的液体倒在桌上其中一只酒杯内，之后端坐回喜床上，依旧取过了红帕盖妥。

等‘他’谢酒回来，就算酒量再好，想必也有六、七分醉意了！届时他看不清自己的脸；再让他喝下阿玛预先替她准备好的十日醉，自个儿该做的事情就算完成了！

亭嫣头上蒙着红帕，垂着脸看见自个儿身上的喜服，这喜服原本是给亭嫣准备的，亭嫣的身段丰腴，她则稍嫌清瘦，衣服还是昨日珠儿连夜赶工重新缝妥的。

急迫下糊里糊涂答应阿玛总让她心底感到不安，虽然她是代替亭嫣出嫁的，可嫁过来便是嫁过来了，她给自个儿算过，自己只有一次披嫁纱的命，可这回她替亭嫣嫁人，却不是自己的姻缘。

这一切是命吧？这样也好，她今年已二十有二，要找到合适的姻缘已经不容易，再者阿玛和额娘对她的婚事原本就不热中，姻缘虽说天定；尚需要人和，就算有披嫁纱的命，运命不济，也是极容易错过的。

“叩叩”窗外传来两下轻微的敲打声。珠儿压低的声音随即传进来。“格格，十三爷过来了！”亭嫣心口一跳，随即喃喃安慰自个儿。“别慌：别慌，一切都按计划来，不会出差子的……”“你下去吧！”外头隐约传来男人的低喝声，亭嫣在房里却听不真切。

“是……”珠儿回道。

原来他是遣走珠儿！不一会儿房门被推开，亭嫣听到开门、倒茶的声音，进来的人却始终不说话。

“折腾了半日，你饿了？”男性低沉、清醒的嗓音突然就近在身畔，亭嫣身子一僵。

不是她预期中的醉言醉语？这是怎么回事？阿玛不是说会尽量灌醉他吗？“怎么？饿昏了头，没力气说话了？”浑厚的男声低笑，慵懒地调侃她。

德煌歪躺在炕床上，半合着眼，带着一丝挑剔的目光审视身畔清瘦的女人。单看身子骨是太瘦了！这样的女人压根儿不投他所好，他向来喜欢丰腴肉感的女人！

不过无妨！这女人是额娘替他挑的，他原就打算拿来搁置在家敷衍额娘的，再者听说简亲王府的二格格美艳无双，连他额娘都赞不绝口、再三向他保证，他才勉为其难地允了这桩无聊至极、不能自主的亲事！往后只要她不给他惹麻烦，至于能不能“投他所好”，那倒无所谓了，反正他另有发泄“所好”之处！

亭嫣自始至终不说一句话，德煌挑起眉，探手就要掀她头上的红帕“等等！”亭嫣往后一缩，深吸了口气，壮着胆子道：“我……我额娘交代了，揭喜帕前一定要先喝交杯酒……”“这是哪来的规矩？”德煌不为然地皱起眉头。“还喝什么交杯酒？太麻烦了，就省了吧！”说着又要抓下她的盖头。

“不能省的！”亭嫣再度避开他，却险些被他扯着。“额娘说……她说不喝的话，会不吉祥的！”这压根儿是她胡诌的！目的只是让他没机会看见她的脸，免得之后换回亭嫣时，他会认出两人的不同，而心生疑惑！

德煌愣了愣，然后撇撇嘴。烦躁地压低声咕囔。“真麻烦！”亭嫣不理睬他的不耐烦，径自从床上站起来走到桌前，端起事先准备好的酒杯。

“你一杯，我一杯，要喝了才大吉大利！”德煌瞪着她手上的酒杯，闷哼一声，调侃道“你蒙着喜帕还能认路？这本事倒不赖！”说完接过她递过来

的酒杯。

亭嫣见他依了，心底才稍稍安定，正举起酒杯要饮下，温暖的大手突然握住她举杯的心手，亭嫣一震，酒液随着溅出杯外。

“别慌！”他低哑地道。

亭嫣似听到他的低笑声。她蓦地脸红-她反应过度了！但是，她不该任他抓着她的手的！

亭嫣试着要挣脱他……“既然是交杯酒，咱们的手就得交勾着喝酒，这样才叫做行理一致！”他似笑非笑地道，大手紧紧抓着她纤细的手臂和他粗壮的右臂交缠，不容她轻易挣脱。

“你……十三爷说的是！”亭嫣勉强自个儿镇定下来，不再不智地抵抗。她心口狂跳，还得拚命告诉自己“别慌、别慌”，却怎么也抑止不了莫名其妙的心慌意乱！

“还叫十三爷？”德煌眯起眼，笑着挪揄她。“该改口唤我夫君了吧！”亭嫣蒙在红帕里的脸蛋通红，噤口不说话，她自然不能唤他“夫君”！

“快喝了吧！喝了这杯咱们就能上床安寝了！”尽煌戏谨地道，说罢仰头一饮而尽！

直到他终于喝下酒，亭嫣才略微松了口气，慢慢饮下自己手上这杯酒，一边等着他醉昏过去……德煌皱着眉头等她磨磨蹭蹭地喝完一小杯酒。等了半天，她杯里的酒却还剩下大半杯，尚终于不耐烦了！“你要是喝不完，我替你喝吧！”说完就要接过她手中的杯子？“不能代喝的！”亭嫣固执地护着手上的酒，不让他接过。‘道酒要自个儿喝才会吉祥的……’“吉祥！吉祥！”德煌顿时失去耐心。“要是错过良辰吉时就不吉祥了？”他话中有话。

亭嫣听出他话里的不耐烦，心里只想着酒力怎么还没发作？他怎么还不昏睡过去？“一定要按步骤来的，这是一辈子才有一回的事……你别心急！”却没听出他话里的涵义。

“那就快喝了吧？明早我还要赶到丰台，没时间在这儿跟你穷耗！”这么一番折腾下来，他已经“兴致”全失，何况看她瘦得一身皮包骨。更是教他倒胃口！也因此他终于彻底失去耐心，没兴头跟她穷耗了？“丰台？”亭嫣呆住。“你要到丰台大营去？”她愣愣地问。

德煌不耐烦地点个头，又想到她蒙着脸看不见，只得应了一声。

“可是……可是咱们俩才新婚……”“我也不愿意！但军政大事可比咱俩的私事重要多了，我若不去，可是会误了军机的！”他不耐烦地解释道，见她老端着酒杯不喝，眉头越皱越紧！

亭嫣听见他这话，脸色倏地刷白，心底冒出一股寒气……他刚刚喝下十日醉了！要是酒力一发作，他十天都下不了床，还怎么到丰台大营去？“你怎么啦？快喝了酒……别误了春宵一刻……”德煌晃晃头，怎么他觉得视线开始模糊、头脑开始昏胀起来？亭嫣愣坐在炕上，听出他语调开始含糊……完了！”怎么也料不到他会在新婚第二日就离府，千算万算怎么也算不到会出这临时的事！

德煌只觉得头愈来愈重，心底隐隐觉得不对，突然心念一动，他条地抬起头质问——“你-你刚才给我喝了什么？”同时力道恶狠地抓住她！

亭嫣浑身一震，看来完美的计策竟然料想不到地出了差错，这会儿她心慌意乱到了极点且“你看见的……只是一杯酒罢了！你……你放开我啊”老天爷，可别在这时又出其它岔子！她心慌意乱地想甩开他，谁知他紧紧抓

住了她不放，没想到醉酒的他竟然难缠到极点！

她从小读书，可书里却没教她这事，没教她该怎么应付一个既难缠又意志坚强的醉鬼……几乎在同时，德煌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十日醉！”他怒吼。“该死的！你给我喝了十日醉！”亭嫣心头一慌，转身拔腿想逃。

“该死的！”德煌怒吼一声，突然伸手扯下她头上的红帕“啊……”亭嫣惊呼。

红帕落地的刹那，她初次看见了她“夫君”的脸……和一双盛怒、犀利，布满红丝的眼！

亭嫣愣愣地和德煌对望……这一刻她只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冻结了。

德煌发狂了？她脸上的表情已经证实了他的猜测！“该死的你！”他狂暴地又吼一回。

这个女人疯了不成？竟然真的在新婚之夜下药迷醉他！

难怪刚才在厅前简亲王非但不替他挡酒，还频频劝周遭的人齐向他敬酒，意图灌醉他！简亲王却不知他有千杯不醉的本事，到头来反倒是一干借故找他敬酒的人全部醉倒，连简亲王自己这会儿也醉在厅上不省人事！

德煌腿起眼，双拳握紧、再握紧。

亭嫣看见他陷紧拳头，猛地回过神来挣开他的掌握，迅速退缩到房中远远的角落，紧紧揪着自个儿的胸口。

怎么办？一切都完了，他看见她的脸了！

亭嫣正被这突来的情势吓得发愣，突然德煌就朝着她扑过来，错愕中亭嫣闪避不及，被他一把抓住袖子，她张大了口正要喊出声，他立刻伸手掩住她的嘴，另一手打掉她头上的凤冠，粗鲁地拽住她披泻的秀发，呼吸急促地厉声质问：“为什么这么做？”亭嫣看见他额头慢慢沁出一颗颗豆大的汗珠，她睁大了眼，讶异他过于人的耐力！

“说！”见她不回答，他用力一扯她乌亮的长发，听到她吃痛的闷哼声，他发狠地扯得更紧。“快说，为什么对我下药？”亭嫣疼得泪都泛出来了，她摇头、再摇头。看见他扭曲的俊脸、凶狠的眸光，她知道现下的他就如一头被激怒的狮子，随时都有伤害她的可能。

虽说是错在自己，可这前前后后的始末……为了阿玛、为了额娘，要教她从何说起？“不说？”德煌眯起眼，眸光透出盛怒的暴戾之气，突然出乎意料地动手撕扯她的衣裘“不要！你要做什么”亭嫣吓了一跳，他却一声不吭。只管粗暴地动手扯掉它身上的衣物，力量之大，甚至弄疼了她！

亭嫣挣不开他的留力，眼见喜服被撕碎，胸前的衣襟被扯得大开，露出里头淡粉色的肚兜，她羞愧地使尽全身力气捶打他，可他对她小鸡般的气力压根儿无动于衷。

“你要做什么？别这样……你放开我……”亭嫣奋力地抵抗他。她手脚并用地捶打、踢端，却不知道她这么做，只会更激起他的怒气，另方面还强烈地挑起他意固征服她的欲望-他发誓要驯服这头不驯的小母狮！

回视她狂乱的眼，他终于看清他的“娘子”一个暗色白皙、容貌清丽、身段织细……却半点也不诱人的女人！

盛怒中，他出口伤人地道：“传言简亲王府的二格格无论姿色、风韵都是绝顶之选，可原来百闻不如一见，传言毕竟是传言，连我额娘都被骗了！在我看来，你的姿色不过尔尔，一点也没有特殊之处！”亭嫣的脸瞬间泛白，

她浑身僵硬，半晌才一字、一句地道：“既然如此，请你放手”“放手？”他无情地嗤笑，没让她的话给激怒。“春宵一刻值千金，你的义务就是陪我上床，我为什么要放手？”亭嫣睁大眼，小脸蓦地胀红，他怎能这么轻而易举地口出无耻的狂言？看到她双颊在瞬间就胀得通红，犹如一颗粉嫩嫩、教人垂涎的红苹果！德煌挑起眉头。又条地眯起-世上竟然有这么容易脸红的女人！况且她红着脸模样.....竟然该死的好看极了！

况且他发现她压根儿一点也不“瘦”！

亭嫣在脸红之后又蓦地睁大眼-他正抓着她衣襟，温热的大掌顺着她胸前的起伏。正放肆地紧贴她的胸部！

他亲昵的举止、让她难堪而且不自在！他若不是存心就压根儿是有意的！“你放手.....快放手！”亭嫣尖喊。

“从头到尾你就只有‘放手’这两个字？”他调侃道，非但不放手，大掌还放浪地探入肚兜内，握住软热的两乳，用力搓揉.....亭嫣呆在当场。两只眼睛瞪得更大-他两眼涣散，明明就快不支醉倒了，却凭着一股意志力强撑着，还能对她轻薄！

“原来你一点也不瘦.....我挺满意的！”德煌两眼盯住她，大掌恣意地推挤揉捏，凭着过人的意志，一字一句稳定地吐出口。

他手掌心的火热像炭炉的热力一般穿透她！

亭嫣的脸愈烧愈热，却挣不开他的掌握！从来也不曾有男人敢对她这样，连轻薄她一句也叫放肆，可是，可是他竟然.....“啊.....”亭嫣一震。

趁着她呆住之际，德煌再探入一手，长指放肆地挟住她两只乳峰.....“硬了？嗯？想不到你是这么敏感的女人！”他低笑，哑着声调侃她。

“不.....你不能对我这样！”亭嫣蓦地清醒，火红着脸一把挣开他，脚步踉跄地退到远远的屋子对角，狼狈地拉拢敞开的衣襟！

他怎么能.....他怎么能这么对她！？德煌几乎立刻就逼上前去，面色一转，冷着声道：“我是你的夫君，今晚我想怎么做都能！”他不容她抵抗地扣住她的双腕，这回直接扯下她的肚兜“啊-”亭嫣惊呼，胸口一凉，白嫩的双乳霎时弹跳出，毫无遮掩地袒露在他眼前！

看见他调侃的眼色和嘴角那抹轻挑的笑痕，亭嫣羞得无地自容.....她竟然在一个初次见面的男人面前赤身露体！

冰凉的冷空气直接接触她赤裸的肌肤再如上德煌灼热的目光紧盯着她两乳尖上粉嫩的花蕾，亭嫣感觉到胸前异样的胀痛，乳峰渐渐变硬突出，凝皱成较深的葡萄紫色.....“真美.....”德煌惊叹，看她骨瘦如柴的，没想到竟然有这么惹火诱人的身段！他忍不住再探手上前，一把握住那两团浑圆动人的玉乳，尽情揉捏个够！

“啊.....请不要.....别.....”亭嫣扭着身子挣扎，德煌反倒愈抓愈紧，放肆地抚弄她肿胀的两乳。

因为他的放肆，亭嫣倒抽一口气，她想挣扎、想抵抗！无奈何两手被他紧紧箝住，眼睁睁瞧着他玩弄双乳，她羞得不能自己，此时此刻只想一死了之！

德煌反制她的双腕扣在身后，让她拱起上身，突出耸挺的乳峰，惹得他欲火贲张，更方便他爱抚个够！

“原以为你甚至会倒我的胃口，但看来我错了而且错得离谱！”他低哑地喃喃自语。

看着她挺俏的双峰在他的爱抚下渐渐肿胀，他低低地笑出声，出言调侃。“好甜的味儿！这儿原本滑如丝的，想不到我轻轻弄几下就绷起来了……”他低哑地笑，粗糙的手指羞辱似的猛地拉扯她丝滑的乳头。

“啊！”亭嫣浑身一颤，突然晕天眩地的，两腿不由自主地发软！

德煌邪气地嘎笑，两根手指捏着她的乳头，轻挑地狎弄。“没男人摸过对吧？头一回让男人这么爱你，是什么滋味儿？”为报复她企图迷醉他，他刻意羞辱她。

亭嫣微张着小嘴，大口大口地喘气……“你……你快住手！”亭嫣羞愧得声音都颤抖了！他怎能这样待她？“你再不住手……将来我们都会后悔的！”“后悔？”德煌听了她的话却只是嗤笑一声。“婚姻不得自主，得奉父母之命成婚，我第一不屑！若真要后悔，打我答应娶你进门那一刻起就该后悔了！”他粗糙的大掌握紧她的右乳不放，又突然低下头吸吮住她的左乳……“呢……”亭嫣身子一震，左半边赤裸的椒乳已被他整个含在口中！“不要……你别这样……你不能这样对我的……你不能！”像是为了证明她的抗拒是徒劳无功的，他双唇匝紧，用力一吸“啊！”亭嫣身子一颤，两条腿莫名地瘫软，她软瘫在他身上，只觉得全身要融开了！

“舒服吗？”他喘着气低笑，嘴里含着一只椒乳，舌尖来回抖动挑逗着，嘶哑、含糊不清地问。

“你……你为什么不听我的……你不能这么对我……”亭嫣气喘呼呼，挺耸的双峰感到异样的胀痛，她不是毫无知觉的木头人，就算还是个处子也有最天真纯稚的反应，他在她身上邪恶的作为，她岂会全无感觉？似乎对她没理由的坚持感到不耐烦，德煌突然咬住含在嘴里的乳峰，亭嫣疼得全身抽搐，可一阵她不明白的快感，突然朝她袭来，她身子一软，德煌趁这时脚下一拐，把她撂倒在身后的衣柜上，跟着他提起她的双腕扣到头顶，空出的另一只大手开始扯她的褻裤。

“不行，你不能这么做！”意识到他的企图，亭嫣整个人蓦地清醒过来，开始慌乱地扭动挣扎，虽然她并不确切明白他要对她做什么！然而除了更多的“不能”外，她却不知道该怎么抵抗他！

出阁时简福晋只当她是代亭嫣出嫁，并没教她任何男女间的闺房之事，可再笨的女人也明白-两腿之间那私密之处是任何男人碰不得的禁地！

亭嫣夹紧了腿，他却撩起她的裙裤之后蛮横地强行撑开她紧闭的大腿，插入一膝，坚硬的膝头顶住她的柔软处“啊……”亭嫣全身一阵战栗，他的放肆和霸道让她心惊，让她不再有掌控局面的优势……“好烫……原来是个热情如火的小东西！”他低低地笑，膝头轻轻滑动，爱抚着她的私处，一掌同时挤捏着两只椒乳，不曾放松。

“不要……你放开……放开我……”亭嫣睁大了眼，虚弱地出声反抗。

“你企图迷醉我……难道就是害怕这个？”德煌用力地眨了眨眼，同时豆大的汗珠正一颗颗从他额头滑下……他正强撑着！深吸了一口气提神，他毫不犹豫地移下手，探向她腿间湿热柔软的禁地。

亭嫣惊喘，频频摇头。“不要……你不能、你怎么能摸我那里……啊……”他粗糙的手指已经捏住她腿间上方的小肉球！

亭嫣闭起眼，黑暗中似乎有千千万万个火星子在跃动……她衣衫不整、玉体横陈，清白的身子完全暴露在他眼前，连女孩儿家最隐密的私处，也让他尽情褻玩够了……“不能~”他低笑，手指更形放肆地拉扯搓揉她……“呃

-”亭嫣睁开眼，再也说不出话来……德煌气息浓浊地粗喘着，手指一边技巧地搓揉，灰浊含欲的目光则定定地盯着她脸上的反应，和她白嫩的胸口上骤然涌起的红潮……“别紧张，这没你想象的可怕……如果你配合的好，我就不追究你迷醉我的罪过……”他的呼息愈来愈浊重，额上的汗滴的更快、更多！

亭嫣摇头再摇头……“可……可我不是……”她蓦地住口。

“不是……不是什么？”德煌眯起眼。

亭嫣怔怔地望着他，到口的话梗在喉头，硬生生地吞回去！

她不能说出来！一旦说出真相，他们全家人就都犯上了欺君大罪！

第三章

“说啊，你不是……不是什么？”德煌逼问。他皱起眉头，语调虽然低沉且明显地放缓，语气里却有了一丝迫切。

“我……呃……”亭嫣倒抽口气她感觉到了他抵住她的硬硕！

“快说！”他却反常地眉头愈皱愈紧，在这关头突然捉住她的语病，不断追问她！

“我-”亭嫣欲言又止，还没能把话说完，德煌就突然闷哼一声，沈重的身躯整个压倒在她纤细的身子上！

亭嫣眨眨眼又眨眨眼……他终于醉倒了！

可她的身子也全给他看过、摸过、轻薄过了！亭嫣红透了脸，愣愣看着压在自个儿身上昏迷不醒的男子……“格格？”门外轻轻响起敲门声，是珠儿。

“珠儿？珠儿，你快进来……”回过神来，亭嫣意识到自己被压在德煌壮硕的身子底下，根本动弹不得，更糟的是-她地快喘不过气来了！

珠儿连忙开门进来。“格格？”珠儿被房中的情景吓到了！她呆站在门口，愣愣地看着眼前的情景。“这是……这是怎么了？格格？”她红着脸喊：“你过来……快过来帮我啊！”她用尽了气力想推开压在她身上的德煌，可任凭怎么用力，就是推不开德煌的身子分毫。

“啊……是！”珠儿连忙上前去。

两个人合力之下，还是做惯了活儿的珠儿帮了大忙，才让亭嫣顺利地德煌身下爬出来。

“格格！您怎么……怎么会弄成这样？”珠儿看到亭嫣衣衫不整的狠狠模样，惊讶地张大了嘴。

亭嫣只是拉拢了衣服，随意用衣带一系，淡淡地道：“他睡在这儿会着凉的，咱们要快生把他抬到炕上去！”珠儿喘了口气，才回过神来点头。

两个人一前一后把德煌拖到炕前，已经快用尽力气！

“格格……十三爷重极了！”珠儿气喘呼呼地道。

“我知道……”亭嫣也气喘不已，全身乏力。“可是一定得把他抬上去！”两人使尽了吃奶的气力，终于把德煌拖上床。

“可是，格格……”珠儿累瘫地坐在地上。“现下十三爷睡在炕上，那格

格您睡哪儿？总不成……总不成也睡炕上吧”她傻傻地问。

亭嫣捂着胸口，好不容易稍稍顺了气才通：“我就睡你那儿！”“您要睡我那儿？”珠儿指着自个儿鼻头，支支吾吾地道：“可是……可是格格，我那儿是下人房啊？怎么能委屈您睡那儿！”“可以睡就成了，有什么能不能的！”她坐在床前看看德煌，然后替他掖紧了被子。

珠儿看了德煌一眼，突然想到什么。“格格，刚才在房里，十三爷他有没有对您……”“没有。”亭嫣想他不想地回道。

他们简亲王府先是欺骗了他，之后她又下药迷昏他……她不怪他对地无礼，他并不明白个中原由，还只当她是他的妻子。

亭嫣坐在他身畔，幽微的烛火下，她细看他饱满宽阔的天庭、挺直的鼻、英气勃发的浓眉、菱角分明的双唇……这男人的性格必定豪迈直率，聪明果断，不是容易让人欺骗的男人。

亭嫣叹了口气，隐隐有些忧心……“格格，珠儿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珠儿走上前，站在亭嫣身侧，犹豫不决地道。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亭嫣道。

“格格……珠儿是想王爷和福晋对您的要求压根儿就是自私、无理的！您其实不必当真照着他们的吩咐去做，应该多为自个儿盘算才是！”格格虽然回答她没有，可就算是呆子，见了格格方才那狠狠的模样，会相信没有才怪！

亭嫣淡淡笑了笑。“那么，依你说该怎么做才是？”“依珠儿的话……方才您就该假戏真做！一旦您和十三爷圆了房，只要在王爷和福晋面前说成是个意外，到时生米煮成熟饭，他们也就莫可奈何了！”珠儿直率地道。

“阿玛和额娘执意要让亭嫣嫁进皇家，你想，他们会因为‘意外’而善罢干休吗？”亭嫣道。

“可是……可是您和二格格都是王爷和福晋的女儿啊？到这份上了，谁嫁进来不都一样？况且那时您跟十三爷都已圆房了！”亭嫣摇头。“不一样的，”她敛下眼，掩去眸中落寞的痕迹。“阿玛和额娘都是固执的人，再者，若他们的心思如你想的一般简单，我是简王府的大格格，当初订亲时他们该会先顾虑我：“她语调平淡，似乎事不关己，只是在叙述一事实。

“格格……”珠儿叹口气。她心底其贯也明白简王爷夫妻的私心！她只是希望亭嫣也能自私一点，多为自个儿着想一些！

“格格，折腾了一天，您也累了，快歇下吧！”珠儿劝道。

“也好，明日开始就要等阿玛的消息了二”亭嫣从床畔站起来。“我现下只忧虑一件事-一旦他明早没在丰台大营出现，不知又会惹出什么事端？”她望着昏睡在炕上的德煌，喃喃地道。

“格格，您这是什么意思？”珠儿不解地问。

亭嫣摇摇头。“算了，命运自有安排，一切就留待明天再说吧！”明天……明天又会有什么难题横在前面等地？才新婚之夜她就搞砸一切，自个儿的身子也教他摸光、看透了……老天爷，这是怎样的一场混乱？如今……如今看来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成婚第二日一早，依礼是要去跟杏妃问安的，可亭嫣借口身体不适，让珠儿过府去请安，说明身子一好即刻过府亲自问安，就这么敷衍了过去。

“格格，十三爷这么昏睡不会有事吧？”珠儿端了水盆进来，拧了条湿

毛巾递到亭嫣手上。

“我也不知道，幸而他身子很壮，短时间内应该不会有事。”亭嫣接过湿毛巾，在德煌额上轻轻抹试着。

“水……我要喝水……”德煌在昏迷中喃喃呓语。

珠儿立刻倒了杯水过来，亭嫣接过了，吃力地扶起德煌壮硕的身子，一小口、一小口喂水给他喝。

德煌昏睡了三日，地也看顾了他三日。

“格格，您这么尽心照顾十三爷，他要是知道了，肯定会感动的！”珠儿促狭地道。

“我会这么照顾他。只是因为他如今会弄成这模样全是我害的！”亭嫣不自在地扶着德煌躺下，避重就轻地道。

她会这么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不过因为心中对他有一份愧疚，真的只是如此罢了……“真是这样吗？那我就当是好了！”珠儿掩着嘴笑。

亭嫣没去理会她，她掏出丝巾轻轻抹去德煌嘴角的水渍，心不在焉地漫想……幸而丰台那边并没有任何质疑传来，她这才能稍稍放下心。可另一方面，自成婚之后，简王爷竟然也没捎来半点音信，亭嫣心底喘喘不宁，便要珠儿出宫去打探消息，打探的结果却是简王爷自那日醉倒后，人就病了！

她叹口气，幽幽地道：“我见自己的父母宫白中透青，知道事有不美，这桩婚事若成恐怕伤亲，果然就应验在阿玛身上了叫”亭嫣忧虑地道。

“原来格格早料到了！”珠儿往下问：“现在这边是瞒住了，可这会儿王爷又病了，就算二格格的病好了，也没人作主把她送进宫，往下咱们要怎么做才好？”亭嫣略略沉吟。“眼下阿玛病了，额娘一个人必定慌了主意，我看咱们得先回府一趟才成！”“可是格格，咱们要怎么出宫去？”珠儿问。“十三爷昏睡的事咱们虽然瞒住了，外人只当是格格和十三爷俩夫妻恩爱，可一旦咱们出宫去，这事就再也瞒不住了！”珠儿说到这儿，亭嫣垂下螓首，微微红了脸，随即淡淡拧起秀眉。“我心底也担心这个……”想了一会儿，她抬起脸道：“咱们就回去半日，只对外说爷的身子有些不适，在床上安歇着，谁也不许进去打扰！”“好主意！”珠儿笑开脸。“格格，那咱们几时回去？”“里外得先打点好了，可不能出差子！”亭嫣吩咐。“你先出去命人备一乘轿子，再传我的命令，就说爷身子不适，在床上歇着，谁也不许进来打扰！”珠儿明白了！”珠儿点个头，领了命令立即出去办事。

珠儿一走，亭嫣在房里等待的时间，门外突然有人敲门“珠儿，是你吗？”亭嫣走到门边轻声问。

“是额娘啊，“嫣儿”，快开门。”外头一悦耳的女声。

亭嫣心头一惊，原以为是珠儿办妥了事回来，没想到竟然是否妃！

“怎么了，‘嫣儿’？快开门啊！”杏妃领着一名侍女等在外头，体谅亭嫣正病着，因此她没让侍女先来通报，便自个儿走到新房来看她！

亭嫣急中生智，立即回到床上拿起被子搵着头脸，闷着声道：“额娘，我正病着，请您自个儿开门进来。”她已嫁进皇家，自然得代替亭嫣改口称杏妃为额娘。

门推开，杏妃让侍女等在门口，自个儿走到床前坐着。“怎么蒙头蒙脸的，病的很重吗？”亭嫣蒙着被子点头，紧紧蒙住头脸，只露出一头秀发。

“可怜的孩子！我听你的侍女说你过门就病了，是累出来的吧？”杏妃慈爱地抚着亭嫣的发。“德煌那孩子也真是的，刚成了亲，隔日一早就回丰

台大营去，怎么劝也劝不听！”杏妃无奈地叹口气。

原来杏妃一直以为德煌已经回丰台大营。

“生了病也别蒙着头脸，这样不透气，病也不容易好！”说着，杏妃就伸手去拉亭嫣蒙在脸上的被子。

“额……额娘，您别拉，我怕冷……”亭嫣心底着急，她和亭嫣的相貌差异甚大，珠儿再不快生回来，她的身分就要被拆穿了！

“怕冷就多盖几床被子，再让人在你房里生个炭盆儿，别尽蒙着脸儿，这样是不成的！”之后杏妃不管亭嫣愿不愿意，一把拉开了被子“你……”杏妃看到亭嫣，起先只觉得同她印象中的亭嫣一点也不相像，之后地想到“你是嫣儿上”她惊呼。

“杏妃娘娘恕罪！”亭嫣连忙从炕上下来，跪在地上。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杏妃皱着眉头，神情十分错愕。

“请娘娘听亭嫣从头道来……”亭嫣把亭嫣病重不能过门，之后简亲王要她代妹出嫁之事，从头至尾详细说明一遍。

“胡闹，真是太胡闹了！”杏妃听完后只觉得不可思议，频频摇头。“姊姊和姊夫也太胡涂了，这可是欺君之罪啊！”亭嫣低头，委婉地道：“请娘娘原谅额娘和阿玛，他们不是有心欺君的。”“嫣儿，你先起来，”杏妃扶起亭嫣，又叹口气。“我原谅也没用，方才找他说过了，这是欺君之罪，你阿玛、额娘为了嫣儿……唉，真是委屈你了！”“娘娘……”“放心！”杏妃拍拍亭嫣的手。“我不会把这事告诉皇上的！可要是煌儿他自个儿瞧出了什么不对劲这事儿一旦掀了盅，依煌儿那性子连我也保不住你们了！”杏妃忧虑地道。

亭嫣眉头深锁……她知道杏妃的为难，目前她最大的隐忧是-德煌已经看见她的相貌了！

“嫣儿，姨娘有句话说，你仔细听着！”杏妃沉吟了片刻，终于开口。

亭嫣抬眼望向杏妃。

“这件事你自个儿可得有打算，不能全听你阿玛和额娘的！”她话中有话。

“娘娘？”“我瞧得出你是个聪明孩子，该怎么做你心底很清楚。”杏妃直视着亭嫣清澈的眼眸，语意深长地暗示。

她虽然不直接把话点明，心中却已经有了盘算一则这桩欺君的胡涂事若掀了盅可大可小，但她不想冒这个险！安排亭嫣过门，原本是要替自己留后路的，可不能反倒添了个大麻烦！

二则亭嫣的相貌清雅秀丽，依她看来并不比亭嫣差！再者她观察亭嫣，气质沉着、明晓事理，她心下由衷地喜欢这孩子！至于简福晋……她就不明白姊姊为什么不喜欢这孩子的理由了！

亭嫣低下了头，没回杏妃的话，她轻蹙着秀眉，心事重重……她何尝不明白杏妃的意思！虽然额娘和阿玛自始至终未曾顾虑到她，可她并无意抢占亭嫣的位子！

“姨娘的话你明白了，我也知道你顾全姊妹之情，可现下一个大问题横在眼前……煌儿他见过你的面了！”杏妃自然没忽略这点。她顿了顿又道：“你顾全姊妹之情是不错，但是煌儿那边届时他一醒来，看到妻子的面孔完全不同，你想这事不会被揭穿吗？”亭嫣轻叹口气。“也许他并不会对我的相貌记得很清楚，更有可能是一旦换回亭嫣，他会更乐意看到妻子的相貌有所改变！”她记得他在新婚那夜说过的话！他曾经批评过她的相貌。

“嫣儿，你这是什么意思？”杏妃完全不以为然。“你莫非是对自己的容

貌没信心吗？若果真如此，那姨娘要说句公道话-比之嫣儿，你半点也不逊色！”亭嫣淡淡笑了笑。“娘娘，并非我对自己没信心，我从来相信各人有各自缘法。讨好李四不见的得意于张三。更何况相貌会衰、红颜会老，我之所以这么说，只不过因为……这是十三爷话里的意思。”“你是说煌儿……煌儿他亲口说的？他亲口说出他对你的相貌……有所不满？”杏妃半信半疑。

依德煌落拓的性格，这话确实有可能出自他的口，可若依她对德煌的了解，煌儿向来风流不羁，是情场上的调情老手，从来就不会对女孩儿说重话，更遑论是批评女孩儿家最在意，关乎到相貌美丑这等伤害人心的重话了！

德煌若会这么做，那就大不正常了！至于如何个“不正常”法……要不是德煌在意的女子，按理说根本不经他心上，更别说要惹他“不正常”了！可享嫣却轻轻点头。

杏妃愣了愣，之后皱起眉头。“煌儿他……这真是太反常了！”跟着挑起眉，似笑非笑。

“姨娘，嫣儿想求您一件事，希望您成全。”嫣儿恳切地道，同时改了口，唤杏妃为姨娘。

“有什么事，你尽管说吧！”听了亭嫣方才阐述的那番各有缘法之说，杏妃对亭嫣又另眼相看了几分！

“我希望……姨娘对这事能宽忍几分。”亭嫣委婉地道。

杏妃又叹口气，跟着现出一丝笑容。“你放心吧！这事我会当着不知道，任凭你去处置。”“亭嫣谢过姨娘！”亭嫣福个身，清丽的脸上满是诚恳的感谢之意。

杏妃摇头，心里暗想道：不知姊姊心底想什么，我倒宁愿选这个媳妇儿……这时珠儿进来，见到杏妃吓了老大一跳，过后亭嫣同她解释，珠儿才安下心。

“格格，轿子都准备好了，咱们是不是现在就走？”珠儿问。

亭嫣望向杏妃“你回去看看你阿玛和额娘也好，省得你额娘又要操心你这头的事！”

我这儿你就别理了，我去看看煌儿，待会儿就回宫去。”杏妃道。

亭嫣点点头。“那么我和珠儿这就去了“改日再去见姨娘。”再向杏妃福个身，亭嫣便随着珠儿出去了。

亭嫣和珠儿一走，杏妃立刻同侍女道，“到十三爷房里去，我要去看看他。”杏妃心头自有主意！虽然她方才答应了亭嫣；这事但凭亭嫣怎么收场，她不去干涉，可不干涉却不代表不能帮忙……这事既然教她知道了，她岂有放任不管的道理！这趟浑水，她说什么也得蹚它一蹚！

想到这儿，杏妃若有所思地笑开了脸。

或者……她这么一蹚，就能让她蹚出个什么“意外”来也说不定！等着瞧吧！

亭嫣和珠儿的前脚才走，一匹快马立刻奔进宫。

“十三爷呢？十爷人呢？”喀尔从马上跃下，大声质问府里的婢仆。

“喀尔大人！”府里的奴仆，飞奔去请来总管秦晋。“这会儿爷正在房里歇着，少福晋吩咐了，谁也不许进去打扰！”“爷还在府里？”喀尔听到这消息似乎很惊讶。“他让我在丰台大营等他的，按理爷两天前就该到了，没道理现在还待在府里！”“两天前？爷两日前才刚成亲呢！”秦晋不以为然。

“这我明白，当时找也是这么问爷的，可十三爷斩钉截铁这么回答我的！”喀尔道。

“这……可怎么办好，现下少福晋人又不在府里！”秦晋显得左右为难，情急之下，却忘了杏妃这时就在府里！“老实说，咱们也三日不见爷出门一步了！”“我看这事不大对劲，你让我到爷房里，等我儿子爷再说！”“这……这好吗？”秦晋拿不定主意。

“事情急迫，岳将军还等我回复，我看眼下也只能这么办了！”

“若当真有什么责任，就由我来担好了！”喀尔道。

“那……那好吧！”听到自个儿不必担责任，秦晋总算点头同意。“这边请，喀大人。”秦晋立即领喀尔到新房，两人却不知德煌从新婚那夜开始，到此刻还昏睡在炕上……

“格格，您听福晋她说的，口气又尖又利，好似怕您会乘机占了二格格地位！”自王府回宫途中，珠儿在轿子旁伴着，她一脸气唬唬的。

她们在王府不过待上半个时辰，就呕了她一肚子气！

亭嫣一笑置之。

“格格，福晋她这么待您，您难道一点也不怨她吗？”珠儿好奇地问。

亭嫣听了只是淡淡地道：“人同人之间原本就是要讲缘分的，就是亲如母女也不例外。例如一出生就做人养女的，虽然受生母孕育之恩，却是有缘无分，若要仔细推敲，反倒与养父母的缘分要深厚些！由此可知，缘分二字乃是前世所修因，今生所种果，‘缘分、缘分’是强求不得的。”“这倒是！”珠儿听了这番话猛点头。“就说我吧，二格格虽然受王爷、福晋的宠爱，可我却半点也不喜欢她，那就是二格格不得我的缘，因此两个人当然就没分儿了！”珠儿自有一套解释。

她向来觉得二格格任性骄恣，又净会在王爷、福晋跟前卖乖，因此得王爷夫妇的宠爱，相对的却不把大格格这个姊姊放在眼里，态度十分倨傲无礼，简直是教人心寒的两面人！

“珠儿，我才说了，人与人间都是要讲因缘的，因缘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看透这二字本身，超脱因缘的缠葛恩怨，从中求得心灵平静的智能。”亭嫣笑着道。

“格格……您刚刚说的什么超脱、智能的……怎么这会儿我半句也听不懂了？”珠儿搔搔头，糊里糊涂地问。

亭嫣嗤地一声笑。“不懂就算了，无忧无虑，心地单纯也是福气。”“格格是说我珠儿有福报？”她知道格格会看相，听格格说自个儿有福报，高兴的了不得！

亭嫣笑个不止。“福气跟福报是不同的！福气是因为为人心地光明，所以有天上神佛保佑，行事顺遂、运势升平。可福报却要自己行善累积，不行五恶、奉行十善，心心念念不离善根，最终才能修得善果。”“格格，您这会儿又说什么，珠儿又听不懂了！”珠儿眨巴着眼睛，皱起眉。

亭嫣但笑不语。

片刻后两人回到了宫里，却看到总管秦晋就站在府邸门口。

“少福晋，您总算回来了！”秦晋迎上前去，明显地看得出来他满额是汗！

“秦总管你怎么了？大冷天的，怎么流了一头一脸汗？”珠儿取笑他。她在这儿住了几天，和秦晋混熟了，一点也不怕他！

秦晋嘴巴撇了撇，撇出一脸苦笑。

“秦总管，有事吗？”亭嫣坐在轿里瞧出秦晋的神色不对，隔着帘子问。

秦晋看了轿子一眼，垂下了眼。“少福晋，爷在房里……”“爷在房里我们当然知道，格格临出门前还吩咐了不许任何人打扰，这还用得着你说！”珠儿抢着道。

“珠儿，不许无礼。秦总管，你往下说！”见秦晋一脸不自在，亭嫣心底隐隐有不安……“爷在房里……”秦晋接下去说。“正等着少福晋去见他！”他愈说愈小声。

“你-你说爷等着格格去见他？”珠儿一震，睁大了眼问：“他醒了？”秦晋又瘪了瘪嘴。“可不是！”珠儿猛地转头望向坐在轿里的亭嫣，只见亭嫣呆在轿里……显然也被秦晋这话给吓住了！

第四章

“回来了？我还以为你怕我醒来后找你算帐，逃回娘家去了！”德煌就坐在杭床边，两臂抱胸，定是盯住刚走进门的亭嫣，房里除了他还有另一名高大的汉子，那汉子就是赶来找人的喀尔。

亭嫣瞪着他精神奕奕的模样，半晌说不出话来。

“不过你大概还不明白我的性子！既然你不明白，我可以先知会你一声”他盯住她，俊脸缓缓勾出一丝笑痕，之后压低了声，慢条斯理道：“我这个人向来有不屈不挠的性子，就算你有本事逃到天边我也会追到天边揪你出来！”亭嫣瞪住他，半晌终于能说出话来。“我没有逃走的必要。”她冷静地直视他灼热的犀利目光。

德煌挑了挑眉。“是吗？”他嗤笑一声。“那可真是个好消息！我昏睡了三天三夜，新婚娘子空闺寂寞，却没撒下我自个儿跑了，至少证明我的“魅力”不减以往！”他不正经地调侃，暗示着新婚那夜的事。

亭嫣蓦地红了脸，说话又开始结巴，压根儿不受自个儿控制。“你……你醒了……”“要不然你以为在你面前的是谁？难不成是假冒的？”他神情慵懒地由上至下扫视她全身，然后撇撇嘴，玩世不恭地道：“啧啧，怎么你反反复覆的！这会儿别又说认不认得你的夫君我是真是假了？”“你怎么醒的？应该还有六日酒力才会消退的！”亭嫣没理会他的不正经。

、反倒是站在一旁的喀尔脸色尴尬，显得很不自在！

“对一般人来说，十日醉或许真能让他们醉上十日，可对我来说，快则日、慢则五日，我必定清醒！”德煌说到这儿随意一挥手。“你先下去！”遣退喀尔。

“喳！”喀尔退下后，亭嫣也退离他数步，后背紧紧推着门边。“干么离这么远说话？我又不会吃了你。”德煌嗤笑，转身坐回炕上，大刺刺地叉开双腿，不怎么正经地调侃她。

巧的是他额娘来看他时正巧他酒醒了，就在他耳边唠叨许久，简直想烦死他！

亭嫣皱着眉头，镇定地问：“你……你想怎么样？”德煌挑起眉，表情

像听见一个笑话。“搞清楚，是你先把我怎么样！别反过来一副我欺负你的小可怜模样！”他带点不耐烦地说道。

亭嫣瞪大眼。“我没有”“没有什么？没把我‘怎么样’，还是没装可怜？”他故意把话说得暧昧至极，看到她粉嫩的脸颊上泛起的红霞，他眯起眼，心口突然放松，便慢慢伸展躯体，悠哉悠哉地欣赏起来。

“我从没否认过”我的确……的确在你酒里加了十日醉的事实。”亭嫣两眼一瞬也不瞬地对住他，表情沉着认真，勇敢地同他犀利的眸光对峙。

“也就是说，你承认的确把我‘怎么样’了？”他勾起唇笑了笑，不正经地回应她的严肃。

“你到底想……想怎么报复我？”不能忍受他一味地持续暧昧不明的态度，亭嫣直接问他。

“报复？啧啧，你把我想成什么样的人了？我看起来有那么小心眼、爱计较吗？”他挑挑眉，然后朝她眨眨眼。

亭嫣愣住。“那、那你想……”“我想？”他从炕上站起来朝向她是来，俊脸上的笑容明显地不怀好意！“既然娘子开口问了，我只好实话实说！有关于‘我想’的嘛……一则是咱们上床，完成新婚那夜没办完的事，免得往后你找借口怨我，二则”“我不可能怨你的！”亭嫣冲口而出。

德煌挑起眉，撇起嘴嗤笑。“我倒忘了你好象挺怕那档事！”他再朝她眨眨眼，眼神暧昧得简直邪气！“不打紧，往后咱们多得是漫漫长夜，我一点也不急！”他逼到她眼前，英气勃勃的俊脸在她眼前放大，邪气的笑容教她全身起鸡皮疙瘩！

亭嫣咽下口水，直了眼盯住他的眼睛，视而不见地问：“二则……二则是什么？”“二则……”他抬起两手，撑在她身侧的墙面上，把她包围在他强壮的双臂间。

“我是你的夫婿，咱们成婚已超过三日，我还没陪你归宁呢！”他几乎是贴着她耳畔在吐气！

亭嫣身子一抖，扭过头避开他。“陪我……归宁？”分不清是因为他的话，还是他过分亲昵的举止而发抖。

他撇嘴，慢慢勾出一抹笑。“当然，陪娘子归宁是理所当然的事，有必要这么吃惊吗？”然后抬起手，极尽温存地拂开她额上散落的秀发。

亭嫣避也不是，不避也不是，只能僵在原地。

“你准备准备，咱们这就出宫！”德煌道。

“可是我刚刚才……”亭嫣欲言又止。

“嗯？”德煌眯起眼。“刚刚怎么了？”“没什么！”亭嫣别开眼，不自在地道。

德煌撇起嘴，无声低笑他当然知道她刚才回简王府去过了！

他派的探子早在她回来前已经向他报过消息了！

他之所以半强迫地要陪她回简王府，主要是想弄明白这家子究竟在搞什么玄虚，竟然从头到尾把他当傻瓜耍！弄得他晕头转向不说，还指望他既往不究。

“你……你为什么要陪我回去？”亭嫣睁大眼，试图弄明白他眼中诡异的星芒代表什么意义？“刚才我不是说过了？”他继续云淡风轻地轻拂她的秀发。

“我是你的夫婿，自然要陪你回去归宁！”神态悠闲之至：简直是恶意对

上她的慌乱！

“可是，你不是还得赶回丰台大营去？”亭嫣不是傻子，她直觉他别有居心。

德煌挑起眉，对住她撇起嘴角。“原来你还记得？”亭嫣的耳根子一热，知道他正暗示她，因为她下了药，导致他赶不回营区的事实。

“现下我改变主意了！”他笑容不变，分外友善。“我决定多费点时间同我的新婚妻子相处，让咱们有机会好好认识彼此！”亭嫣不自觉浑身起一阵冷颤……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咱们要相处……往后多得是时间，不必急在这一刻，你还是得以国家军政为重才是……”“无妨！婚姻大事，一辈子也只这么一次，我说还是咱们互相了解重要！”几句话堵住亭嫣的口。

回丰台大营之事原本就是个借口，他不过是藉此逃避杏妃为他订下的婚事，事实上回不回去压根儿无关紧要己。

“况且……”他欲言又止，故意吊她的胃口。

亭嫣皱着眉头，等他说话。

“况且……是我额娘吩咐的，要我无论如何得陪你回府归宁！”他接下说。

“姨娘……额娘吩咐的？”亭嫣瞪大了眼。

杏妃为什么要这么做？她明明知道她才刚回过府去，况且她要德煌陪她回去又有什么用意“母命不可违！”德煌轻哼。

母命不是不可违，重要的是他想探探她的底！

知道再也赖不掉了，亭嫣只得硬着头皮点头。“也好，那你就陪我回府归宁一趟吧！”德煌腿起眼，似乎对她突然转变的冷静态度有一瞬间的迷惑，随即他刚开嘴角笑“好得很，爱妻，咱们似乎挺有默契！”他挑起眉眼，半不正经地柔声道：“我开始期待咱们俩往后如胶似漆的恩爱生活了！”目光顺势垂下，盯住她鼓起的饱满胸脯。

亭嫣对住他，强迫自己扯开了嘴角。“是呀，夫君。”虚情假意得教她头皮发麻！

是他逼她的！谁让他这么快就醒来，既然醒了又不肯回丰台大营去！她能有什么选择？只能同他虚情相对、假意奉承！

他却似乎对她的温驯十足满意！“需要我替你更衣吗，爱妻？”目光不情愿地上移，对住亭嫣清澈灵致的双眼。

“更衣？”亭嫣瞪大眼。“不！不必劳烦十三爷，我自个儿来就成了！”“十三爷？多生疏！”德煌对住她，例开嘴角笑。“往后你就唤我相公，咱们省却了那无聊乏味的礼数，这样不知多恩爱！娘子你说是不？”也不知他有意还是无意，壮硕的胸膛开始压向她……“是……是啊！”亭嫣的脸蛋愈来愈嫣红，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宽厚的胸膛“蹂躏”着自个儿的胸脯！

德煌突然哑声低笑。“娘子，为夫的我突然有个想法……反正回府的事也不急，不如咱们先温存、温存，等晚些再回简王府去……。”“温存？”亭嫣两眼瞪得更大，反射性地一把推开他，躲到远远的、他再也碰不到她的角落！“不行！”感到自个儿语气似乎太严厉，她放柔了声音。“我是说，额娘和阿玛见我还没回去，一定在家里等得十分心急，咱们得快些回去才是，别再耽搁了。”暧昧的戏她再也演不下去了！若是不快点离开，恐怕她撑了半日的“虚情假意”面具会瞬间垮下、前功尽弃！

“娘子说的是，”德煌慵懒地抱起胸，似笑非笑地盯住她分明是戒备，却又要刻意掩藏的不自然表情。“那咱们这就立刻动身，到简亲王府去。”眯起

眼，玩味地审视她。

“好……”德煌在门前，亭嫣只得推开窗唤珠儿。“珠儿，你快进来！”珠儿闻言立刻冲进房里。“格格您有什么吩咐？”她等在房外干著急，还真怕自个儿的格格被十三爷怎么了！“我到外头等去吧！”德煌转身离开房里。

既然珠儿进来也就没戏唱了！他没有继续留在房里的必要。

见德煌出去“亭嫣才松了口气。“珠儿，你再替我换件衣服，咱们还要回筒王府去。”“啊？”珠儿眨巴着眼，脸上的神情满是疑问。

“现在什么也别问，就算问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这话是真的！

连她自个儿都被德煌弄糊涂了，她实在瞧不出他究竟在打什么主意。

眼看着这盘棋已经全数被打乱，当初阿玛自以为高明的偷天换日之计已经被德煌破坏，更令人忧心的是，她还得陪他演这出荒唐的戏码到什么时候？筒福晋见亭嫣去而复返，德煌还陪同前来，她大吃一惊！

“十三爷，您……您怎么亲自来了？”筒福晋愕然。

“怎么？我不该自来吗？”德煌例嘴，冲着筒福晋微笑。他特意换了套锦袍，整个人看来英姿焕发、贵气逼人！

“不，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筒福晋不自在地笑开脸，暗地里瞟了亭嫣一眼，眸光带着怒气。

“只是您突然来，王爷正病着，不能出来招呼您呢！”筒福晋转向亭嫣。

“‘嫣儿’，你也大粗心了，要回来怎不先知会额娘一声？”“额娘……”“福晋，同府归宁是应该的，再者是我临时拖着‘亭嫣’回来，你不会怪罪吧？”德煌悠哉悠哉地道。

“当然、当然不会”筒福晋嘴角笑着，却皱起了眉头。

“对了，”德煌慵懒地左右张望一番。“怎么不见‘亭嫣’的大姊，‘亭嫣’格格？”老实说，他对筒王府的大格格亭嫣反倒有份好奇。

向来只要提到筒亲王府，传言都只说到筒亲王府二格格的美艳，对于亭嫣大格格，却完全没人提起，就好似大伙都有默契，把亭嫣当成一个隐形人似的！现下两家结为亲家，他倒想见见一直被外界漠视，当做不存在的筒亲王府大格格是否真长得见不得人？筒福晋脸色微变。“‘亭嫣’……她正病着，不方便见人，所以就没让她出来给十三爷请安！”“原来这样！”德煌挑眉，没见到人倒有些可惜！

“十三爷，您先坐坐。”筒福晋道，她对德煌十分客气，不敢放松，主要也是德煌的态度表面热络，实则生疏，教人捉摸不透。“‘嫣儿’，你跟我进来一下。”她把亭嫣唤进房里。

德煌眯起眼，比个请的手势。

“这是怎么回事！你没让他喝下十日醉？”一进内房，筒福晋立刻质问亭嫣，语气严厉。

“格格新婚那夜就让十三爷喝下了，是十三爷自个儿提前酒醒了，不干格格的事！”跟着进内房的珠儿，忍不住为亭嫣辩护。

“放肆！我又没问你话，你多嘴什么？”筒福晋斥喝珠儿，然后转头问亭嫣：“你倒是说啊！”“是他主动提出要陪我回府归宁的，我若是婉拒，又怕引起他的疑心，只得让他跟着我回府。”亭嫣解释。

她没说出杏妃已经知道这件事，免得筒福晋更加担心。

“是这样？真有这么简单？”筒福晋冷笑。“重点是他现下看清了你的模样，往后要教嫣儿怎么回宫里去？”亭嫣眉头挺起。“额娘，事情会发展到

这个地步是谁都不愿见的，当时我已经跟阿玛说过此计不可行……”“是你存着私心，不肯尽心戮力帮你妹子！”简福晋打断亭嫣没说完的话。“我话先说在前头，现下你是占着这位子，可等嫣儿一醒过来，无论你愿不愿意：该她的都得还给她！”她刻薄地道。

“福晋，是您和王爷要格格这么做的，这会儿怎么又说是格格霸着位子-这话说反了吧口”珠儿实在听不下去，她打开眼还没见过有哪个做娘的这般偏心、这般刻薄的！

“更何况更何况格格她压根儿不稀罕”“放肆！”简福晋睁圆了眼怒斥道。“谁喂给你这贱婢狗胆子，敢这么冲犯我？”“额娘，珠儿她不懂事，您别见怪，这几日珠儿出了许多力，是亭嫣的错，没把事做好……”“本来就是你的错！”简福晋冷着声，尖锐地问。“明明计划得好好的，怎会出了错？”“福晋-”“珠儿！”珠儿又要替亭嫣抱不平。亭嫣立即打断她，安抚简福晋“额娘，我明白了，我会尽力挽救！”简福晋哼了一声，冷着脸不说话。

“格格，咱们快出去吧，爷还在外头等着哩！”珠儿按着道，她实在不想再看到简福晋那张刻薄的嘴脸！

“额娘。咱们快出去吧！免得十三爷起疑心。”亭嫣柔声劝道。

简福晋瞪了两人一眼，忍住气。扭身回前厅。现下还得靠亭嫣出力，话不好说的大重，免得嫣儿吃亏！

“格格，珠儿我真的忍不住要说一句公道话-福晋她不只偏心，她根本没当您是她女儿！她根本不爱您……”简福晋一出去，珠儿积了满肚子的气立刻发作。

亭嫣抬起眼看着珠儿，淡淡地、轻轻地低语。“没人爱我，我爱自己。”珠儿睁圆了眼，鼻头一酸……“谁说的，还有我爱您呢！”她激动地喊。

“那多好！我还有珠儿爱着，够幸福了。”亭嫣微笑。

“格格……”珠儿用力吸吸鼻子，她为亭嫣难过，可看见格格似乎并不在意，她也就释然了。

“咱们也快到前厅去吧！”亭嫣拿出手绢温柔地拭去珠儿颊上的泪。

“嗯……”珠儿看着温柔的格格，心底忽然乍现一丝曙光虽然她珠儿没见过十三爷几回“可她肯定十三爷不是个笨人，有时他笑起来还挺邪-不是，是挺难测的！

她私心希望十三爷能看见格格的好，能爱上格格……

第五章

“你们母女俩说什么悄悄话，是我不能听的？”回程中，在马车里德煌不经意地问。

亭嫣垂下眼。“没什么，额娘只交代我，要好好服侍十三爷。”她撒了个谎，是她生平以来第一次。

德煌挑了挑眉。“服侍我？”他刚开嘴邪笑。“那我倒要好好瞧瞧！”亭嫣气息一窒她说错话了！“我的意思是-我是说-”“不管你是什么意思，侍候我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他霸道地打断她的话，跟着倾身凑上前去“这还得要你额娘教你？”他贴近她的身子，语气低狎。“当真不懂，也该是我来

‘教你’！”语意暧昧地道。

他亲昵的举止让她的身子不由得泛起一阵轻颤！她拚命往后缩，努力避开他故意的狎近……就在她不知该怎么化解这教人尴尬的状况时，马车条倏地停了下来。

“下车了！”亭嫣推开他迫近的胸膛冲到车门边，让珠儿扶着她下车，可谁料到因为卡慌、大急了，一个闪神，两腿一拐，竟然直直地往前扑去……“啊”珠儿惊呼，眼看着亭嫣就要从马车上摔下来！

“小心！”德煌在千钧一发之际抓住她，两手巧劲一带，亭嫣纤细的身子立刻落入他的怀抱中！

亭嫣惊魂未定地睁着大大的眼睛盯视着他……她被吓坏了！

德煌眯起眼，嘴角慢慢勾出一抹富含兴味的笑。“我可怕到让你奋不顾身，那么急着避开我吗，娘子？”他调侃。

亭嫣的脸孔一刹那间胀红。‘我……我没事，你可以放开我了！’德煌挑起眉，嘴角的笑意勾得更深，透出一股教人捉摸不定的邪气。

“还是不放的好，免得又出了岔子，我可不敢肯定回回都能救得了你！”说着，竟然在众目睽睽下将她抱起，穿过前苑，大步迈向新房。

“你、你快放我下来！”亭嫣挣扎着，现下全府邸的人几乎都看清了她的脸，非但如此，还看见了他对她的轻薄！

“听话，乖乖的别动！你一挣扎，我只得抓得更紧了！”话还没说完，他两臂一压，亭嫣的上身便紧紧贴到他的胸膛上！

亭嫣羞愧得无地自容-他竟然、他竟然无耻放肆到这等地步！

因为推不开他，她只能把脸也埋入他的胸膛内，已经管不了全府邸的人怎么看待他俩人了。

回到新房，德煌却没有立刻放下她，而是直走到床前才把她放在炕上。

“我看你额娘的交代，似乎一转眼就对你不管用了！”他调侃道。

亭嫣知道，他是暗讽她方才说过要好好服侍他的话。“我没受伤，你不在大庭广众之下抱着我不放的！”她反驳。

“啧啧，不该、不该，打从新婚那夜起你就有太多的不该了！”他嗤笑。

“我看你当真不能体会你额娘教你服侍我的用意！看来还是得由我自己来教你才成了！”他甩开了裤，随即也上了床。

“你、你要做什么？”见他上床的举动，亭嫣开始心慌。

“怕什么？咱们是夫妻，你早晚得学会‘服侍’我。”他一语双关，两眼牢牢盯住她不安的眼神。

“可是……可我还没有心理准备！”她找借口。

“心理准备？”他像听见天大的笑话。“你是说你没有心理准备要嫁给我？”他深沉地挑起眼。

亭嫣一怔。“我不是那个意思！”“嫁给我就是要替我生下子嗣，别告诉我你没想到过这回事！”他犀利地质疑。

她三番两次的推托已经引起他的疑心，再加上简亲王府一行，他直觉她们母女俩有许多诡异之处，疑上加疑，他决心要尽快澄清心中的疑虑，弄清楚简亲王府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至于要怎么做才能弄的“清楚”自然是从亭嫣身上下手！此外他可顾不了她的心态如何，也不认为有顾及的必要！

尽管她的身子确实是出乎他意料外的迷人，但也仅止于身体上的诱惑，

她还不致特别到能教他迷惑的地步，更何况她现在已经是他名义上的妻子，他要她的身子是天经地义，他只准备好好享受她带给他的“服侍”！

亭嫣气息一屏。“想过，同实际上当真要那么做……是不一样的！”“没什么不一样！”他抓住她，不容她闪躲。“既然是必定要发生的事，一再拖延就是逃避！”沈重的男性躯体随即覆上，密密地压住她。

“我……不是逃避！你为什么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她大口喘着气，他壮硕的体重顷刻间就压得她喘不过气！

他气息慢慢粗重，硬硕的胸膛随着两人一下下的呼吸起伏，煽情地搓揉她软热的胸脯。“没什么好等的，等待的时间全都叫浪费！”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哑着声道，“再说，我也等不及了……”亭嫣还来不及说什么，德煌的大手已经探到两人间，握住她圆滚饱满的酥胸，带着兽性的狂沛欲念，使劲她捏挤她……“好痛！”亭嫣倒抽口气，他粗鲁地弄疼了她！

德煌非但没半分收敛，还教她目瞪口呆地撕破她的前襟，扯掉她的肚兜！

他对住她勾嘴笑，这笑容却让亭嫣觉得惊心动魄！“痛吗，嗯？”他低哑地道，挑起眼。“等会儿我会让你舒服！”他说着，大手同时捏挤她的双乳，让两只椒乳鼓满地凸出，他立即低下头去，砸嘴吸吮……“啊……”亭嫣拱起胸脯，迷失在他的舌头和两掌的力道下……德煌粗糙的手在此时探到她的底裤下，粗糙的手指压着她湿软、肿胀的花瓣摩弄着，邪气地绕着开口处昼圈圈……“啊……”亭嫣倒抽口气，秀眉拧起，不能自制地呻吟出声……“好滑、好烫……”他嘶哑地低笑，捉弄似地揉扯她柔嫩的下体。“这儿已经为我准备好了，嗯？”突然他指头一挺，刺入她的小穴内“呃-”亭嫣拱起身子，刹那间一股穿刺的剧痛让她清醒，她惊骇地张大了眼，为这不知名的经历恐惧地睁大眼！

“别怕，这不会伤害你，我会留着让我的渴望品当你的处子身！”他哑着声安抚，手指在她体内转动，开始缓辍地持续挺刺、抽出的节奏。

“啊……”亭嫣急速地喘气，不能置信他对她所做的-他两眼正注视着她身子最私密的地方，他的手指竟然就在她的身体内！

她全身羞红，持续的疼痛让她呜咽出声……看她蹙紧的眉头，德煌眯起眼，粗嘎地低道：“好紧……你的身子一定会带给我极大的欢愉！”粗糙的手指继续在她窄狭的湿穴内抽动。

“不……呃……”亭嫣全身瘫软在他手上，私处跨骑着他强壮的手腕，只能任他恣意地玩弄着……德煌的喘息加重，眸子渐渐灰浊……他盯住她火红的双颊，裤档间不容他漠视的硬挺让他迅速眯起眼这是怎么回事？单单听她的叫声竟然就能让他兴奋起来！

德煌一愣，手上的动作暂停，掠过一丝讶异的俊脸，表情阴暗不定。

这空档却给了亭嫣喘息的机会。

“为什么……为什么你能和没有感情的人做这种事？”亭嫣狠命咬住下唇，直到淌出血来，以伤害换得意识的短暂清醒！

‘感情？’德煌挑起眉眼，彷彿听见一个笑话。“只有女人才谈‘感情’！”他不屑地冷嗤。手指仍停留在她湿润的体内。

“人有血性，凡是人都有感情！”亭嫣快速反辩。

他唇角勾出一抹兴味，手指慢慢抽离她的身体。“那可不见得，我就觉得我既无情又冷血！可我非但是个人，还生在皇家，是凡人眼中可望不可即

的十三爷！”事是他想缓下失控的欲火！

亭嫣再一次目瞪口呆——他竟然说自己冷血又无情？！

“可我们几乎是陌生人！怎么能……”怎么能做那种事？！

他令人尴尬的手虽然已经离开，可偏偏他方才就对地做了“那种事”！这教她压根儿说不出口！

他撇嘴，调侃地低笑。“我们是夫妻！”他说的自然，实则“夫妻”两个字出自他口中，连他自个儿都觉得拗口！

“那又如何？‘夫妻’不过是两个字，我们却是两个人！岂有人反倒受制于僵化的字义，这般无理的道理！”亭嫣缓缓呼出一口气，试着从他身下挣脱。

“道理是人订的，人岂会去订一个压根儿无理的道理！换言之，任何道理都有理，“夫妻”这两个字就是人订的道理，这其中的“道理”是夫与妻都必须遵守的伦常！”德煌玩弄文字花样。

他简直在绕口令！“夫与妻之间有诸百种“道理”，可如你所言，道理既是人订的，无论哪种道理都是为了因应人的需要，都需衡情方得理论！”亭嫣没让他的文字花样给驳倒，反倒将他一军。

德煌瞪起眼，瞪住她半晌。“烦，没见过比你啰嗦的婆娘！”他突然烦躁地撇开她，翻身下床。

亭嫣再一次被他用词的粗鲁吓到！

这个人莫非有双重性格？他当真是圣上亲封的将军王——皇十三爷吗？不过，他总算是放开自己了！

她却不敢放松戒心，立即滚到床里侧离他远远的，深怕他会改变主意，又来侵犯自己。

“躲那么远做什么？老虎要是饿了也会饥不择食，我当真要你，就算你躲到床底下找他会拖你出来！”德煌冷笑着讽刺。

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烦得很！大概是胸口一股欲火没发泄，简直有害养生！

“要是不想做，就别在我眼前惹我心烦！”他没耐烦地低吼。

他是想碰她，但突来的、没有理由的烦躁却让他失去了兴致！

一定是因为她大啰嗦的缘故！

“我……我可以去睡客房……”被他狠狠瞪了一眼后，她噤了声。

“你一再拒绝我的理由是什么？总不可能当真是因为害怕吧？”他冷哼。要是她当真胆子这么小，她哪来的胆量在新婚之夜迷昏他，过后又三番两次借口不让他碰她！

亭嫣回给他的是一阵静默。说什么都会是错，就任由他臆测吧！

德煌皱起眉头，神态多了丝冷淡。“今晚我就搬出新房！”撂下话后，他就头也不回地转身出去！

亭嫣看着他踏出房门，久久、久久……才能呼出胸口憋着的气。她知道他生气了！

虽说她不想同他有肌肤之亲，可也不愿情况弄成这样……到了这地步，要是阿玛和额娘又逼地想法子让亭嫣回来——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收拾这残局了！

亭嫣的忧心在三日后成真，简福晋派了一名侍从进宫来替她送信——

“你回去告诉额娘，我……我会想办法的。”亭嫣对送信的侍从道。

那侍从应了一声后离去。

“格格，福晋在信里说了什么？”珠儿迫不及待地问。

亭嫣轻轻叹口气。“阿玛和亭嫣的身子，在这三日内都有了起色，额娘要我想法子让亭嫣调换回来。”“换回二格格？福晋怎么到现在还存着这念头，她又不是不知道十三爷已经清醒了？”“额娘是不管这个的。”亭嫣沉吟。

“福晋自然可以不管，为难的人又不是她？”珠儿气愤不平地跺脚。

亭嫣愁眉不展，低下了头不说话。

“格格，您打算怎么做？”珠儿问。

亭嫣摇头，她实在想不出有什么法子能让亭嫣进宫，德煌却丝毫不曾察觉到异状！

“到了这地步，除非十三爷是个傻子，否则能有什么法子？”珠儿皱起眉头，不以为然地道。

“额娘信中的语气丝毫无转圜的余地，只怕就算我不设法，额娘也会自己想法子送亭嫣进宫的。”亭嫣轻轻一叹。

“这会儿十三爷当您是他的少福晋，就算福晋要一意孤行也扭转不了局势。当初是他们让您替代干格格来的，现下出了岔子也怪不得您，格格您大可不必理会福晋的话！”珠儿道。

亭嫣却摇头，“额娘不会轻易罢休的。再说我也没留下的意思，如果有一两全其美的法子，我倒愿意和亭嫣调换回来”“格格，您千万别傻啊！”珠儿急道。“您蒙着珠儿就成了，别蒙着您自个儿，就为了成全一点儿也不在意您的“家人”！”“珠儿！”亭嫣抬起眼，眸子里有一丝责备：“本来就是嘛！”珠儿干脆豁出去地说道。“新婚那晚我问您十三爷有没有把您给……给怎么了，您虽然不说，可珠儿也不是个笨人，别说十三爷把您给怎么了，就是当真没把您怎么了，那晚您衣衫不整的模样儿，只怕再多的便宜也全教十三爷给占去了！再加上从王府回来那晚，府里的人个个睁大眼都看见您让十三爷给抱进房去，要说爷没在您身上占到一点便宜“打死珠儿也不信！”亭嫣听了这番话。白皙的面孔一阵红、一阵白。“珠儿！”“您别气啊，格格！珠儿说的话是让您难堪没错。可句句说的全是掏心话，全是揪心肝说出来的，您一点不为自个儿打算，却为了要成全糟蹋您的人，就算是王爷、福晋，就算是格格您的父母、姊妹，那又如何？珠儿我虽然是个外人，连我也要为您抱不平，连我也看不过去！”珠儿一鼓作气，一吐为快！

亭嫣闭起眼睛，过了好半晌才睁开眼，语气平缓地道：“要是真为我好，你就别多事。我顾虑到额娘、阿玛的心态，并非盲从父母之命，我自个儿心底清楚，这桩婚姻原本就不是如我所预料，也不是我想要的。”珠儿皱起眉头。“可您的身子让十三爷”“那又如何？”亭嫣截断珠儿的话。“身子是身子、心是心，你让我如何因为身子被占，就去爱一个压根儿陌生，半点也不了解的男人？”“可……可咱们女子不都是这样？更何况以您的身分，说什么也不可能在拜堂而让您见过自个儿夫君的！”珠儿辩道，按着又说，“再说，您口里说的什么爱不爱，珠儿半点儿也不懂！”亭嫣望住珠儿，片刻终于叹了口气。“总之别再用“为了我好”四个字来为我抱不平了好吗？该怎么做、想要什么？我自个儿心底明白。你跟了我许多年，也该瞧出我的心意，知道我从不蒙着自己，我所说所做，必定有我的道理。”“可是十三爷和您明明就

——“珠儿，你还是没听懂我说的！”亭嫣又叹口气。

珠儿这才噤了声，之后又忍不住咕哝。“明明就有嘛！没份儿的硬是要抢，有份儿的却要往外推，我珠儿打睁眼就没见过这个道理！”她嘀嘀咕咕的，嘴巴撅的老高！

亭嫣任她捞叨，转身回房看自个儿的书。

自从上回她拒绝德煌后，他已不再到新房来，三天来她甚至见不到他一面，她摸不准他心底的想头，他似乎也不打算认真……可这样也好，不是吗？他自始至今的轻浮态度虽然让她怀疑他对这桩婚事的认同程度，可之于她而言，德煌的态度并不构成她的困扰，只是将来亭嫣若调换回来了，亭嫣能忍受他对这桩婚姻的游戏心态吗？叹口气，她不愿再去多想，这是她管不到的地方，也是无力去管的……

才过了七日，亭嫣的担忧就已成真！

这日午后亭嫣在房里看书，珠儿一路从房外嚷进来“格格、格格，王爷他……他来了！”亭嫣放下手中的昼卷，抬起眼来珠儿正巧推开房门进来。

“你是说阿玛来了？”她问，语气中并无惊讶。

她早已料到，依阿玛的性子，他一旦病好便会立即采取行动，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罢了！

“是啊！还听说……”珠儿犹豫了下，才接着道，“还听说王爷把二格格也带来了！”“阿玛把亭嫣也带来了？”亭嫣一愣，她没料到亭嫣会跟着一块儿来，更不明白阿玛的用意。

“是啊！王爷该不是要您立刻就和二格格调换过来吧？”珠儿疑惑地道。

亭嫣蹙着秀眉。“阿玛和亭嫣现下在大厅？”她问。

“我听秦总管说的，就急急忙忙来找您了！这会儿人应该还在大厅吧！”珠儿回道。

亭嫣立刻起身往大厅走去。

一跨进厅门，只见简王爷一人坐在厅上喝茶，由秦晋陪着。

“阿玛。”亭嫣轻唤。

“嫣儿，你来了！”简王爷热情地叫着，一面同亭嫣使眼色。“快过来阿玛这儿，阿玛病了好些时候，连你归宁时都没能见你一面！”亭嫣听到阿玛唤自个儿“嫣儿”，起初愣了愣，随即会意过来。“阿玛，您病刚好，身子还弱，应该……让“嫣儿”去看您的，您怎么亲自来了？”亭嫣在简王爷身边坐下。

“我病着心底还挂念你，所以就自个儿来了！”简王爷转向秦晋道，“秦总管，劳烦你去把十三爷请过来。”“喳！”秦晋古怪地看了亭嫣一眼，才福个身往厅外走去。

“阿玛，听珠儿说亭嫣也来了，可是她病也好了？她人呢？”等秦晋走了，亭嫣才问。

“嫣儿正和十三爷在园子里散步。”简王呷了口茶，温吞吞地道，一面觑眼观察亭嫣的反应。

没想到亭嫣只是沈默，并没有简王爷原先猜想会有的不悦神情。

简王爷挑了挑眉，继续道：“咱们父女俩也不说拐弯子的话，我就同你挑明了说，让你心底有个准备，今儿个我同亭嫣来，为的就是你现下占的这位子！”亭嫣沈默了半晌，轻声问：“阿玛可是有了主意？”“聪明！”简王爷

笑开脸：‘我一向就知道你脑子好，话不必点明就透彻！我今日来正是要告诉你，关于嫣儿这桩婚事，事已至此，我另外有了安排！’他停下来等亭嫣的响应。

亭嫣一进宫就缠着德煌，让他陪她到花园散步，这事是在简王爷默许下进行的，其实就是为了简王爷所谓的“安排”做布局！

“阿玛请说。”亭嫣淡淡地道，脸上没有多余表情。

“嗯-”简王爷点点头，道出他的“安排”“我要你继续冒充嫣儿！”“阿玛？”“我话可说在前头！嫣儿，你也知道嫣儿没你一半聪明，我这个做阿玛的多为她着想他不为过，你可别怪阿玛偏心！”先安抚了亭嫣几句，简王爷才谈到正题。

“我这么做自然是有道理的！事情到这份上，左右你和嫣儿是换不回来了，与其锁到死胡同去想该怎么把你们换回来，不如让亭嫣也进宫！”简王爷的话还没说完，就听一阵由厅外传来的娇笑声“阿玛！”只见亭嫣格格手挽着德煌进门，娇媚的俏脸上笑意盈盈，数十日前的病容已不复见。

亭嫣抬眼看见德煌正注视着她，眸光却异常冰冷，她心底一颤，莫名地不安……“啊，亭……‘亭嫣’你来！”亭嫣发现亭嫣也在厅上，眼珠一称，却唤亭嫣为“亭嫣”。

“方才我同十三爷在园子里聊得真愉快，十三爷人真好，还直夸我漂亮呢！”她大大的杏眼直视亭嫣，看似天真无邪。

“你的确漂亮。”亭嫣淡淡地微笑。

美貌一向是亭嫣傲人的优势，她自知比不上，也从不以外貌拿自己同任何人较量。

德煌却眯起了眼，似是被亭嫣恬静的态度所迷惑。

他有深厚的武学底子，一般人在远距离听不见的声音，他却能清晰听闻……换言之，简王爷刚才和亭嫣在大厅里的对话，他听见了一大半，其中听得最清楚的是“换回来”这三个字。

无数的疑惑在他心底丛生，相反地，先前许多教地想不透的疑点渐渐地凝聚、清晰，包括地无故在新婚之夜迷昏他、归宁时简福晋一见到他，如见到鬼魅的惊惶……一切一切慢慢勾勒出一个鲜明的轮廓，引导他趋向混乱的核心。

亭嫣饱满的朱唇勾起迷人的甜笑。“不过我倒是羡慕你呢，阿玛和额娘把你许给了十三爷这么好的人。我却没这福气！”她甜甜地说着话，两只圆圆的杏眼盯着亭嫣，有意无意地透露些许的不是滋味！

这姻缘本来是她的，现下是亭嫣占了她的位置，这事儿阿玛和额娘已经同她解释过。

之前她不见德煌还好，一见了她，他的俊俏和气度让她为他着了迷……让她想要回原本属于她自个儿的位子！

亭嫣抬起眼，看清了亭嫣望着德煌的眼，她也是女孩儿家，知道亭嫣那双眼里，满满盛着的……是迷恋！

“嫂……[亭嫣]，天色晚了，你和阿玛留下来用过饭再回去吧。”亭嫣轻轻道。

她突然觉得心窝一股隐隐的痛，来的那么莫名，那么匆促，那么令她不设防是因为亭嫣迷恋的眼神？还是德煌环着她肩膊的模样儿……抬起眼，她看到德煌注视着她的冰冷目光，她竟然仓皇失措地急急别开眼，“就留下

来吧！园子里有个人工做成的水池，是我亲娘在世时，皇上特地为她造的池子！等吃过了饭我带你去瞧瞧吧！”德煌掉开眼，眸光转柔，对着被他拥在怀中的亭嫣柔声轻语。

亭妈的心霎时像被针扎一般尖锐地刺痛！

她揪着心口，不明白自个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茫然地抬起眼，却正巧看到德煌、亭嫣两人站在一块儿，郎才女貌，如此登对……如果亭嫣不生病、今日他们早已顺理成章结成连理，不会剩出她一个多余的人，弄出如今这般难以收拾的局面。

“既然十三爷邀约，盛情难却，那咱们父女俩就厚颜留下来打搅了！”看着德煌似对亭嫣特别眷顾，简王爷笑开了脸。

他就知道，没人能抵抗得了亭嫣的魅力！

瞧德煌对亭嫣冷冷淡淡的模样，他心底更是肯定只有亭嫣能帮他栓住德煌的心，助他往权力的核心更高一层迈进！

“说好了，吃过饭你得带着咱们去水池的，不许骗人啊！”亭嫂抬起娇俏的脸蛋，对着德煌娇声呢依。“‘亭嫣’，你也一块儿去吗？”她突然转过脸问亭嫣。

“她整日闷在房里看书，对看水池什么的大概不会有兴趣！”德煌撇撇嘴，神色略冷地道。

“又要回房看书了是吧？”亭嫣转回头，对着德煌巧笑倩兮。

“她自小就是个蛀书虫，每天就是读书、读书……乏味的很呢！要是换了我，可不闷死了！”她偎到德煌怀里，咕咕娇笑。

德煌眯起眼盯着亭嫣木然的神情，他面无表情地别开眼，眸光在望向亭嫣时，一转为温存柔情。

“你这么美的女孩儿，确实不合适整日侍在书房里，应该出去走动走动，让人见识你的美丽！”德煌挑起眉，温柔地拂开她落在额上的发丝。

亭嫣笑得是娇美如花。“我阿玛、额娘也这么说呢！”她偎得德煌更紧，迷人的笑容看来天真无邪。

“十三爷，你别这么冷淡，你也哄哄‘亭嫣’，让她也跟咱们一道去看池子吧！”亭嫣嗲声求着德煌。

连亭嫣也瞧出德煌对她的冷淡，还替她开口求他！亭嫣的心蓦地螫痛了一下，她抬起眼，看到德煌冷淡的眼神。

德煌撇撇嘴，直直盯住亭嫣。“一块儿去吧！”可有可无地问。

亭嫣愣了一会儿，才讷讷地说：“不，我不去了。”她明白，那晚她拒绝了他，他还在生她的气。可事实证明了他见到亭嫣后确实被亭嫣的美貌所吸引，那晚他会想得到她，不过因为她是他名义上的“妻子”，并非是因为她对于他而言有何特别的意义，他和以往那些同时见过她和亭嫣的男人，反应并无不同。

虽然早已料到，可为何她心中会有一股说不出的酸涩，难道她心底竟然存着不该有的希冀？亭嫣为自个儿这想法心惊。

希冀叨她盼着什么？又有什么是她蒙着自个儿的心，私下企盼的……看着阿玛的笑脸，看着亭嫣动人的欢颜，看着德煌待亭嫣的温存……她仿佛是个毫无相干的局外人一般被漠视。

就像以往任何时候，只要有亭嫣在的地方，亭嫣就是众人目光的焦点，而她，她就像是冒牌的替代品，只要亭嫣一出现，任何人都能一眼辨识出

来……亭嫣撇起嘴，心底轻轻自嘲……是啊！她原本就是个局外人，自个儿心底早已明白了不是吗——前几日不也同珠儿说的清清楚楚了，她不会眷恋什么的……是意外让她替代了亭嫣嫁进宫内，本来该是亭嫣的，就该还给她。

“阿玛，‘亭嫣’，我到厨房去吩咐一声，你们陪十三爷慢慢聊。”她轻轻道，在几乎没人注意到她的去留下，悄悄退离了大厅。

背后她看不见的是德煌阴冷的注目！他呛着笑对住亭嫣的背影，悄然掠过一抹幽渗渗的阎影……

第六章

“格格！”亭嫣一个人往厨房去时，珠儿追了过来。

“你别跟来了，到厅上去侍候阿玛和亭嫣吧！”亭嫣对着珠儿微笑。

“我侍候他们做什么？我的主子本来就只有格格您一个人！”珠儿拧着眉头，闷闷不乐地道。

“怎么了？”亭嫣察觉到珠儿的情绪，柔声问她。

“格格，您骗珠儿！”珠儿停下来，再也不肯往前走一步！

“我……我骗了你什么？”亭嫣只得也停下来，脸上的微笑渐逝。

珠儿眼圈儿红红的“您骗珠儿，说什么您不在乎、您压根儿不受十三爷的……全是骗珠儿的！”亭嫣愣住，只能怔怔望着珠儿，说不出半句话。

“您刚才在厅上那神情，瞒得过别人，可瞒不了自小服侍您的珠儿！格格，您何苦这么委屈自己！”珠儿进一步往下说，眼眶已蓄满泪水。

亭嫣垂下眼，再抬起眼来时，她淡淡地微笑。“珠儿，你不觉得二格格和十三爷站在一块儿就像一对璧人，十分相配吗？”珠儿抹去眼眶里的泪水，固执地道：“珠儿只知道十三爷是您的夫君，可管不了二格格和十爷相不相配！”“这话不对。”亭嫣摇头，柔声道。“事实上十爷是亭嫣的夫君，我不过是代亭嫣出嫁的替身，亭嫣才是真正的少福晋，她才是十三爷的妻子。”“格格，怎么到现在的您还说这种话！”珠儿气结。她实在想不通，格格为什么就偏偏这么死脑筋！

“我说的是事实，就算不提这个，我方才问你的话你摸着良心说，二格格和十三爷，他们是不是挺相配的一对？”亭嫣别开眼，望着园子里的芍药花在风中随风摇曳的姿影。

“我珠儿摸着良心说，姻缘这事看的是缘分，不是看登不登对的！”缘分这两个字还是格格您教我的！”珠儿理直气壮地道。

亭嫣无语。

“格格，不管如何，现下十三爷已经是您的夫君了，您难道没想过要去争取自个儿的权利吗？”珠儿又劝。

“什么事都能争，就这事是争不来的。”亭嫣淡淡地道。

阿玛要让亭嫣也进宫，那意思她明白。阿玛不顾及她的处境、她的立场，一切以亭嫣为主，她也明白……“争不来？怎么会争不来呢？十三爷本来就是您的夫君，只要您肯争，二格格她不会有机会的！”珠儿道。

亭嫣摇头。“您不明白，珠儿。”“我怎么不明白！我都说的清清楚楚，再明不过了！”“很多事情不是争到了就是赢了，有时就算赢了，心底反倒更

痛苦。”亭嫣迈开原已停顿的步子，继续往前走。

“格格！”珠儿在后头喊。“珠儿是不明白，一点也不明白！您别再说那些珠儿听不懂的话了！”亭嫣只是越走越远，没再回答珠儿半句话。

她仍然不认为自个儿有该去“争”的理由！无论珠儿说什么，不该是自己的，她相信自个儿把持得佳……绝对可以、可以的！

珠儿眼睁睁看着亭嫣走远，心底是又急又气，急的是二格格这会儿已经登堂入室了，气的是格格为什么不去争！

“珠儿”就在珠儿站在园子里发呆的时候，后头突然有人唤她。

珠儿一转头，看到杏妃。“杏妃娘娘！”杏妃点点头。“刚才你跟嫣儿说的话，我全听见了。”她挥挥手，让几名贴身女婢到前头候着。

“娘娘，您都听见了，格格她”“我明白。”杏妃微微笑，挥手制止珠儿要往下说的话。

“嫣儿的意思我都明白，她顾虑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娘娘？”珠儿皱起眉头。

杏妃笑了笑。“珠儿，难得你一片忠心，为了主子这么尽心尽力！”“这是应该的，娘娘，格格她”珠儿还要提亭嫣的事，杏妃又挥手制止。“珠儿，嫣儿说的话虽然有理，可也不见得她就料中了煌儿的心事！”“娘娘？”珠儿听这话心里更糊涂了！怎么娘娘从头到尾就一径同她打哑谜！

“我瞧嫣儿同她阿玛、额娘一样死必眼，打定了主意就以为是为了，她可没问过煌儿心底的想法哩！”杏妃说到此，忍不住面露一丝诡谲的微笑。

娘娘这么笑是什么意思？珠儿睁大眼狐疑地瞪着杏妃，又想起格格跟她说的话珠儿皱拧了眉头，从头到尾，她只知道自个儿本来清清楚楚的脑袋，可被这两个净同她打哑谜的主子给弄糊涂了！

亭嫣回到房里时，就看见杏妃已经在房内等地。

“姨娘，您来了。”亭嫣看到杏妃突然来访，有些惊讶。

“我是听小楞子告诉我，说你阿玛和亭嫣进宫了，便过来看看。方才我到大厅去见过你阿玛了，也看到嫣儿，她越大长得越娇了！”杏妃笑道。

“是啊，妹妹一向漂亮。”亭嫣笑了笑，在杏妃身边坐下。

“嫣儿，你怎么不到前厅去陪陪你阿玛？——你们父女俩往后恐怕不常有机会能见面了。”杏妃拉起亭嫣的手，慈爱地问。

亭嫣犹豫了下，才淡淡道：“有十三爷陪着他们——”“嫣儿，”杏妃打断她没说完的话，端起桌上的茶呷了一口，才微笑着说道：“你该不是有意地在给你妹妹制造机会吧？”亭嫣一征，之后轻声说：“姨娘，我需要替妹妹制造机会吗？”杏妃挑起眉。“这话怎么说？”亭嫣垂下眼。“该是妹妹的，不需我插手，自然也会是她的。”声音虽轻，意思却清晰明白。

“这话说的好！可要该是你的呢？”杏妃挑起眉，促狭地反问。

“要让是我的……”亭嫣拧起眉，顿了顿才往下说：“自然会是我的……”她迟疑地道。

但是，又有什么该不该的？虽然先前同珠儿说得斩钉截铁，可事实上她既摸不清德煌的想法，更摸不清她自个儿的！

把一切归给缘分，又似乎是太过消极的念头，她几乎认不得自己了！这么犹豫不决的态度多不像她自个儿！她该像往常一般把任何事都看淡，甚

至不去在乎该或不该……杏妃垂下眼，唇角露出一抹神秘的微笑，再抬起眼突然话锋一转，笑着道：“嫣儿，既然煌儿现下忙着招呼你阿玛和嫣儿，有件事我希望你替我做做。”“姨娘，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嫣儿。”亭嫣道。

“明日有个人要进宫来看我，可巧的是明日正逢四月初八佛祖诞辰，我要到自性庵上香，不能给他接风洗尘，只能托你替姨娘做个东道。嫣儿，你会替姨娘办好这事吧？”杏妃问。

亭嫣点头微笑。“姨娘，您要嫣儿接的人是……”“还记得富尔硕吧？”杏妃道。

‘表哥？’亭嫣蓦地绽开笑容。“是表哥吗？可他不是在西北军营……”

“我听皇上说富尔硕要回来了！”杏妃也喜颜顿开，她打小就极疼这名甥儿。

富尔硕是黄袍八旗子弟兵，长年在西北大营驻守，手下掌握五万精兵，是威镇一方的将军，杏妃按着又道：“他明日就进城，早几日已经托人来给我报过讯儿，说是进宫见过皇上后就要来看我，可偏偏我明日得进香去，这是十多年前我在佛前许下的愿，是为着还愿去的，可不能打诳语！”杏妃无奈地道。

十多年前她因为无子，又逢严妃去世，皇上正要替德煌找个额娘，她便是在佛前许愿，若是皇上把德煌过继给她，她便年年在佛诞日这天到佛前上香、做功德！之后果然如愿，杏妃心满意足之余，自然不敢忘记在佛前的承诺，便年年在佛诞日这天于自性庵内斋僧颂经，大做法事。

“果然是富尔硕，那真太好了，我也有许多年不曾见过他了！”亭嫣有些意外，没想到杏妃要她接的人会是富尔硕！

自小表哥同她就十分谈得来，反倒是和亭嫣话不投机。

富尔硕是个例外。他是唯一在同时见过她和亭嫣之后，不被亭嫣的外貌吸引，反倒与她亲近，总是同她畅谈天地的男子！

他也是亭嫣在德煌之前唯一亲近过的男人，连阿玛都不曾像他一般真正了解过她，对于与富尔硕相处的记忆，之于她有极深刻的意义！

“那正好！”杏妃乐道。“自从富尔硕被皇上调往西北服役，你们表兄妹也多年不见了，这回正巧藉这机会，你们见了面也能叙叙旧情！”亭嫣微笑点头，方才心中莫名的抑郁已一扫而空。这样也好，她能藉这个机会避开亭嫣和阿玛，还能和久违的富尔硕重聚！

“嫣儿，明日你代我去接富尔硕的事，要不要我同煌儿说一声？”杏妃问。

“不必了。姨娘，我想……我去给富尔硕接风洗尘不会多过一日的的时间，十三爷他……他不曾介意的。”亭嫣黯然道。

要不是阿玛和亭嫣来看她，她也见不到德煌。自从她拒绝他那晚起，她就再没见过他了……“那好，明日就劳烦你了！”杏妃点点头，唤侍女进来。“明日要到庵里做法事，我得早些回去准备准备。”亭嫣送杏妃到门口，杏妃临走前突然回头问了一句“对了，嫣儿。”她靠近亭嫣的耳畔，悄声问。“我都忘了问……你同煌儿，你们这几夜也该圆房了吧？”亭嫣愣住，料不到杏妃会突然问这个！

杏妃笑嘻嘻地道：“就我对煌儿的了解，这真叫做多此一间了！”

平日要叫他安分就不容易，何况你们俩现下名正言顺的，除非日头打西边出来，否则……呵呵呵！”杏妃一味地笑，亭嫣只能眨眨眼，粉颊渐渐红透……她心思灵巧，即使还是个处子，也能听得懂杏妃话中的暗示。

杏妃的意思是，依照她对德煌的了解，他必定不可能放过这机会，早就同她圆房了！

杏妃神情诡异地往下说：“他要是肯安分的话，日头要不打西边出来，就是他心底有鬼了！”杏妃说完笑着离去，留下亭嫣愣在房门口呆站了久久，怎么地想不透杏妃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隔日亭嫣起了个大早，亲自到厨房做了几样小菜才往杏妃的寝宫去，等待富尔硕的到来。

半途却遇见德煌和亭嫣、简王爷三人，德煌正要送两人出宫去。

亭嫣手挽着德煌，见到亭嫣天真地问：“这么早你去哪儿？昨晚吃过了饭就没见到你的人，这会儿十三爷正要送我和阿玛出宫去呢！”她甜着嗓子道。

“这么快要出宫了？怎么不留下来再玩会儿？”亭嫣柔声问，没去看亭嫣挽着德煌的手。

“十三爷说圣上今日有差使给他，他不能陪咱们了！阿玛便说，改明儿个咱们再进宫来吧！”亭嫣转向德煌，娇声问：“十三爷，你欢迎我和阿玛再来玩吗？”德煌刚开嘴笑。“当然了！”他望向亭嫣，俊脸上转成漠无表情。

“你也一块送你阿玛出宫？”“不必啦！”亭嫣忽然抢道。“咱们有十三爷送就成啦！就让‘亭嫣’回去和她最爱的书做伴儿，别勉强她了！”她甜甜笑着，贴心地道。

德煌撇撇嘴。“你不去？”他又问了亭嫣一次，亭嫣皱眉头。

亭嫣回视他，终于摇摇头。“我还有事……”“我都说了吧！任何事也比不上她的书本重要！十三爷、阿玛，咱们快走吧，额娘知道今早我同阿玛会回去，一定在府里等的急了！”亭嫣说着便拉着德煌往外走，简王爷看了亭嫣一眼，没说半句话，急急跟在亭嫣后头往出宫的路上去。

亭嫣怔怔地站在原地，看着二一人匆匆的背影呆立了好一会儿，才思绪浑噩地迈开步子往前走。直到出了德煌的园子，又走了好一会儿，身后突然传来呼唤声“小点儿？”富尔硕见到她，一脸的不能置信。“娘娘呢？你怎么会在这儿？”他笑开了脸，迎向站在风中，身姿纤雅的白色水仙。

打小他就叫亭嫣小点儿，这是他替她取的小名。就因为她老是吃不胖、长不大，全身上下瘦巴巴一小点儿，他头一遭见到亭嫣就固执地叫她小点儿，且直到现在还是。

“姨娘今日到自性庵上香，不能来接你，她托我来给你洗尘。”亭嫣笑着走向富尔硕。

当年离京前富尔硕曾到简亲王府见过亭嫣最后一面，他高壮的身形比当年更加挺拔了。

他的笑容一如她记忆中的爽朗，语调一如她记忆中的有力！当他仍然叫她小点儿，她寻回了以往和富尔硕共处时熟悉的感觉，以及久违的喜悦！

“原来如此！”他当是否妃托她进宫来接他，没再多问，按着上前一步，激动地握住亭嫣的手。

“我正想明日上简亲王府去拜见姑爹、姑母，当然……主要是想去看我的小点儿，没想到今日就能见着你！你还是如我记忆中一样地小，半点也没变！”他热情、无丝毫保留地道。

亭嫣心跳了一下，不着痕迹地拍回自己被富尔硕紧握住的手。“姨娘让

我来接人时找他没料到是谁，知道是你后我……”她顿了顿，突然觉得不安。与富尔硕多年不见，她虽然确定富尔硕还是当年的富尔硕，可现今两人都已成年，不再是当年约两小无猜，有些话似乎是不适合说出口的。

“怎么了？”富尔硕眸光炽热，再一次握住亭嫣缩回的手，紧紧握牢在手中不放。

“有什么不好对我直说吗？你忘了当初咱们俩是无话不谈的，那也才不过是几年前的事，如今我仍然当你是那时的小点儿，你也当我是那时的富尔硕，别因为短短几年的分离就对我有隔阂，除非你想伤我的心！”他低柔地道。

亭嫣因为他这番感性的话，眼眶里霎时盈满泪水……她多爱哭啊！时光仿佛又回到从前。外表看似粗扩，赏则心思细腻的富尔硕总能说些救她感动的話，让她知道这世上还有人在乎她。

“富尔硕……”她轻轻唤他的名字，然后绽出灿烂的笑容。

“你饿了吧？一路风尘仆仆赶着进城，一定没好好吃东西！”“你知道我爱吃什么？”“今早我亲自下厨，替你做了几碟小菜。”亭嫣柔声道。

富尔硕豪爽地大笑。“咱们一向这么有默契！这才是我认识的小点儿！”“到姨娘的园子里去吧！我已经让珠儿在园里的净亭摆下茶席。”她善解人意地道。

两人漫步到杏妃的园子里，在到达净亭前，富尔硕突然感性地道：“你一向是朵解语花！”他嗓音变得低沈。似若有所感地道。

亭嫣怔住，这是过往他不曾跟她说过的话……解语花？以往他只说她是她善解人意的小点儿。

“富尔硕，想不到你和我有相同的感觉！”低沈的男声突然从小径后傳出：德煌从拐角处转出来，在亭嫣的惊愕下，他走近两人，接着突然半强制地一把搂住亭嫣的肩膊，冲着富尔硕咧开嘴笑。“至于我，能拥有这朵‘解语花’，大概是我德煌三辈子修来的福气！”亭嫣呆呆地愣住，她不知道德煌什么时候来的，更不明白他这么说的意思！

他反反复覆的态度简直让人困惑！

“十三爷……”富尔硕一瞬间变了脸，他神色阴沈地瞪住德煌搂着亭嫣的亲密模样，再转头望住亭嫣，无言地询问。

他和德煌曾有过数面之缘，主要还是因为四爷的缘故，可两人却不曾深谈过。

“怎么？你不会不知道‘嫣儿’在半个多月前已经嫁给我的事吧？”德煌挑起眉，撇嘴轻挑地问，感到怀里人儿的挣扎，他笑脸不变，手上暗暗使了劲儿！

“嫣儿？”富尔硕皱起眉头，正要开口询问，亭嫣抢先一步道：“富尔硕长年在西北大营驻守，今日才回来京城，自然不知道我已经嫁进宫的事！”她心跳快得吓人！

富尔硕眯起眼，无言地望住亭嫣。

德煌轻哼了一声。“额娘让你来替他接风？”德煌口中的“他”自然是指富尔硕。

“你怎么也来了？”亭嫣反问。

德煌挑起眉。“皇阿玛告诉我今日富尔硕回京，要我过来会会他，这事额娘是知道的。”方才亭嫣说皇上给德煌的差使，就是指这事了。

姨娘知道德煌会过来？那为何还让她来接富尔硕？亭嫣蹙起眉头心底隐隐有一股不安。

“十三爷，皇上让你过来……”“也没什么！”德煌撇开嘴。“你知道，皇阿玛一向担心西北的军务，今早你也面过圣了。可你明白这事儿他老人家是放不下的，这会儿又让我来了解了解，说你在西北是熬苦营的，也许能跟你请益！”德煌带过丰台大军，皇上会让他来替富尔硕接风洗尘，一则因为富尔硕与杏妃的关系亲厚，二则实在有军事上的深意。

“不敢！”富尔硕拱手，目光却移向德煌紧搂着亭嫣的手臂。

“十三爷，据我所知您和‘亭嫣’是自小订亲的？”他旁敲侧击。

德煌甩甩衣袖，焉地笑开脸。“你是说你的小点儿？”他对住富尔硕，正面挑战起来了“我问她是不是自小订亲，你的小点儿难道没跟你提过？”他慢条斯理地道。

亭嫣条地抬起头望住德煌她不明白他这么说出于何种心态！

德煌对亭嫣眼中的疑惑视而不见，只定定地盯住富尔硕！

富尔硕一怔。‘亭嫣’……是没跟我提过这事。”他望住亭嫣，眼神复杂。

亭嫣并非亭嫣，自然不曾跟他提起要嫁进宫的事，这事儿他是听他阿玛说过，只不过阿玛所说的是亭嫣而非亭嫣！他实在弄不懂，怎么亭嫣会变成亭嫣嫁进宫来乍然得知这消息，不仅教他心惊，更让他不能接受。

德煌撇起嘴，强壮的手臂猛地一收，把亭嫣揽得更紧，漂亮的唇角同时勾出一抹邪气的笑痕。“没提过？那也不打紧，你现下知道了，不说几句祝福的话？”这回富尔硕和亭嫣两人同时愣住，富尔硕的脸色极端不自然，淌嘴唇掀了几掀，终究没说出话来。

德煌挑起眉，正要开口，亭嫣却先一步说：“富尔硕，你先去亭子里等我，我有些话跟十三爷说。”富尔硕显然还在震驾中尚未回神，他怔怔地说：“我等你！”“嗯，说完了话我就过去！”亭嫣对住富尔硕绽开一抹轻笑，却觉得左臂的压力猛然加重德煌几乎捏伤了她！

可她咬住了牙，承受他疯狂、不加控制的蛮力！

“你为什么这么做？”等富尔硕离开后，她挣开德煌的掌握，退了几步，直到她认为安全的距离。

德煌挑起眉，寒着眼冷笑。“我做了什么？”“你明知道我话里的意思！”她摇头，觉得他十分不可理喻！

“你何不问问你自己做了什么？”德煌挥挥衣袖，皮笑肉不笑，冷冷地盯住亭嫣。

“把话说清楚！”亭嫣强迫自己同他无情的眸子对峙。

“要我把话说清楚？成！”他使劲地甩开衣襟，似乎在泄忿。

“咱们丑话说在前头，圆不圆房可以随你，反正我对你也没啥兴趣！可要我戴绿帽子……你最好想清楚！”亭嫣呆住……一时间不明白他这么是什么意思？“‘小点儿’？叫的多亲热！”德煌撇开嘴，冷冷地哼笑。

“富尔硕这辈子永远都没机会知道，他的小点儿在床上是怎样的荡妇，禁不起我轻轻抚弄就”“住口！”亭嫣浑身颤抖……他为什么说这种话侮辱她？他甚至不弄清楚她和富尔硕之间亲如兄妹的关系！

德煌冷笑。“住口？怎么，不敢听？”他敛起笑脸，神情一转为冷酷。

“住口？说的好！以往我似乎给你太多礼遇，以致让你大放肆了！”他撇起

嘴，眼底掠过一抹诡谲的寒光。“现下我改变主意，要不要圆房得由我来决定！”他突然转身快步往亭子走去，亭嫣被他突然说出的话震慑住，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急忙追在德煌之后往亭子奔去，才一到亭外就听见德煌正和富尔硕提起“不如你就在我府里住几日，一来方便我同你讨论西北的军事，二来……”他掉头瞥了站在亭外的事嫣一眼，俊俏的脸霎时透出一股邪佻之气。“二来我料想你和‘嫣儿’久久不见，趁着你回京这几日，你若能住在我府里，你们两人就能朝夕相对，一解这几年的离愁了！”他对住亭嫣，邪佻的俊脸，冲她绽开一抹不怀好意的笑。

倘看似气定神闲的笑语，只有亭嫣看出他笑容里那抹教人窒息的邪气！

富尔硕一抬眼就看见刚奔过来，因为大喘而红着脸蛋、娇喘叮叮的亭嫣，他眸光中骤然迸射出怜惜，还有一抹教人难解的异样情感！

“既然十三爷盛情难却，我富尔硕只有恭敬不如从命了！”富尔硕也盯住亭嫣，终于动情地承诺，心甘情愿听任德煌的摆布！

他不是不知德煌对自己的挑战，但……为了能时常见到亭嫣，他竟然违背了理智，答应德煌留在宫中！

富尔硕的承诺一出口，德煌眼神条冷，随即在瞬间敛去幽浸浸的冷光。

“太好了！”

你能赏脸，我真求之不得……”他一语双关。

富尔硕和亭嫣之间眉目传情的景况他看在眼里！要富尔硕留下来，自然有他的目的！

亭嫣抬眼望住德煌，惊悸的大眼写满了问句。“我……”她转而望向富尔硕：后者给了她鼓励性的一笑，让她驾惶的心稍稍安定，终于定下心做出回答。“富尔硕，你能留下来……真是太好了。”德煌的拳头条地捏紧！

“既然说定了，‘嫣儿’，你就先回府去打派人替富尔硕收拾一间净房，则让他今晚无处可睡，那可就太失礼了！”他道，犀利的眼盯住富尔硕。“至于额娘交代你的事……你放心，我会替你好好接待富尔硕的！”直到富尔硕微微点头，亭嫣终于找到力气移开脚步，把这一团她不能理的混乱留给亭子里的两个男人。

亭嫣一步步往回走，脚下踏着沈重的步子，满脑子却想着德煌……他方才说过的话一字一句刻在她的心版上！富尔硕的出现勾起了他性格中隐藏的强烈攻击性，共因为她是他“名义上”的妻子！他强烈的性格不允许任何人侵犯到属于他的版图，即使是为了一个他不想跟她圆房的女人！

她不禁思虑到，以他如此偏激的性格，若是知道了这桩婚事从头至尾是个天大的骗局——设若他知道自己被欺骗！届时他将会如何反击？他又会怎么对待欺骗他的自己！？

夜晚，二进屋的小花厅里传来说话声——“我让你去查的事，查出了结果没？”烛光下一个人弯腰恭立，那问话的人赫然就是德煌。

“回十三爷的话，小的已经查清楚了！”一旁恭立的汉子道。

德煌端起热茶来呷了一口。“说！”“回十三爷，小的混进简亲王府两日，查到的结果是……”寂静的夜里，忽然听到一只茶杯摔在地上的碎裂声清脆却教人不安的响声，划破了夜晚宁谧的表象……

第七章

亭嫣原本为富尔硕收拾了间外厢房，没想到德煌竟然命人另外打扫新房隔间的空厢房，让富尔硕住进隔壁房内！

“格格，您说十三爷这么做是什么意思？”晚上珠儿侍候亭嫣入浴时，忍不住问道。

亭嫣抬头望了珠儿一眼，接过珠儿递来的湿毛巾，木然地摇着头。“我也不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没有道理啊！”珠儿喃喃自语。“十三爷明明知道富尔硕少爷喜欢您，没道理还——”“珠儿，你胡说些什么！”亭嫣打断珠儿没说完的话。

“我哪有胡说！长眼睛的人都看得出来。富尔硕少爷要不喜欢您，从前他做什么老往府里跑，现下难得回京一趟，不回自个儿府邸，却为了您留在宫里！”珠儿快言快语地说出来。

“富尔硕同我之间只是兄妹之情，你一直跟在我身边，别人不清楚，你难道不明白？”亭嫣蹙起秀眉。

“不明白的人大概只有格格您了！或者您是压根儿不想明白！”珠儿噘嘴不以为然地嘟囔，一边替亭嫣除下内衫和里头的亵衣。

亭嫣怔住，久久说不出话来。

“格格，热水没那么烫人了，您过来试试！”珠儿在屏风后喊。

亭嫣满怀心事地缓步步向屏风后，任珠儿替她除去最后的衣物，扶着她进到热气氤氲、上头还漂浮着玫瑰花瓣的芬芳大浴桶里。

“格格，是您不愿意去多想，要不您早看出来了！”珠儿忍不住又唠叨，她把烛火搁在酸枝架上，就转出屏风外走到柜子前拿出给亭嫣替换的内衫。

“连我都瞧出来了，我想十三爷肯定也看出来了！”亭嫣坐在浴池内屏住气息，房内烛火摇曳，昏黄的阴影在她美丽的左侧脸若隐若现，她想起德煌在亭子前对她说的话！

他是看出来了！否则不会同她说那些莫名其妙的话！

别人看她和富尔硕是隔着一层蒙拢的隔膜，珠儿该是最了解内情的人，可现下连珠儿都这么想，更何况外人又如何能了解她与富尔硕的情感。她无意识地打着水花，舀起水面上一片片殷红的玫瑰花瓣。

没听见亭嫣回答她，珠儿叹口气。“我说对了是吧，格格——”珠儿话了一半突然顿住，原因是她一转过身就看见无声无息站在她身后的德煌！

十三爷什么时候进房里的？怎么她半点儿声音也没听到？珠儿睁大了眼，呆呆地瞪住德煌。

“你下去！到外头守着，不许任何人进来！”德煌低声遣退珠儿，冷眼盯着丝屏后在烛火映照下若隐若现的纤美倩影。

珠儿紧张地咽了口唾沫，不安地望向丝屏，奈何亭嫣人在屏风后头压根儿就瞧不见她焦急的眼神。

“还不下去！”德煌加重了语气。

珠儿再大胆也不敢违抗德煌的命令，只得福个身满心不安地退了下去。

德煌抬眼望向透出昏黄光晕的半透明丝屏，空气中隐隐浮动着一丝撩人的玫瑰暗香，他无声地走向屏风，一下下轻微的泼水声愈来愈清晰可闻……亭嫣背对着屏风坐浴，她并拢两掌轻轻掬起满掌芬芳的清水，再顺着肩头、胸口徐徐地泼撒在肌肤上。她雪白的冰肌滑如凝脂，每一寸水珠接触过的地

方都泛着晶莹的光泽，白嫩匀称的胴体浸泡在大浴桶里显得纤细柔弱，却分外诱人！

亭嫣慢慢地、耐心地重复着泼水的工作，等待珠儿拿衣服进来给她。可她等了又等，过了许久仍然不见珠儿进来，也没听见珠儿讲话。又等了一会儿，她终于疑惑地问：“珠儿，你衣服可拿好了？浴桶里的水就快凉了。”她等着珠儿回话，可等了一阵子，没听见珠儿回答她，她才觉得有些不对劲。

等地疑惑地侧转过身子，猛然看见站在她身后、置身于阴影中的德煌！

亭嫣没想到他会在她入浴时间闯进来，她吓得呆住，愣愣地瞪住德煌！

直到她再回过神来，下意识的反应就是抬起两手遮掩住自个儿裸露的身子，然后急忙要站起来离开浴桶。

谁知她才要从浴桶里站起来，德煌却好似早已料到她下一步的举动，一个箭步上前居高临下地压住她的双肩，先是不让她从浴桶里起来，之后大掌在她未来得及设防前下移，一把握住她暴露的椒乳……“啊！”亭嫣想挣扎，奈何她光裸着身子，慌忙遮掩已来不及，只能打得水花乱溅，他粗糙的大掌还是牢牢握着她光裸的两乳……“珠儿……”绝望中亭嫣只想得起叫喊珠儿，德煌却立即掩住她的嘴，紧紧挟制着她靠在浴桶边，他也顺势坐在浴桶边沿，大掌牢牢扣着她的身子。

“呜……”“想喊珠儿？”他嗤笑。“珠儿已经让我给遣走了，你如果不怕丢人尽可放声大喊，相信隔壁房的富尔硕必定会即刻冲进来救你！”德煌的话让亭嫣瞬间变了脸，她才恍然明白德煌把富尔硕安排在隔壁房里的用意。

他正在实践他说过的话他要跟她圆房！

慌乱和惊惧蓦地涌进亭嫣的脑子里……他遣走了珠儿，富尔硕就睡在邻房，她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局中，完全没了主张！

“别慌！只要你乖乖的，照我的话做，要是你侍候得让我满意，或者我连你一根手指头都不碰！”他盯着她惊慌的眸子，低嘎地道。

“你来……有什么事？”亭嫣不安地问，红着脸愣愣地瞪着他握住她酥胸的大掌。

“非得有事才能来？”他讥讽地道。“这儿可是咱们俩的‘新房’，我高兴来这里不需要理由吧？”亭嫣别开眼，她意识到自己的裸露，不自在地小声道：“可是……可是你不是……”她颇佳，不知该如何往下说。

他明明说过要搬出新房，搬出新房的意思不就是……“想说什么就说清楚！既然敢下药迷昏我，就别装得像个媳妇一样，这可不像你！”他冷笑。

“你……你要我怎么做？”她转移话题，因为身子全然无遮掩地暴露在他眼前，而忸怩不安……德煌撇开嘴，慢慢放开她，却仍然坐在浴桶边。

“首先，就坐在浴桶里不许起来，然后抬起手放下发髻！”他沉声命令。

亭嫣倏地抬眼望着他，却不能从他眸子里看出他要她这么做的用意，可他眼里的冷光却让她知道她非得依着他的命令去做不可！

“你……你可不可以先放开我”德煌突然收紧五指，使劲捏住在手掌中的两乳“啊……”亭嫣疼得轻喊。

“立刻照我的话做，还是要我自己动手，你选一样！”他冷着眼，对她的脆弱无动于衷。

亭嫣咬着下唇，终于缓缓抬起手解开发髻，一头乌黑的长发随即披泻

而下，衬着她雪白的唐色，分外撩人……德煌眯起眼，终于放开手。

亭嫣在他放手的同时，立即抬手欲掩饰自个儿裸露的前胸“别遮——”德煌制止她要去遮掩自个儿身子的动作。

亭嫣刚伸出的手尴尬地僵在半空，直到他又下令：“仰起颈子，拱高你的胸脯！”亭嫣红着脸，犹豫了半晌终于照着他的话做了……至少，他果然如之前所言的没抬手碰她！她慢慢仰起纤细的颈子，胸脯自然而然拱高。

亭嫣不知道的是，这样的姿势突显了她浑圆的双乳，挺耸地矗立在德煌眼前！

她傲立的乳峰上还闪动着两朵诱人的水珠，在昏黄的烛光下引人想一口吞没它……“抬起手，握住你自己的两乳！”他低哑的声音又传来，压抑了某种渴望。

亭嫣全身瞬时僵住！她瞪大眼望住他他口里说着教她脸红的话，神态却是那么冷静！

“你是要自个儿做还是等着我做？”德煌眯起眼，毫不犹豫地威胁。

亭嫣微喘着气，慢慢抬起手，不自在地覆住自己的酥胸……德煌盯住她燥红的脸，和别开的眼睛，他目光下移，凝视她纤长的柔美和被握住的凝脂玉乳，以及两颗在他的注目下渐渐绷紧的乳头。

“移动你的手指，慢慢搓揉它。”他粗哑地下令，眸光转浓，深不可测。

亭嫣喘出一口气，在他直视的目光下被动、僵硬地移动手指……德煌只是看着她爱抚自己，果然如他之前所说的，碰也不曾碰她！

他冷静的目光教人难堪！亭嫣再也忍不住羞赧地停下。“你到底……到底想要我”“继续，别停下来！”他沉声命令。

亭嫣微张着小嘴喘气，无言且忧悒地凝睇他，不再依着他做任何教她害羞、不能想象的事……尽管她无言却意味着倔强的不从！德煌眯起眼，突然出手握住她露出水面凝脂般的玉乳“啊”亭嫣被他突兀、粗鲁的抓握方式所震颤，德煌就坐在浴桶边轻易地制伏她，她的反抗对他丝毫不起作用。

“我说过，只要你听话我就不碰你！”他撇嘴邪笑，骤然收紧五指捏挤她软热的椒乳。“既然不听话，我就当你是想让我碰你！”“我，我做不出你要我做的那些……那些……”她连说都说不出口！而他竟要她当着他的面毫无羞耻地抚摸自己！

“做不出？”他低笑，随即挑动五指，示范似地搓捏握在手里的椒乳“呢……”亭嫣张大小嘴，呼吸困难地眼睁睁看着他淫狎自己……“看清楚，就是这么做！”他邪谑地道，两指挟住她丝缎般的乳头煽情地搓捻“啊……”浴桶内的热气和她发烫的身子模糊了亭嫣的意识，她合上眼不自觉地拱高胸脯，任他玩弄她的身子……“睁开眼看清楚！”德煌低哑地命令。“等会儿，我要你照着这样抚弄自己！”他突然扯了她绷紧的乳头一下“啊……”亭嫣倒抽口气，倏地睁开眼。

“现在握着你的胸脯搓揉它！”他收回手，云淡风清地重复一遍。

亭嫣在他的手离去后浑噩地握住自己的胸脯，顺着同一方向徐徐地搓揉……“两指挟着乳头，慢慢搓捻！”他再下令。

亭嫣着魔似地挟住自己，不知羞耻地捻着绷紧的乳头……“现在，敞开腿，我要看清楚你。”他突然低哑地道，眼神揉入一抹阴性的闷黯。

亭嫣在他魔魅的注视下缓缓敞开腿……“抬高腿，架在浴桶边沿。”他低令。

亭嫣犹豫了一下……“抬高腿，架在浴桶边。”他眯起眼，重复一遍，闇沉的两眼盯紧她水雾迷蒙的大眼。

亭嫣喘着气并拢大腿，抬高一双纤白的脚踝，分别架在浴桶两边。

“张开腿！”他压下壮硕的身躯。沉着声命令。

他逼近的俊脸让她呼吸突然加快！在他灼烈的注视下她感到目眩神迷，不由自主地张开腿……“这样才对！”他嘴角蓦地勾出一抹笑，按着移下目光，盯住她腿间的那一刻眸光同时变得灰浊……亭嫣的气息愈来愈急促，她的视线跟随着德煌的眸光移动，知道他正注视着自己隐藏在透明的清水下、玫瑰花瓣间若隐若现的私处……“再撑开点，让我看清楚你腿间的花瓣。”他盯着水面低哑地下令，依然照他承诺坐在原地不动手。

她的胸脯剧烈地起伏着，仰起颈子、合起眼，然后，慢慢敞开大腿……之后是一片静默。他顿了片刻，过了许久她听到他粗嘎地命令：“拨弄它。”她条地睁开眼，急速地喘气……“用你的指头，拨弄它！”他重复一遍。

亭嫣望着他阴阔的眼，她羞怯地别开脸，被催眠似地缓缓移动手指，慢慢地开始拨弄自己……“呃……”下体一阵突来的快感不可思议地淹没了她，她被那阵陌生却欢快的高潮所震撼，不由自主地合起眼，羞赫、低抑地呻吟……“叫出来！”他嘎声诱导她，手指悄悄探到水面下拨弄她泌出湿滑爱液的两腿间……“唔……啊”亭嫣只觉得下头又烫又燥，她紧闭着眼，完全不知道他正在水里头拨弄着自己！

一阵阵抽搐席卷了她，她情不自禁地呻吟，两腿不自觉地完全敞开，原本还有一丝因为难堪而保留的矜持，也渐渐弃守……德煌静静地看着，不动声色地撩弄她的下体，两指捻揉着前端濡湿的小核，其余三指搔摩着下头肿胀的花瓣……直到亭嫣整片前胸与两颊已变得火红，她的腿不再羞涩地半合，完全为他敞开，让他一览无遗！直到她的呻吟转为喃喃的哀求，他深沉地深吸一口气，无声地解开裤头，挺起腰杆，让硬硕的男性矗立在亭嫣紧闭的眼前。

“张开眼！”他沉声命令，语音里夹带了一股压抑过的强烈欲望。

他硬硕的下体只想贯穿她！

亭嫣感到身下的压迫似乎减轻，她火红着脸吁出一口气，缓缓睁开眼——“啊”茁立在她眼前硬硕的男性让她倒抽一口气德煌的手指同时插入她体内！亭嫣猛地拱起身子，两眼同时闭起。她承受不了顷刻间视觉典体内双重的冲击！

“张开眼，我要你看清楚！”仿佛为了惩罚她的退缩，他的手指开始在她紧窒的小穴内残忍地抽动……“啊……”亭嫣被动地睁开眼，下体陌生的充贯感，以及矗立在她眼前的男性象征都让她呼吸困难上“不……你说只要我听话……就不碰我……”她呻吟着，困难地控诉他。

德煌阴郁地眯起眼，突然地抽出手，再一个深猛的插入突兀、且深深地进入她！

“啊……”亭嫣尖叫，他猛然利入的动作，让她几乎昏眩……德煌的脑海里却莫名地回想起今早富尔硕在花园里凝视亭嫣的热烈眼神。他眯起眼，一掌突然握住她纤细的脚踝拉高她下身，让她两腿架在浴桶边，胸脯以下沉入水面，大腿以及私处则暴露在水面上。

“呃——”亭嫣慌乱地睁开眼，惊骇地瞪住他。

他要做什么？德煌混浊的眼带着兽性的支配欲念，一语不发地瞪住她

如小鹿般惊骇的眼，他一掌扣住她的脚踝，不让她滑下，另一手的拇指把住私处前端的小核随着一下下抽刺揉搓，长指持续在她敞露的私处内戳刺“啊……啊”亭嫣的身子剧烈地颤抖着，两手无目的地胡乱挥舞，水花被拍打得老高，她的秀发潮湿且凌乱，淋漓的香汗如珍珠般布满她的额脸……德煌跨坐在浴桶边沿，硬硕的男性随着手指的动作一下下摩搓她敞开的腿间，跟着他抬高强壮的腿压住她的大腿，原本扣住她脚踝的大掌探到水中，握住她浑圆、不住颤动的椒乳，狂暴地揉捏……随着他一下下的磨蹭和戳刺，亭嫣娇艳火红的胴体抽搐地上下晃动，长发撩人地左右摆荡，炙热的下体从一开始让她承受不住的痛楚，慢慢转为一阵阵火辣、抽搐的麻痛……“啊……啊……”一阵阵快感袭向她，她意乱情迷地尖声吟哦着，无法克制地被体内那陌生、不知名、兴奋的高潮所支配。

听到她克制不住的叫声，德煌气息浊重地粗喘，额角冒出一颗颗豆大的汗珠……跟着他冲动、突兀地再插入一指“啊-”亭嫣尖锐地喊叫，下体宛如被撕裂般的剧痛让她猛地拱起酥胸。因为他粗暴的搓捏而胀大、瘀红的双乳在水面上下不住地晃动……她尖锐的喊叫却震醒了德煌！他眯起眼，眸中的混浊瞬间敛去，他牢牢盯住亭嫣火红的小脸上迷醉的神情，耳边听着她小嘴里断断续续吐出的尖细吟哦，突然他眸光一寒，接着邪佞地扬起嘴角，倏地撤出长指离开浴桶边。

亭嫣因为他突然的撤退而感到怅然若失。她瘫软在浴桶里，娇喘吁吁，迷蒙的水眸睁大，无措地凝睇着昂立在浴桶边的德煌。

“你的表现超乎我预料！”他暗哑地讥讽。

亭嫣睁开眼，不解地仰望他……他凝视着她，语带深意，低柔嘶哑地道：“你喜欢我对你做的，现在更找不到保留的理由了！”电光石火间，亭嫣的脑子掠过一丝了悟、她却抓不住那抹稍纵即逝的讯息……他眯起眼，盯住她困惑的神情。“今晚就到此为止！”他漠视她赤裸、诱人的胴体，两拳握紧，转为犀冷的眸光定在她火红的娇额上，之后突然转身，在亭嫣还反应不过来前迅速离开。

亭嫣呆呆地坐在浴桶内，许久许久……慢慢地意识到不只下体的胀热，心悸也还快得让她羞愧……她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在他的引诱下做出这么大胆无耻，全然不像一个处子的行为！

天！她不敢相信自己竟会如此的淫荡无耻！

可她不能把一切全怪罪于德煌的引诱，她也沈溺在其中了不是吗？为什么……为什么当他碰触自己的身体，她会经历那种连在想象中都不曾拥有过的快乐？她不明白，而且害怕……她害怕自己对德煌怀着她无法探测的情感，即使他对她而言仍然仅算是个陌生人，即使他是亭嫣的丈夫……她不能也不该爱上他！

还有，他走前说的话又是什么意思？生平第一次她如此迷惘，随着情势的复杂化一切都已失控，她如坠入了五里雾中，抓不住自己心的方向，和他的意图……

第八章

“格格！”德煌走后，守在门外的珠儿才敢进来，可谁料得到，一进来就瞧见亭嫣双颊艳红、鬓发散乱的狼狈模样！

“格格，十三爷他……他对您做了什么？”珠儿慌张地奔到亭嫣身前，扶着她从浴桶里起来。

亭嫣只是摇头，说不出话来。

“您又说没什么！”珠儿又急又心疼地喊着。“要当真没什么，您会——您会这个样子吗？”她拿了块布巾替亭嫣擦干身子。

“珠儿，你方才在哪儿？怎么不回答我？”若是珠儿进来，德煌或者就不会……“我……我就在外头。”珠儿嗫嚅地道，方才她就守在外头。

“你在外头？那为什么……”“是十三爷遣我出去的。”珠儿愧疚地道。

“格格，珠儿对不住您，我不该怕十三爷的……”亭嫣轻叹口气。“不怪你，他……他确实有一股霸气，会让人不由自主地顺从他……”回想起方才自己毫无羞耻的行为，她红了脸。

以霸气来解释德煌的魄力似乎还不够传神，可她实在难以对珠儿散齿……珠儿瞧亭嫣的神情不对，忍不住又问：“格格，刚才……刚才十三爷他到底对您——”“别问了好吗？”亭嫣接过珠儿手中衣物，别过脸。“我自己也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她的眸子里透出几许迷惘。

“格格，您这么聪明的人，怎么会不明白呢？”珠儿皱起眉头，担忧地问。

亭嫣只是摇头不语。

“格格，就算您不说，珠儿其实也知道方才十三爷他……他肯定对您做了什么。”珠儿望向亭嫣，讷讷地道。

亭嫣抬眼，楚楚的弱水秋眸无言地凝向珠儿。

珠儿知道亭嫣是在问她，她扯着衣襟又尴尬又难以启齿。

“就是……就是方才……方才你在房里喊叫，我本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就要冲进来的，可门口的侍卫拦住了我，他们是十三爷的人，想是十三爷吩咐过了，就是不许我进来……”珠儿的一番话让亭嫣脸上瞬间变了色。

“我听你叫的厉害，心底好着急；起初还以为是十三爷打了您，可仔细听那叫声又不像是，后来我才想起来，有一回我在四姨娘房外看见王爷进她房里，不久就听见四姨娘也是这么叫着，那时正巧有几个老嬷嬷路过，就看见她们暧昧的眼神……”珠儿没再说下去，亭嫣已经明白她的意思！

“格格，珠儿有句话想问您，珠儿是为了您好，您听了可别恼我……”亭嫣怔怔地望着珠儿，不点头也不摇头。

珠儿只得往下问：“格格，您是不是……是不是处子？”亭嫣听了这话，倏地别过脸。

珠儿见亭嫣不答，急得又道：“格格，您回答我啊！就算十三爷他对您怎么了，可只要他没有……没有侵犯您，那情况就还有救、还没到最坏的地步，您还能嫁人的——”“别说了，珠儿。我累了，我想上床休息。”亭嫣回到内房，和衣上了炕，脸侧向床内躺下。

她心好乱……不是因为珠儿说的话，而是她脑海里又浮现方才德煌对地做的……亭嫣不肯讲，珠儿也只能徒劳地叹气，收拾了衣物，吹熄烛火，莫可奈何地离开房里。

珠儿走了，亭嫣却一夜无眠直到天亮……

第二天一早，珠儿一进房就瞧见亭嫣已经坐在镜台前梳发。

“格格，您怎么不多睡会儿，这么早就起来了？”珠儿手上端了一盘水，空出一手阖上房门，突然想起什么似地又说：“方才我进房时看见富尔硕少爷，他站在房门外，好似要见您。”亭嫣的梳子掉到地上。

“格格，您怎么了？”珠儿忙放下水盘，跑过来捡起梳子。见亭嫣呆呆愣住的样子，她皱着眉头，望着亭嫣发红的小脸，担心地问：“格格，您怎么了？该不是昨晚在浴桶里泡太久，着了风寒。”“富尔硕，你说看见富尔硕？”亭嫣支开话题。想了一夜的结果，她的结论就是别再想起、提起“昨夜”这两个敏感的字眼！

“是啊，我方才是见到富尔硕少爷了，他还叫住了我。问了我几句话。”

“他问什么？”亭嫣轻声问。

“他问我格格几时会起来，起来了能不能出来同他说说话？”珠儿把方才遇到富尔硕的情况一五一十据实回答。

“那……你怎么回答他？”“我说不知道格格几时会起来，如果富尔硕少爷要见格格，我可以代他传话‘你太多事了！’”亭嫣撇开脸，突然提高了声音。

珠儿一愣。“格格，珠儿说错了什么？”亭嫣半晌不语，过了许久才平静地道：“没事，我……你出去，让我静静。”“可是，格格……富尔硕少爷他——”“你出去！”亭嫣急促地打断珠儿没说完的话。

珠儿不知所措，她从没见过格格情绪这么暴躁过，只得闭上嘴，阖起房门离开。

亭嫣揪着自个儿心口，脸上满是羞红与惭愧！富尔硕肯定听见昨晚她——她的叫声了！

她颓丧地瘫坐在镜台前，呆呆地瞪着镜中脸色红润得异常的自己……

“发什么呆？”德煌突然推门进来，亭嫣身子一震猛地转过头瞪住他。

“怎么了？”德煌眯起眼，撇起嘴。“做了什么亏心事，紧张成这样！”“你来做什么？”亭嫣别开脸，走出内房。

她感到自个儿的脸颊更烫了！德煌让她害怕……或者该说，她害怕德煌一靠近，自个儿那莫名、急速得教她惊恐的心悸！

“我记得昨晚说过，依咱们的‘关系’，我进这间房来不需要任何理由！”他阴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可是……”亭嫣转过身面对他。“可是你自个儿说要搬出新房的！”她一口气说出来，不让自己有犹豫、停顿的机会。

他撇起嘴，邪戾地轻道：“我后悔了。”亭嫣瞪大眼。“你……你说我平凡无奇，甚至谈不上好看，你为什么……”她吸一口气，强迫自己说下去。“你为什么要我？”德煌敛下眼，略薄的嘴同时勾起一抹轻挑的笑：“不为什么！”他抬眼，冷静无波的眸光竟让她觉得接近……残忍。“我高兴！”他低柔却邪戾地回答她。

“你高兴？”亭嫣的心抽痛了一下，她压住自个儿的心口，逼自个儿别想那抽痛意味着什么……“没错，我高兴！”他逼近她，语调轻之又轻，不像正说着残忍至极的话，“你是我的‘妻子’，我高兴让你陪我上床，不需要理由！”他接近她，逼得她再无退路。

亭嫣退到墙角，眼底掠过一丝脆弱，她垂下眼掩盖了它。

“可是、可是我们……你对我而言只是个陌生人”“少再拿那套老话搪塞

我！我方才说了，我高兴！这回不管你说什么……”他倾向她。压住退无可退的她——“我，要定你的身子！”他一字一句地道，强壮的胸膛压向她软绵的酥胸。

亭嫣急促地吸了口气，再也说不出话来。他突然的转变是为了什么？难道就为了富尔硕？想到此，她冲动地出口解释——“我跟富尔硕只是兄妹之情，你误会了……”“说到富尔硕，”德煌眸光倏冷，嘴角乖戾地扬起，“他好象一大清早就等在房外了！怎么，你舍得让他空等，不出去见他？”亭嫣摇头。“我没要出去见他的！”“不见他？”，他冷笑，目光轻挑地上上下下打量她。“那么你倒解释解释，这么一大早就起来梳好了头，难道是为了我？”亭嫣怔住，说不出理由……她如何说得出口，她会这么早起，百无聊赖地坐在妆台前梳头，是因为昨夜她失眠了，而失眠的理由正是为了他。

“说不出口？不好意思？”他撇起嘴，乖佞地笑。“那我成全你，我方才邀了富尔硕午膳，我告诉他你也会出席，等一会儿你跟着我到前厅去陪他午膳——”“我不去！”亭嫣反应激烈地拒绝。

“不去？”德煌收起笑脸，冷佞的眸直视着她。“那可由不得你！”他低柔地道。

亭嫣下意识地摇着头，泪珠不争气地在眼眶里打转……他为什么要这么对她？难道就因为那空有的名分？可他分明不是心甘情愿给她“名分”的，为何还要她因为“名分”两字，背负莫须有的指控！

“在午膳而让珠儿替你打扮好，我要我的‘妻子’漂漂亮亮地出现在前厅，记着别给我丢人！”他温柔地说着强硬的话，俊脸上乍现笑意，可那笑容却让亭嫣觉得冰冷！

“不出席的后果，你知道吧？”他轻柔地威胁。“当个乖女孩，别让我失望？”他冲着她撇开嘴笑，说完话才转身推开房门出去。

亭嫣木然地呆在房里，直到珠儿推门进来，她无言地任由珠儿替她梳头、换衣，任凭珠儿问什么，始终不回答一句。

亭嫣到前厅时，德煌正在跟富尔硕敬酒。

“你来了！”德煌冷锐的眸射向她，瞬间柔化——“过来，替我敬了这杯酒！”他把酒杯递到亭嫣手上，低柔温存地命令道。

亭嫣不解他的改变，他的态度教人疑惑，先前的他无理霸气，现下的他又温柔得教她……心痛！

她迟疑地走过来，接下德煌手中的酒杯“替我敬富尔硕一杯！”他勾出一抹笑。

亭嫣抬眼望向富尔硕。方才她一进门：眼中只有德煌，未曾注意到富尔硕，直到这时她才注意到他脸上的表情是阴郁的……亭嫣端杯的手颤了一下，她微微蹙起秀眉。

“富尔硕……你……”亭嫣欲言又止，富尔硕的眼写满了期盼，德煌却是转冷成冰。

“怎么？敬酒啊！”德煌眯起眼，眸光转冷，眯视着亭嫣怔忡的眸。

亭嫣回过神，沈吟了一会儿才轻声道：“富尔硕，我敬你！”她举起酒杯，先轻饮了一口。

富尔硕无言地端起酒盏，仰头一口饮尽。

等富尔硕饮下酒，德煌一把搂过亭嫣“我听‘嫣儿’说了，你们俩自

小谈得来，感情深厚，可教我既羨又妒！”他轻挑地搂抱住亭嫣娇弱的身子，将她抱坐到大腿上。

他放肆的举止让亭嫣脸红，她无法挣脱德煌的蛮力，只能别开脸，无颜见富尔硕。

“十三爷说笑了！”富尔硕搁在桌巾下的拳头握紧，语气僵硬地回答德煌。“我和……‘亭嫣’永远只是表兄妹的关系，毕竟不比您同她关系亲厚！”德煌淳笑一声。“话说回来，也不怕你见笑，我同‘嫣儿’虽然新婚不久，两人倒也甜蜜，现下我终于能明白，何谓‘只羨鸳鸯不羨仙’的滋味了！”他调笑着，大手在桌下不安分地抚摩亭嫣的腿根……亭嫣微喘着，脸蛋燥红，不能置信他竟然大胆到这地步，十三爷，我身子不舒服，想先告退……”“怎么了？”德煌冲着她勾起嘴角，俊脸乍现一抹邪谑的笑痕。“昨晚、今早都还好好儿的，怎么突然就身子不舒服了？”“我……我不知道，也许是受了寒”“那倒有可能！昨晚我是太放纵了，让你在半凉的水桶里浸了半天”“十三爷！”亭嫣等不及他把涵义淫秽的话宣之于口，便冲动地使劲挣开他，狠狠地跳开他的怀抱“我……我身子真的不适！恕我无礼，先告退了……”她两手扭绞着心口，边说着边仓促地退出房门口。

富尔硕面色黯然地低下脸，德煌直视他，冷眼观看富尔硕的反应！

“十三爷，我想告辞了。”亭嫣走了不久，富尔硕沈郁地低道。

“你到我府里才住了一夜，不多住几日再走？”德煌淡淡地回他。

富尔硕抬起头，盯住德煌。“不瞒十三爷，我回京主要是想见……‘嫣儿’，如今能见到她，也算了了我的心愿！我打算明日就启程离京，回到西北去！”他严肃、黯然地言明。

德煌冷下脸。“是吗？既然如此就不多留了！”富尔硕已挑明了话，德煌对住他，等着富尔硕往下说。

“有句p！”他低柔地道。

亭嫣下意识地摇着头，泪珠不争气地在眼眶里打转……他为什么要这么对她？难道就因为那空有的名分？可他分明不是心甘情愿给她“名分”的，为何还要她因为“名分”两字，背负莫须有的指控！

“在午膳而让珠儿替你打扮好，我要我的‘妻子’漂漂亮亮地出现在前厅，记着别给我丢人！”他温柔地说着强硬的话，俊脸上乍现笑意，可那笑容却让亭嫣觉得冰冷！

“不出席的后果，你知道吧？”他轻柔地威胁。“当个乖女孩，别让我失望？”他冲着她撇开嘴笑，说完话才转身推开房门出去。

亭嫣木然地呆在房里，直到珠儿推门进来，她无言地任由珠儿替她梳头、换衣，任凭珠儿问什么，始终不回答一句。

亭嫣到前厅时，德煌正在跟富尔硕敬酒。

“你来了！”德煌冷锐的眸射向她，瞬间柔化——“过来，替我敬了这杯酒！”他把酒杯递到亭嫣手上，低柔温存地命令道。

亭嫣不解他的改变，他的态度教人疑惑，先前的他无理霸气，现下的他又温柔得教她……心痛！

她迟疑地走过来，接下德煌手中的酒杯“替我敬富尔硕一杯！”他勾出一抹笑。

亭嫣抬眼望向富尔硕。方才她一进门：眼中只有德煌，未曾注意到富尔硕，直到这时她才注意到他脸上的表情是阴郁的……亭嫣端杯的手颤了一

下，她微微蹙起秀眉。

“富尔硕……你……”亭嫣欲言又止，富尔硕的眼写满了期盼，德煌却是转冷成冰。

“怎么？敬酒啊！”德煌眯起眼，眸光转冷，眯视着亭嫣怔忡的眼眸。

亭嫣回过神，沉吟了一会儿才轻声道：“富尔硕，我敬你！”她举起酒杯，先轻饮了一口。

富尔硕无言地端起酒盏，仰头一口饮尽。

等富尔硕饮下酒，德煌一把搂过亭嫣“我听‘嫣儿’说了，你们俩自小谈得来，感情深厚，可教我既羨又妒！”他轻挑地搂抱住亭嫣娇弱的身子，将她抱坐到大腿上。

他放肆的举止让亭嫣脸红，她无法挣脱德煌的蛮力，只能别开脸，无颜见富尔硕。

“十三爷说笑了！”富尔硕搁在桌巾下的拳头握紧，语气僵硬地回答德煌。

“我和……‘亭嫣’永远只是表兄妹的关系，毕竟不比您同她关系亲厚！”德煌淳笑一声。“话说回来，也不怕你见笑，我同‘嫣儿’虽然新婚不久，两人倒也甜蜜，现下我终于能明白，何谓‘只羨鸳鸯不羨仙’的滋味了！”他调笑着，大手在桌下不安分地抚摩亭嫣的腿根……亭嫣微喘着，脸蛋燥红，不能置信他竟然大胆到这地步，十三爷，我身子不舒服，想先告退……”“怎么了？”德煌冲着她勾起嘴角，俊脸乍现一抹邪谑的笑痕。“昨晚、今早都还好好儿的，怎么突然就身子不舒服了？”“我……我不知道，也许是受了寒”“那倒有可能！昨晚我是太放纵了，让你在半凉的水桶里浸了半天”“十三爷！”亭嫣等不及他把涵义淫秽的话宣之于口，便冲动地使劲挣开他，狠狠地跳开他的怀抱“我……我身子真的不适！恕我无礼，先告退了……”她两手扭绞着心口，边说着边仓促地退出房门口。

富尔硕面色黯然地低下脸，德煌直视他，冷眼观看富尔硕的反应！

“十三爷，我想告辞了。”亭嫣走了不久，富尔硕沈郁地低道。

“你到我府里才住了一夜，不多住几日再走？”德煌淡淡地回他。

富尔硕抬起头，盯住德煌。“不瞒十三爷，我回京主要是想见……‘嫣儿’，如今能见到她，也算了了我的心愿！我打算明日就启程离京，回到西北去！”他严肃、黯然地言明。

德煌冷下脸。“是吗？既然如此就不多留了！”富尔硕已挑明了话，德煌对住他，等着富尔硕往下说。

“有句话，我不得不说但望十三爷疼惜‘亭嫣’！这话原本轮不到我说，算是富尔硕僭越了！”富尔硕回望德煌，无畏地冲口而出这些话。

德煌撇开嘴，俊脸勾出一抹冷沉的笑。“你是僭越了！”他冷冷地道。

“‘嫣儿’是我的妻子，我自然会好好‘疼惜’她，又何需你来多言！”富尔硕黯下眼。“既然十三爷这么说，那富尔硕告退了！”顿了顿，他似乎决定了什么，抬眼对德煌道：“十三爷，告辞前我想再见少福晋一面，有些话我想当面跟少福晋说！”他终于改口称“亭嫣”为少福晋。

德煌眯起眼，乖戾地问：“有话刚才怎么不说？”他瞪住富尔硕。

“十三爷，我的意思是……我想单独跟少福晋见一面！”富尔硕对住德煌，坚决地道。

“单独见面？”德煌挑起眉，冷笑两声。“富尔硕，你可知单是你说出这话，我就有理由致你于死地？”如今“亭嫣”已经是德煌的妻子，富尔硕的

要求无疑是置德煌的面子于不顾！

“我的要求确属不合理之至！富尔硕无话可说，只请十三爷成全！”富尔硕定是望住德煌，眸中透出坚定的光芒。

德煌冷冷地撇起嘴。“成全？你要我成全你和我的妻子单独见面？”他脸上乍现一丝诡谲的笑容。“好，我就成全你！”德煌唤进侍从。“带富尔硕到花厅去，另外遣人到新房把少福晋也带到花厅！”他悠闲地端起几上的茶杯，语气矜淡地下达命令。

“喳！”那侍从转向富尔硕。“将军，请跟我来！”富尔硕望了德煌一眼，德煌冷淡的反应让他不解，他眉头慢慢锁起，但急欲见亭嫣的心情让他无暇去顾及其它！

第九章

“格格，您不是到前厅去见富尔硕少爷吗？怎么一会儿就回来了？”珠儿等在门口，一见到亭嫣便迎上去。“格格，您怎么了？脸色这么苍白！”珠儿皱起眉头，急忙伸手探看亭嫣的额头，担心亭嫣当真受了风寒。

亭嫣望了她一眼，摇摇头，神色怔忡，一径往房里走去。

“格格——”珠儿突然拉住她，转头望了新房一眼。“二格格来了。”她压低声音说话，这便是她之所以站在房外等亭嫣的原因了。

“亭嫣来了？”亭嫣停下步子，整个人蓦地清醒过来。

“是啊！这会儿正在房里等着您呢！”珠儿忍不住嘀咕。“我说您不在，她就硬是赖在房里等着，怎么也不肯走！”亭嫣望着几步远外的房门，心底突然涌起一股莫名的恐惧……她揪紧心口，问自个儿究竟怕着什么？“格格，您怎么了？”珠儿关心地问。“您要是不想见二格格，那我替您打发她去“不要，珠儿，”亭嫣拉住她。“我只是……我现在就去见她！”她捂着胸口，慢慢踱向新房。

一推开房门，就看见亭嫣悠悠哉哉地坐在茶几边铺着绣花巾的心椅子上呷茶。

“亭嫣，你总算回来啦！”亭嫣从椅子上跳起来，娇媚的脸上满是笑容地迎向亭嫣。

她一向直呼亭嫣的闺名，从不叫她姊姊。

“你等很久了？”亭嫣对住亭嫣微笑，回头吩咐珠儿重新沏一壶热茶进来。

“还好啦！”珠儿出去后，亭嫣抬眼溜了房里一圈，撇撇嘴，笑着娇声揶揄道：“亭嫣，现下你可不比从前了！单是这新房，比起咱们王府里任一间上房都气派、豪华多了！”口气隐隐带着酸味。

亭嫣一怔，轻声道：“这新房原本该是你的，是我占了你的位子……”说出这话的同时，她心窝莫名地抽痛！

不需问自个儿心痛的理由，她明白她眷着的并非这房里陈设的富贵，也不是今非昔比的虚荣……“你别这么说啊！我可没半点指责你的意思！”亭嫣噘起小嘴，笑得更甜。“成亲那时是我自个儿病着，没福气嫁进宫里，

说到底还是你比我有福分多了！这亲事大概注定该是你的！”说到此她忽然叹了一口气，回身坐进椅子上，两肘靠着小几撑住脸蛋，脸上娇甜的笑容也消失不见。

亭嫣不安地望住亭嫣，她知道亭嫣的话没说完，她等着亭嫣往下说。

“格格，热茶来了！”珠儿端着茶盘进来，正巧听见亭嫣的话。她老大不高兴，嘴角一撇，扭身把热茶端到亭嫣跟前，夸张地叹了口气。

“不是常听得人说，姻缘本是天定，半分强求不得！二格格您说的真好，依我瞧这亲事大概也一早注定了是大格格的份！说来当初定亲时，王爷和福晋还真是白费心机了！”她话中有话地讥讽道。

亭嫣眯起眼，冷下脸问：“你说我额娘、阿玛白费心机是什么意思？”声音还是娇娇嗲嗲的，语气却让人心寒。

“哟！敢情二格格没想过吗？”珠儿可不怕她！她生来是专克亭嫣这种娇娇女的泼辣星！

“也难怪嘛！一块心头肉，当然宠得娇了些、自私自利了些、目无兄姊了些！这才没追根究柢地想过，这婚事源源本本究竟该是谁的才合理哟！”你——”亭嫣气得说不出话！

“珠儿，这儿没事了，你退下。”亭嫣知道珠儿在替她出气，可她不要珠儿用这种方式来替她抱不平。

“格格！”珠儿可不想走！依亭嫣光明磊落的性子，说不了三句话肯定又让二格格给欺负！

“你下去吧！”亭嫣柔声道。

她恳求的眸光让珠儿软下心肠。珠儿叹了口气，瞪了亭嫣一眼才心不甘、情不愿地退下！

等珠儿走了，亭嫣怒道：“亭嫣，你就这么放任着，瞧那奴才愈来愈放肆了！”可这话她却没胆在珠儿面前说，虽说珠儿不过是个奴才，可不知怎地，她就是怕她这个奴才！

“珠儿不是有意的，你别同她生气。”亭嫣替她倒了杯热茶转移话题。“你来……是阿玛还是额娘她……”“没什么事儿！”亭嫣撇撇嘴，端起杯子呷了口热茶。“前些日子我病了那么久，整日就是躺在床上喝一些苦口的药汤，可要苦死我、闷死我了！好不容易熬到病好，额娘说我身子弱，又不许我去别的地方，只好到你这儿来玩玩、同你说说话了！”她恢复笑脸，娇声问了句：“你不会不欢迎我吧？”“当然欢迎！”亭嫣笑笑，接下问：“你要进宫来，阿玛当真没交代什么要对我说的？”那日简王爷陪亭嫣来府时曾有话对亭嫣说，但还没来得及说出口，就因为亭嫣和德煌来到大厅而中止。

亭嫣眼珠子一转。“阿玛当真没‘交代’什么！只是……”亭嫣握紧热茶，等着承受亭嫣即将出口的话。她知道阿玛和额娘不是轻易就会死心的人！

“阿玛说，左右我在府里地无聊的紧，不如就到这儿来住几日，一来好散散心，二来也能陪陪你。阿玛说你不会不同意的，是吧，亭嫣？”她眨着大眼望住亭嫣，神情无辜、天真极了！

亭嫣对住她，慢慢垂下眼……“不会，你要来这儿住当然好，我会跟十三爷说“不必了！只要你没意见，我自个儿跟他说就成了！”亭嫣轻快地从椅子上跳起来，突然想起什么似地转过头来开心地笑道：“对了！我的行李一会儿有人会送来，你替我安排一间上房，再差人把行李搁到房里，顺道替我挑个手脚俐落的丫头到我房里服侍，还有，别忘了嘱咐她，我回到房里

之前就得把行李整理好……还有还有，让她手脚千万轻些，别把我的漂亮衣服和贵重首饰给碰坏了！”一连串交代完，亭嫣这才蹦蹦跳跳地转身推开门出去！

亭嫣喊住她：“亭嫣，你知道十三爷在哪儿？”“我自个儿会找路！”亭嫣在房外喊，不一会儿就去得远了。

亭嫣出神地望着亭嫂的背影，直到珠儿的声音突然震醒她。

“什么嘛，就好象这儿是她自个儿家似的！”珠儿嘀咕。“嘴里说的好听，什么问您的意见，原来早就登门入户，连行李都打包好差人送过来了！”原来珠儿一直站在房外听着，她就是怕格格会吃亏才没敢走远！谁知道她守在门外也没用，格格生性不受和人计较，二格格就看准了这点吃定了格格，二格格脸上甜笑着，却居心回测，压根儿没有一丝半毫良心。

亭嫣半晌不说话，她知道亭嫣有心住进来，可这样教她措手不及的安排，必定是出自阿玛的主意……阿玛接下来的盘算，她渐渐有些知晓了。

“格格您为什么要答应她呢？”珠儿没好气地问。

“我有什么理由拒绝？”亭嫣苦笑。“正如我方才说的，这位子原本就该是亭嫣的！”“谁说的！要真评起理来，这位子本该是您的！现下老天爷把它还给您，正是叫做老天有眼！”珠儿执拗地道。

亭嫣看了珠儿一眼，不置一辞。

“少福晋！”珠儿正想再讲什么，门口适时传来几声敲门声。

珠儿走过去应门。“什么事？”“十三爷让我过来，请少福晋到花厅一趟！”那侍从道。

“又是什么事？”珠儿皱眉，心想亭嫣脚程底快，这会儿已经见到十三爷了？！

“属下也不知道，十三爷只请少福晋上花厅去。”侍从低下头，一问三不知。

十三爷的事，他可没敢多嘴！

亭嫣在房内轻声说：“我身子不太舒服……”也许是逃避，可她就是不想再见德煌，亭嫣的事由他去决定就成了！

“少福晋，十三爷吩咐下来了，属下要是没办法……”侍从顿了顿，没往下说，可语气之为难，分明是要引出亭嫣的同情。

亭嫣叹口气，降服于心软。“我知道了，等会儿我就到。”她只得无奈应允。

侍从听到亭嫣答应了，这才满意地走开。

亭嫣从椅子上站起，走向门口。

“格格，天冷了，加件衣服再出去吧！”珠儿把外衣披到亭嫣瘦弱的肩膀上。

亭嫣拉住外衣，回头对着珠儿虚弱一笑。“腾出西厢房给亭嫣，还有，帮帮我，去找个服侍亭嫣的人。”珠儿不回话，蹙起嘴。

“珠儿？”“好嘛？”珠儿甩头，扭身离开房内。

亭嫣叹口气，也推门而出。

“喂，你们爷呢？”亭嫣出了亭嫣的屋子后一路往前，这会儿看见迎面正走来一名小厮，便向他问路。

“姑娘问的是十三爷？”那小厮上下打量亭嫣一回，心想这姑娘美则美

矣，可惜没啥教养！可小厮见亭嫣衣着华丽，也不敢轻易得罪。

“你们这儿还有哪个爷？”亭嫂噘着小嘴，轻哼一声。

小厮撇撇嘴，指着左前方的路道：“十三爷在前头厅里……”“知道啦！”亭嫣没把话听完掉头就走，连个谢字也没有。

那小厮皱皱眉头，嘀咕几声，也赶紧办自个儿的事去了。

亭嫣往前苑去时经过一间花厅，不期然看见久违的富尔硕，他站在门外神色焦急地四面张望，像正在等什么人似地！

“他什么时候回京的？怎么会在这儿？”亭嫣暗想道，随即眼珠子一转，便躲在厅外偷瞧。

过不久就见一名侍从领着亭嫣过来，亭嫣恍然大悟，像捡到宝一般吃吃笑起来。

“我就说嘛，他在这儿做什么？原来真是来看她的！”她哼了一声，娇俏的脸上乍现一抹不怀好意的笑，然后自言自语道：“得把这事告诉十三爷去！”亲眼确定亭嫣进了花厅，她连忙奔到前苑去，在大厅内果然看见德煌。

“十三爷！”亭嫣见了俊俏的德煌，脸蛋儿霎时绯红，她嗲嗲地唤了他一声。

一名侍从正在德煌耳边说些什么，德煌抬起脸，就看见含羞带涩的亭嫣。“你何时来的？”他挥手遣退侍从，俊脸勾起一抹笑痕。

“一早就进宫了！”见他无起身迎接的打算，亭嫣便自个儿走向他。她莲步款摆，甜笑盈盈地停在他跟前。

“这回打算来玩多久？”德煌挑起眉，教人看不透的黑眸盯住亭嫣，他端起几上的茶盅，缓缓呷了一口。

亭嫣羞涩地垂下眼，心跳突然加快到不能正视他的目光。

“十三爷，你这儿又太又漂亮，咱们王府哪里比得上，每回我一来就不想走了……”德煌撇撇嘴，唇角一抹阴性的笑痕乍现即逝。“那就常来，多玩几回。”他说道。

“可宫里这么大，也不知要多久才能玩尽看遍呢！”亭嫣低下脸，眼角衬着德煌。

“我想住了呢，不知道十三爷收不收留我？”她厚颜地道，德煌没说留她住下，她干脆自个儿提起。

德煌撇撇嘴，不置可否。

亭嫂见他不回话，心底一急，便再上前一步“十三爷，您是不欢迎我来住吗？”她屈下身子，蹲跪在德煌膝前，长松的睫毛楚楚地颤动着。

德煌敛下眼，低柔地道：“怎么会，你想太多了。”“那为什么……。”“你是简王爷和简福晋的掌上明珠，要在宫里住下，他们肯答应？”他伸手抚摸她的发，脸上的神情暧昧不明……“就是阿玛让我来住的！”见他伸手碰自己，亭嫣心底泛起一阵涟漪，她益发大胆地说：“就算是我自个儿要来，阿玛也不可能反对的！他一向顺着我一向疼我，我想在这儿住下，要住多久就住多久！可十三爷……：您到底欢不欢迎我来住？人家还不知道您的心意呢……”她大胆地把脸蛋搁在德煌腿上，莺声燕语地柔道。

德煌往下轻抚她的脸蛋，沉声低笑。“我的心意？你想知道哪桩‘心意’？”他一语双关地问。

“人家……”亭嫣把脸埋入德煌衣襟内。“人家不来了！十三爷，您好坏！”德煌嗤笑。“我坏？”他阴闇的眸掠过一抹诡光。“你不喜欢我坏？”亭嫣羞

怯地抬脸，德煌顺势把她搂进怀里——“十三爷！”亭嫣惊呼。

“你想住进宫里，难道就是为了贪看好风景？”他邪笑着问。

“人家——”亭嫣欲拒还迎，跟着整个投入德煌怀里。“你知道了还要问！”她脸蛋整个埋入德煌怀里，嗲声娇嗔。

“我知道什么？你不说，我可什么也不明白！”他敛下黑眸，似笑非笑地贴着她耳畔低道。

亭嫣咕咕笑，又躲不开，眼珠子一转，便扯开话题。“可好了，这会儿富尔硕也进宫了，方才我还瞧见他和亭.....‘亭嫣’两个人全在花厅里，也不知做什么去了！”她瞟向德煌，有意无意地提及。

德煌放开她，过了半晌才挑起眉，淡淡地问：“你想知道？”亭嫣睁大眼，惊讶地问：“你明知道他们见面，还在这儿喝茶？”突然想通什么，她轻哼一声。“也难怪，富尔硕跟‘亭嫣’的事，你大概半点也不知道！”“我都知道什么？”德煌眯起眼。

“我说真话您可别生气！”亭嫣觑着眼，娇声接下说：“从前富尔硕还没到西北前，可是天天到咱们府里找‘亭嫣’呢！在咱们那儿谁都知道，富尔硕对亭嫣.....他对‘亭嫣’可不只表兄对表妹那般单纯！”“那又如何？‘亭嫣’现下已经是我的妻子了！”德煌冷淡地道。

“可人家是有情有义的？正常来说，这种打小到大的感情，可不是说忘就忘得了的！”她觑着德煌的反应，煽风点火地接下道：“更何况.....我听阿玛说过，富尔硕为了‘亭嫣’，原本要跟阿玛提亲的！当然啦，就因为‘亭嫣’自小就许给了您，他这妄想自然是不成了！”“提亲？”德煌冷下眼邪笑。“也许，也许这会儿他正在花厅跟她求亲！”亭嫣睁大眼。“你——你不介意？”“介意？”他哼笑。“这原本就是桩我不想要的亲事，再加上我不想要的女人.....没什么好介意的！”冷淡地道。

“可是，再怎么说明‘亭嫣’现下已经是你妻子了！”听到他说这是桩他不要的亲事、不要的女人，虽说他指的人是亭嫣。可到底正牌的亭嫣是她，她心底就不是滋味！

“现下‘亭嫣’和富尔硕两人孤男寡女的在花厅里，你就那么放心，当真不去瞧瞧他们俩——”“那就去吧！”他突然放开亭嫣，从椅子上站起，大步往厅外走去。

亭嫣被他突来的举动吓住。“十三爷，您等等我啊！”之后连忙跟在德煌身后奔出大厅.....

“亭.....‘亭嫣’！”富尔硕看到跟随侍从来的人，激动的走上前迎向她。

“富尔硕？”亭嫣疑惑地睁大眼，望着出现在眼前的魁梧男子。“为什么会是你.....”“你离开大厅后，我求十三爷，请他允许我同你单独见面！”富尔硕道。

“是十三爷答应的？”亭嫣心底的疑惑更深，德煌的所做所为愈来愈匪夷所思，教人不能理解！

她蹙着眉头，挥挥手，让一旁的侍从退下。

富尔硕接下道：“我决定离京了！临行前有些话我想单独跟你说。”“你要离京了？这么快！你不是前晚才进京的？”亭嫣两眉锁得更紧，她欲言又止地望住富尔硕，神情显得忧虑。

“也不需再瞒你，我实话对你说了！”富尔硕眸光转浓，深深盯住亭嫣。
“我这趟进京，原本就只是为了-为了回来看你！”他还是没说出实话他回京原本是要跟简王爷提亲，他是为了迎娶亭嫣才回来的！

亭嫣别开眼，静了半晌才轻轻道：“富尔硕，我……”“什么都别说了！”富尔硕上前一步握住亭嫣的手。“我明白你的苦处！前因后果，珠儿都已经告诉我了！”“珠儿她告诉你了？”珠儿却没跟她提过！

“是，所以我明白你的处境，知道你嫁进宫并非心甘情愿，我之所以甘冒大不韪，跟十三爷要求单独见你，就是想告诉你”他顿了顿，拉着她的手让她转向他，正对着他的眼。“我想告诉你，虽然我人不在京里，可我仍然是你打小认识的那个富尔硕，你也永远是我心底那个小点儿！你若是受了委屈千万别往心底藏，一定要想法子告诉我，不论写信还是托人，总之要让我知道你的消息、让我知道你所有的喜怒哀乐！”他突然握紧亭嫣的手，神情认真得令人揪心。“记着，不论多久我都会等你！”亭嫣退了一步，想挣开富尔硕的手，但他不依。她没想过有朝一日富尔硕会对她说出这番话！从前他只是她的表哥，她谈心的朋友，可现下……她再迟钝，也明白这份友谊变质了！

“富尔硕……”她轻喊，望着他认真的眼，却说不出话来。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富尔硕放开亭嫣的手，又看了她半晌，才默默地转开身。

“等等？”亭嫣追上他。“你……你要离开了？”富尔硕点头。“我留下来也无用，只会……只会增添你的麻烦！”“你现在就要走？”亭嫣追问。

“是。”“别走！”亭嫣突然主动握住富尔硕的手，急切地道。“至少在十日内，千万别走！”富尔硕先是一愣，继而神情激动。“你……要我留下？”亭嫣咬住红唇，蛾眉轻锁，终于似决定了什么一般，笃定地点头。“我要你留下！”“当真？”富尔硕顿时欣喜若狂，亭嫣竟然开口留他！依她的性子，要她开口放下矜持是不可能的事。“你当真要我留下？”他不确定地又问一遍。

亭嫣点头。“我要你留下！”“告诉我，为什么……你突然要我留下？”他要乘机逼出她的真心话！如果她也同他一般心思，那他会不顾一切地带她走！

亭嫣专注地凝视富尔硕的眼眉，慢慢蹙拧眉头——“是啊，‘亭嫣’，我想知道你要富尔硕留下的理由！”亭嫣跨进门内，她身后是一语不发的德煌。“你快说啊！你到底为什么要富尔硕留下？”她娇声逼迫。

没想到正巧让她和德煌撞见这一幕，正是得来全不费工夫！

“她让富尔硕留下，自然是为了尽地主之谊！”德煌沈的声调从门口传进来。他跨进门内，阴惊的黑眼对住错愕的亭嫣，嘴角慢慢勾起一丝笑痕。“我说的是吧，‘嫣儿’？”亭嫣猛地回过头，错愕地望向德煌！

亭嫣却敛下眼，避开德煌的注目。“是，我……就是这个意思！”心底却不解，德煌为什么要替她圆场？富尔硕闻言黯下眼，默不作声。

亭嫣眯起眼，回过头问：“是这样吗？”语气冰冷。

“当然是这样。”亭嫣抬起脸对住亭嫣质疑的冷眼。

“富尔硕，那你呢？你会留下吧？”亭嫣转头询问富尔硕，眼底又生出一股期待。

方才没能让亭嫣难看，现下她巴不得富尔硕留下，只要富尔硕肯留下，

她总会抓到他们俩暧昧不明的蛛丝马迹！

富尔硕望向亭嫣，她急切、央求的目光让他软了心。

“我……会留下。”他终于说。

亭嫣眉头一松，脸上终于有了笑意，这一切都看在德煌眼底。

亭嫣撇起嘴，哼笑一声。“也难怪‘亭嫣’留你，你就不走了！她打小就同你亲近嘛！你们向来是无话不谈的，要不是她早就许给十三爷，这趟你回京八成就要娶她回西北去了！”她讪讪地撒喻。富尔硕肯留下正是称了她的意！

“别胡说！”富尔硕却出其不意地斥喝亭嫣。“十三爷在这儿，你怎么乱说话！”他会突然震怒是为了亭嫣。

尽管他不是真心这么说，可他不要亭嫣的处境为难。

“我哪里乱说话了！你敢摸着良心说你没有！”“‘亭嫣’！”亭嫣唤住亭嫣，不让两人再继续斗下去。“我腾了一间西厢房给你，还让珠儿找了人服侍你，我这就带你过去瞧瞧，看看屋子和选的人合不合你的意？”亭嫣转眼看向德煌。“十三爷——”“去看看吧！可不能委屈你。”德煌双臂抱胸，冲着她咧开嘴笑。

亭嫣听他这么一说，顿时心花怒放。“那好吧，你就带我去瞧瞧，看看合不合我意。”亭嫣点点头，跨出花厅时经过德煌身边——“慢着！”他突然唤住她。

亭嫣心口一跳，不安地睁大眼仰望高大的他。

德煌突然抓住她纤细的手臂！“早上你说身子不舒服，现下可好些了？”他柔声问。

亭嫣脑子里霎时一片空白，她怔怔地睇望他，忘了要回答……“怎么了？病得魂儿都飞了？”他定定地盯住她，旁若无人地嘎声调笑。

亭嫣猛地回过神，下意识用力摇头。“我、我好多了……”她慌乱地回答，情不自禁地脸红……她突然气起自个儿这么慌张无措、这么笨拙失态的表现！

“我看也没什么事嘛！”亭嫣猛地拉住亭嫣，她身段本来就生的比亭嫣高大些，过分用力之下，很快就握红了亭嫣白皙的手臂。“你不是要带我去看寝房吗？杆在这儿做什么！还不快走！”“好……”亭嫣望住德煌，无言地要他放开手。

德煌对住她一笑，忽然倾身贴在她耳畔轻轻一吻“忙完了就回房等我，嗯？”他柔声低道。

亭嫣心跳霎时乱了码，呆呆地望住他……“快走吧！”亭嫣眯起眼，用力拉住亭嫣的手臂往外拖！

亭嫣被她扯得身子往前倾，脚下一绊，踉跄地跟在亭嫣身后出去。

德煌回过头接触到富尔硕黯然的跟神，他阴闇的眼瞬时掠过一抹诡光“都新婚这么久了，‘嫣儿’还是改不掉爱脸红的毛病！”他悠淡地笑语，眼角觑向富尔硕。

富尔硕猛地抬起头，神情木然地望住德煌。

记忆中亭嫣爱书、爱画、爱同他品诗对词，却从来不是个爱脸红的女子……他望住德煌，慢慢握紧两掌，强自咽下喉头灼烈的苦汁！答应亭嫣留下是对是错，此刻他也迷惘了……

第十章

亭嫣好不容易安抚了亭嫣，一回到房里，就看见德煌坐在炕床上“你……”她愣在门口，踌躇不前。

“我等你一会儿了！”德煌从炕床上起来、掸掸发绉的衣襟。

“有事吗？”亭嫣不自觉地后退一步。

“又是这句，你能不能换点新鲜的问？”德煌撇撇嘴，走到亭嫣面前。

亭嫣两手捏着帕子，方才在花厅里那紧张的情绪又莫名地掌控她，她左右望了又望，却不见珠儿“在找珠儿？”德煌低笑。“她让我给遣走了！”他轻松地说。

亭嫣愣了一下，气氛一时尴尬，终于地想到话说。“方才在花厅，谢谢你替我留住富尔硕。”“我替你留他？”德煌嗤笑。“我可没说半句留他的话！”“可你替我解围”“解围？难不成你心底不是这么想的？你留他另有目的？”他突然显得咄咄逼人。

亭嫣胸口一窒，不自觉地又退了一步，德煌却同时逼近一步。“说啊！你另有目的？”他声音依旧低柔，眼神却全然不是那回事。

“我是另有理由，可是——”“什么理由？”他眸光变得危险，嗓音却更柔，同时倾身向她。

亭嫣微微喘着气，他温柔的霸气反带来更强烈的压迫感！“今早我注意到富尔硕的面相——相理上有一句话叫‘三十印堂莫带煞’，可今早我却瞧出他印堂暗沈，靠近印堂的右眉凌云位上有一道伤害纹，额上父母宫下的左右辅角又青中透黑，印堂到天仓，整个天庭、司空，中正隐隐透出子股薄黑之气！”

方才在厅里他握着我的手时，我又看见他地纹中断且现十字纹，只怕……只怕富尔硕一出京，十日内会有杀身的灾祸！”她声音略微颤抖。

“你在胡说什么？”德煌皱超眉头“就算我查信，为何只要他留在我府里就能保无事？”一说到命理，亭嫣似变个人，脸上流动动人的宝光，她忘了德煌的逼近带给她的压迫感，忘我地往下说——“你这府邸坐北朝南丘门于异，是上上大吉的阳宅方位。最重要的是富尔硕他命理五行属火，是为离卦，倘若五行属火的人身处南方，这正是本命的五行和方位的五行配合，所谓‘宅命相配’，起了风水学上的‘比和’作用，在平顺时有锦上添花之功，而在不利逆境时，亦可将灾祸降至最低，逢凶化吉。何况他现下住在咱们新房隔邻，而客房在整座宅邸里位于东方震卦，是为震木，正是命属离火卦人的生气最大吉方，加上客房四周花木扶疏、绿意盎然，木气当旺，木火相生、正益离火！”德煌牢牢盯住她神采焕发的小脸，好半晌才嘎声问：“于他有益，于我又如何？”亭嫣笑了笑。“你们俩同属离卦，‘八宅明镜’一书有云：正异坎离是一家，西四宅爻莫犯他；若还一气修成象，子孙兴旺定繁华。这房子适合富尔硕，自然也适合你！”

其实你们两人的性情应该是极为相近的，都是豪迈坦率的性情中人……”“那你呢？于你又如何？”他不置可否的往下问，眉头不自觉地收紧。

“于找他算是有利的阳宅，我命理五行属木，周离火、异木、坎水相生

相合，并无刑克的顾忌！”“你如何懂得这些？”德煌眯起眼，并不全然信她。

在他以为，这同所谓害人的妖术，例如“魇魅”之类虽然有别，可也算怪力乱神之说！要他全信，除非富尔硕当真出了事！

“小时候我就爱待在阿玛的书房里厮混时间，有一天我翻看书柜，无意间找到一口方形的木箱，也许因为年代久了，木箱外挂的锁已经锈开，我打开一看，发现里头全是命算卦卜的书籍，不看则已，一看之后便教人不受控制地沈迷下去……”她唇边带着甜笑，回想起那段在书房里独自钻研命理的日子，原本她性子就较一般孩子沈静，之后她更是变得内敛寡言，许多时候只是默默观察身旁每一个人面相上呈现出的祸福休咎，慢慢地累积了心得，渐渐能立断运命，于事发前后对照征引，到后来就几乎不曾错断过！

“是吗？”德煌盯住她的眼。“我姑且相信——这不是你为了要留下富尔硕，而费心算计的谎言！”亭嫣小脸上的笑颜顿失，她望住他，终于轻叹口气。

也难怪他不能全信，从前在王府里让她看过相的多是些下人，她断相多是照面即知，被相者并不知道她已自其面相推论出一生荣枯，只有在对方灾祸临头时，她才会出言告诫，一般时候她闭口不言；就算说了，也只会惹来人们笑话！可当她偶然出言告诫时，府里的下人虽不敢当面笑她：私底下却斥为无稽之谈，往往要等到灾祸发生了，才会回过头来不惜跪地磕头、苦苦哀求化解之道。可等到那时往往也太迟，她已然爱莫能助了！

“过来。”他忽然柔声唤她。

亭嫣犹豫地望他，小脸不知不觉地脸红。

“怕什么？”他低笑，伸出手：“过来。”他又重复一次。

亭嫣轻轻呼出一口气，慢慢走向他。

德煌握住她的手腕。“为什么怕我？”他笑闹。

“我没有……”亭嫣嗫嗫地低孺。

“没有？”德煌挑起眉。手一使力把她扯向他“十三爷！”亭嫣跌入他怀里，她慌乱地想推开他的胸膛。

“还说不怕我？”德煌死按着她，笑着抓住她细瘦的手腕。

“十三爷……”亭嫣挣不开他，只得放弃。

“告诉我为什么怕我，我就放了你！”他得寸进尺地把俊脸埋入她的胸脯内，嗅闻她乳间的芳香。

“爷……别这样……”亭嫣羞怯地扭动身子，仍不能习惯他亲昵的动作。

“我没有怕你什么，对你……不是个怕字……”“不是怕？那是什么？一见到我就受惊吓？”他不正经地道。

亭嫣忍不住微笑。“你又不是吃人的野兽，为什么我一见你就要受惊吓？”“你肯定我不是野兽？”他似笑非笑，突然嘎声道：“可我却想吃了你，怎么办？”亭嫣睁大眼睛瞪住他，尽管他新婚那夜以及往后那几次他已对她做了许多，可她还是单纯得不能理解他的话。

德煌知道她不明白，一只大掌悄悄钻进她衣襟内，握住亵衣下一只软热的椒乳“我指的是这样吃你！”他嘎声柔道“五指揉弄她温软的酥胸。

亭嫣倒抽一口气，总算明白他话里的意思。“爷……”她红透脸蛋，情不自禁地合上眼。

“咱们还没圆房，记得吗？”他翻过她的身子，让她背着他坐在他膝上，两手环抱住她的酥胸，温柔地揉捏她的胸脯。

亭妈的心猛跳了一下，她沈默下来，无法回答。

“怎么了？不想跟我圆房？是为了富尔硕？”他挑起眉，语气冷沈下来。

“别扯到他！”亭嫣急切地回道。“我只是……”“别再跟我说你害怕！”他打断她的话。“刚才你明明说不怕我？”“那是指……那不是指那个。”他刻意拿她的话反制她，她有理也说不清了！

“不是那个是哪个？”他逗她，突然搂住她亲吻。

“十三爷……”亭嫣娇喘吁吁，推也推不开他。

她不明白，他为什么又突然……“过几日我要回丰台去看看，在这之前……”他吻上她的眼睑，温柔得教她不敢相信……“十三爷？”他说要走，她的心竟也不受控制地抽痛。

“垮着张脸做什么？我又不是不回来了！”他低笑。

“我没有……”她情急地分辩，因为被看透心意而慌乱。

“没有什么？你不会想我？”他注视她红透的小脸，眸中掠过一抹诡光。

亭嫣红脸低低垂着眼，没见着他眼光中的异样。

“不是……”她心口莫名地热，热得教她透不过气来！

没来由的，她没来由地开始眷恋起他的胸怀，没来由地被他的柔情所挑动，为他心悸……她扬起小脸，深深地望住他的跟，挣扎又挣扎终于问：“有句话……我想问你“什么话？”他嘎声问，盯住她水光滢澈的眼。

“为什么……你一开始不要我的，可现在……”“没为什么！”他敛下眼。“这种事没有解释，有了解释就不纯粹了！”他似是而非地回答。

“不纯粹？”她迷惑。

“但凡开始辩证，单纯的事就变得复杂，涉入许多非情感因素。”他复杂地说明。

亭嫣望住他阴闇的眼……她能相信他？他盯住她的眼。“不相信我？为什么？你有顾忌是为了……”“不是！”她知道他又要提起富尔硕。“我……如果你了解我的成长背景，或者能明白我不相信……你会爱我的原因。”亲如她的额娘和阿玛从来没爱过她！她不欺骗自己，早已明白天下并非没有不是的父母。可她也不恨，因为相信缘分。虽然有缘结亲，阿玛和额娘不能爱她，只是彼此的缘分不够深。

德煌的眸光闪了闪。“你想要我了解你？”亭嫣低下头。“你已经了解一部分的我了。”她轻叹道。

“如果只要了解，富尔硕比我更适合你！”他道。

亭嫣倏地抬起眼，摇头。“我说不出你们的不同在何处，但是——我从不曾渴望富尔硕的了解。”“他自然而然了解你，你们不更合适？”他嗤笑，漫不经心地说。

亭嫣怔怔望住他，心口莫名的空洞和酸痛……然后，她知自己已经爱上他了。如果明知他无心，她却不可自拔地陷入自怜就是爱的话！

从未有人能教她清明的思绪混乱过，包括富尔硕。

“不管他多了解你，现下你已经是我的妻子！”德煌突然搂紧她，贴着她耳畔嘎语。

亭嫣红着脸，眸光随他目光流转，心悸加速……她知觉到他对她的影响，她紧张，可却不害怕，只是有些不知所措、有些笨拙……“别怕我，”他搂紧她，低柔地嘎语。“我是你的夫君，是你最亲密的人，我不会伤害你……”他的唇埋入她发间，低沈的喃语，隐在她发后，他温柔的眸光转闇，

掠过一抹阴性的邪气。

亭嫣紧张不已，细细地呼出一口气。“嗯……”她点头，全心相信他。

尽管明知与他只是名义上的夫妻，有朝一日她得把他还给亭嫣，可她已经管不住自己的心……“放轻松。”他低沉地柔语，轻轻扯开她的前襟，握住她柔软的胸脯。“今夜，我要得到你。”他低语，语调柔之又柔，醉人心弦。

“十三爷……”亭嫣尖细地低吟，清丽的脸蛋逼得火红，她微微侧过脸，让他的吻落在她白皙纤长的颈子上。

为她这细微的动作，德煌嘎声低笑。“你渐渐开窍了，‘嫣儿’。”他调笑，大手同时探入肚兜内，捏挤一对软热的椒乳。

“啊……”亭嫣轻吟一声，替代回答……她呼吸加快，感受到他掌心的灼热和五指的力道。

德煌低笑，捉弄似地搓捻她如丝缎般的乳头，直到它挺立绷紧，在他的揉搓下如两只殷红的莓果。另一手却悄悄探入她的褰裤内，两指揉扯着她私处间含苞的花蕾，一根长指邪气地挤入她腿间已经湿漉漉的窄缝……“啊——十三爷……不要……别……别这样……”他的逗弄让她意乱情迷，她拱起身子，想抗拒却身不由己……德煌把肚兜卷到她胸上，让两只肿胀的椒乳裸裎在冰凉的空气中，他突然张开两膝撑开她的大腿，停在她体内的手指开始抽动“啊呀——”亭嫣背对着骑在他膝上，她还是处子，他只插入一根指头已经塞满她紧窒的下体，花唇的根部痉挛地收缩着，不断涌出浓稠湿滑的爱液。亭嫣不由自主地紧紧吸住他入侵的指头，在他抽插之间她含着痛苦以及不可思议的愉悦，尖声呻吟……“舒不舒服？”他低嘎地问，试图再挤入一指“啊——”亭嫣的身子猛地一抽，瘀红的胸脯舞出一阵眩目的乳波，德煌握住一只颤动的椒乳，狂野地揉挤她！

“舒不舒服，嗯？”他邪恶的指头在她体内进进出出地占有她。

亭嫣下意识摇头，大半是因为羞愧……“不要……爷……好疼……”她想并拢大腿，他强壮的膝却固执地撑开她，不让她合起腿……“别怕，痛是必然的。”他低柔地安抚她，慢慢再挤入一指——“我要你的腿为我张开！”他邪气地嘎语，转动指头，玩弄她湿窄的信道。

“啊——”亭嫣拱起胸脯，整个玉白的身子都逼得殷红了……她闭紧双眸，迷醉在他邪肆的冲击中，迷失在他温柔的细语里……“爱我吗，‘嫣儿’？”德煌突然撤出手，转过她的身子，把她抱到床上压上她，热唇贴在她敏感的耳畔嘎声问。

“呃……”亭嫣睁开眼，眼神迷乱、渴望、无言地祈求。

“爱我吗？我要听你亲口说。”他解开裤头，抵在她充分湿润的私处，硕大的下体昂挺待发。

亭嫣呜咽一声，感受到他男性象征处传来的热力！

“说，到底爱不爱我？”他略微压下身，男性前端沈入她紧凑的体内“啊……我……”亭嫣拱起身子，水漾的眸子楚楚地凝睇他。

“嗯？到底爱不爱我？”他阴性的眸光愈闇，再沈入后半部。

“爱……爱你……”亭嫣闭起眼，体内蓦然一阵撕扯的疼痛。

“说大声些。”他暗哑道，慢慢地进入。

“我……爱你……”她带着痛苦声重复一遍爱语。并非因为他在她体内，这一刻亭嫣蓦然明白，她是发自心底对他说出这三个字！

德煌满意地笑了。“叫我的名字，再说一遍！”嘎声命令，大掌绕到她身后捏住两片白嫩的粉臀。

“德……德煌……我爱你……啊！”同时他挺腰刺入她体内——贯穿她贞洁的下体？“啊呀——啊——”亭嫣尖锐的喊叫回响在幽静的十三皇子府邸……屋外夜雾迷茫，罪恶的黑夜蒙上一层污浊的灰雾……

第二天一早亭嫣醒过来时，德煌已经不在床上。

天才刚亮，他已经走了，可见昨晚他并没睡在她房里。亭嫣望着窗外隐隐初升的朝阳，心底有一丝惘然……“格格！”珠儿的声音从房外传进来。

亭嫣回过神，连忙下床慌乱地拾起散了一地的衣物，塞在被子里再爬上床去，然后匆促地重新盖好被子。

“格格！”珠儿推门进来，手里端着盆水。“格格，您还没醒吗？”放下手中的水盆，她走到床边。

“嗯……”亭嫣慢慢睁开眼。

“格格，您要起来了么？”珠儿问。

“现在什么时候了？”亭嫣问，两手紧掖着被子。莫名的心虚感作祟，她竟然不敢让珠儿知道她昨晚和德煌圆房的事！

“格格，表少爷今天一早就等在门口了，瞧他一付着急的模样，似乎有话要告诉您！”珠儿道。

“富尔硕？他有什么话要告诉我？”亭嫣问。

“迟我他不清楚！”珠儿两眼盯着亭嫣紧掖被子的双手，觉得奇怪。“格格，您不下床梳洗吗？”“不。不了……我身子有些不舒服……”亭嫣撒着谎，不自觉地脸红。

“不舒服？”珠儿拔高声，紧张起来。“要不要我去请个大夫来瞧瞧？”

“不要——”亭嫣急忙阻止，警觉到自己过度的慌张、她缓下声道：“我在床上躺躺就好了。”“那好吧。可要是身子没缓过来，您要赶紧跟我说，我才好去请个大夫来！”珠儿道。

“我知道。”亭嫣柔顺地点头。

珠儿走到窗边，朝外张望了几眼。“格格，表少爷还等在外头呢！”她转身对亭嫣道。

亭嫣蹙起眉头，半晌轻声嘱咐珠儿：“不如你出去问问他有什么事。”

“好啊！”珠儿轻快地回道，立刻推门出去。凡是对亭嫣好的人就是对她好；因此珠儿喜欢富尔硕。

“表少爷！”珠儿出了房门，唤住在外头园子里踱步的富尔硕。

富尔硕见是珠儿叫他，急忙走过来。“珠儿，亭嫣她——”“表少爷，我见您在这儿来回踱步，猜想您是在等格格吧？”珠儿问。

“是，亭嫣她几时会出门？”他神情抑郁、形容憔悴，似乎一夜未曾合眼。

“格格说她身子有些不适，今日可能不出门了！不过我已经告诉格格有关您的事，她让我来问问您有什么事？”珠儿道。

“我有话要问她。”他沈声道，眉头深锁。

“有什么话您不如直接说，我进去替您转问格格，再告诉您格格的回复。”富尔硕听了珠儿的话，低下头默不作声。

“表少爷？”珠儿唤他。

“那就不麻烦你了。”他心事重重地走开。

“富尔硕。”亭嫣开门出来唤住他。

“格格，您不是身子不舒服吗？怎么下床了！”珠儿忙上前扶她。

“不打紧，不是什么大毛病。”原来珠儿走后她赶紧穿衣，把床单收拾了藏起。

“富尔硕，你有话问我？”方才在房内，她听见富尔硕和珠儿的对话。

“我——”他顿了顿，转望珠儿。

“格格、表少爷，我先退下了。”珠儿识趣地退下。

“亭嫣……”富尔硕抬眼望她，见到她两颊透出诱人的嫣红，水眸荡漾……他欲言又止，眉梢眼底有深沈，难以描绘的忧郁。

“怎么了？”亭嫣柔声问，富尔硕的神情撼动了她。富尔硕一向爽朗，她从没见过这么抑郁、不开朗的他。

“昨日……”他停了半晌，深深望住她，终于往下说：“你没告诉我，昨日你为何留下我？”亭嫣沉吟了会儿，似在想该如何开口，一会儿后才道：“我不希望你定是因为……因为咱们许久不见了，我还有好些话想对你说……”她没告诉富尔硕实情。富尔硕是性情中人，若他知道她是因为观看他面相才留住他，他肯定不会再多留一日！

富尔硕神情愿得有些激动，他捏紧拳头，忍了又忍，终于问：“你是被逼的吗？小点儿。”亭嫣愣住。“什么被逼的？”她不明白他话里的意思。

“昨晚……是他逼你的吧？”他冲口而出。

亭嫣顿时领悟他的意思，她倏地红了脸，别过头说不出话来！

“告诉我，我要知道真相！”富尔硕上前一步，激动地抓住亭嫣的手。

“富尔硕，你……你别逼我！”亭嫣不知所措地回答，她想挣开他，他却不让她挣开！

“我逼你？你知道我从不逼你！”富尔硕抑郁地吐出一口气。

“对我说实话，告诉我逼你的人是他！”他摇撼她纤细的肩膊。

“富尔硕……”亭嫣被他摇得头晕。“你别这样！”“你不敢说是不是！我知道你阿玛、额娘利用你的善良，强逼你嫁进宫，他们不顾及你，你又何必顾及他们！”他猛地搂住亭嫣，激动不已。“我知道你是被逼的！只要你一句话，我会带你离开这儿，走得远远的！”他要带她走！？亭嫣被他摇得心乱！“富尔硕……”“富尔硕、你想带谁走？”低沈磁性的男声突然传来，亭嫣心口一凉狼狈地转过头，她看到德煌阴鸷的眼神。

他站在阴影下，神情幽晦莫测地盯着紧紧拥抱的两人！

“德煌……”亭嫣喃喃唤他，从前她总是唤他十三爷，头一回她不自觉唤他的名，却是在这种情况下！

“富尔硕，你还没回答我；你想带谁走？”德煌撇起嘴沈声问，神情有一丝隐隐的乖佞。

他没看亭嫣，两眼盯住发呆的富尔硕。

亭嫣情急地道：“德煌，你别误会！富尔硕他——”“过来。”德煌打断她的话，声音低沈，教人有温柔的错觉。

亭嫣望住他，然后推开富尔硕……“‘小点儿’”富尔硕神情又转为激动，他抓住亭嫣不放。

“你不需要过去，我会保护你！”“富尔硕……”亭嫣摇摇头，语气带着恳求。“放开我。”富尔硕脸色一变，然后慢慢地松开了亭嫣。

亭嫣走向德煌，他等着她主动走来后，才伸出手揽住她。

“德煌……”她抬眼脉脉仰望他，在他阴闇的眼中却看不出任何情绪。

“乖，先回房等我。”他柔声道，清冷的眼透出一抹诡光。

“你别误会，我和富尔硕——”“先回房等我。”他重复一遍。语调波澜不兴，气定神闲。

亭嫣无言地望他，他的眼神冷静却淡漠，没有太多情绪，让她以为他没误会自己，是自己多疑了……“好……”她柔顺地转身。“我到房里等你？”她问，清丽的容颜上透出一抹不安。

他撇嘴，冲着她无言地一笑，像是许诺，又像是保证。

亭嫣终于慢慢退开。她不敢再望富尔硕一眼，不能再给他任何错觉。

“看来她选择了我。”德煌声调冷鸷地平述，阴闇的眼盯住富尔硕，闪烁着胜利者的冷傲光芒。

富尔硕无言地垂下眼，慢慢地握紧拳头……然后放松，刚毅的脸瞬间似苍老了十岁！

他转过身，脚步沉重，无言地离开阳光普照的园子……德煌冷眼看着富尔硕黯然离去；直到他的身影在转角消失，他才掸了掸下襞，唇角勾出一撇冷笑，随即掉头往新房而去。

“格格，您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珠儿见亭嫣回房，忙迎上前去。

亭嫣摇了摇头，在小几旁坐下。

珠儿倒了杯热茶给亭嫣。“格格，喝杯热茶，我刚沏好的。”亭嫣端起茶杯。才喝了一口，德煌就推门进来。

“十三爷。”珠儿福个身。

“你下去。”德煌一进来就遣退珠儿。

珠儿看了亭嫣一眼。“是。”应了声才退下。

“德煌……”亭嫣站起来，想迎向站在门口的他。

她不解地仰望他冷漠的脸，方才在园子里还柔声对自己细语的他……为什么转眼间变了一个人？她突然觉得这咫尺的距离好远，远得教她心惊……“你打算跟富尔硕远走高飞？”他冰冷的声音传来，一字一句敲在她心坎上。

“不是这样的！”亭嫣一愣，随即急切地奔向他，心乱地失去冷静。“富尔硕他会这么说……他只是误会了！”在他冰冷的目光下，她变得愈慌乱，闪避重点的解释显得多余。

她不能说出实话！她不能明明白白告诉他始末，不能解释富尔硕之所以要带她走的原因，是因为这场婚事至始至终是她阿玛和额娘一手道出的骗局！而这骗局欺骗的人正是他！

“误会了？误会什么？什么样的误会严重到他胆敢拐走我的妻子！”他两臂抱胸，面无表情地倚在门柱上。

“他不是……”情急下她抓住德煌的衣袖。经过昨晚，他不该再误会她。

“我求你相信我好吗？我敬重富尔硕如兄长，他只是爱护我”“爱护？”德煌冷笑一声，嘴角玩味地撇起，无情地甩开扯住他衣袖的小手——“你以为我是富尔硕？想拿迷惑富尔硕那套玩我？”他抓住她脆弱的下巴，晦闇不明的眼盯住她。“想要我？玩这种游戏，你没有半点胜算！”她水漾的眸痴痴地凝睇他“玩游戏？你为什么这么说……”她收起小手，不自觉地绞扭，知道他

不高兴，没敢再去拉他衣袖……德煌哼笑一声。

“怎么？嫌耍我还要得不够？这点装傻的本事也是你阿玛教的？”他嫌恶地撇开手，不在乎是否弄痛她，手势残忍无情。

“德煌……你在说什么？”亭嫣睁大眼，心口倏地寒凉，隐藏在心中深沈的不安渐渐扩深……“听不懂？”他倾下身，脸上的笑意收敛。

亭嫣两眼木然地与他対望，从他冷酷的眼底看出了什么……“你知道了……”她的话不是问句，而是肯定句。

“只要你肯承认偷人的事，自己下堂求去，欺君的事我就不追究！你阿玛还是可以安心当他的简王爷！”他盯住她呆滞的眼，一字一句，清晰冷静地出口。

伤人的字句说出口，他不在乎的神情深深刺痛了她……“你什么时候知道的？”亭嫣问，敛下凄楚的眼眸，掩起眸底的绝望。

偷人？他明知道她没有，也不可能！昨夜他们才圆房，而她还是处子……亭嫣倏地抬眼，从他冷酷的眼中，她领悟到了什么，却不愿相信那是事实……“你阿玛带‘亭嫣’……不，她应该是亭嫣！原本嫁进宫的人该是她才对！”他嘲讽似地撇起嘴，然后冷下眼，面无表情地构着说：“那一天，我听见简王爷在大厅里的对话了！”“原来你早就知道了……所以你留住富尔硕，把他安排在新房隔壁，跟我圆房……这些都是早有预谋的？”她眸光飘忽地问话，仿佛在陈述一件与她无关的事。

早该想到了……他诡异的行事，莫名、突然的温柔……她为什么这么傻？或者说她为什么蒙着眼睛、堵着耳朵，放任自己！甘心耽溺在他布下的温柔陷阱里？“你还不笨！那时我听到你阿玛说要把你和亭嫣调换回去的事——我不过是疑心！”

之后我暗中派人到简亲王府探查，才知道原来你们两姊妹调了包！简王爷更是胆大包天，胆敢戏弄我同皇阿玛！”他哼笑一声，低头掸掸衣摆，然后冲着她微笑！“富尔硕已经完全对你死心，你顶着不贞的罪名，没人再敢耍你！”漫不经心的声调，是另一种无情的残酷。

原来还是他自个儿查出来的！

“为什么？为什么要扯进富尔硕……”亭嫣问，他脸上的轻挑与不在乎，让她的声音失去了气力。

“为了折磨你！”他回答的干脆，没有半分迟疑！

好似一场恶作剧，终于谜底揭晓。

“就因为……我骗了你？”她问，眸子里的渴盼慢慢转成死灰。

她还傻傻地期待什么……期待他会有半分后悔？期待他会突然回心转意？“怎么？这个理由还不够？”他眸光冰冷，轻蔑的神情浮现在脸上。“成亲之时你妹妹病了，这场骗局她不曾参与，我可以当不干她的事，只对她稍加痛惩！”他邪长地撇起嘴，所谓的“稍加痛惩”就是陪亭嫣“玩玩”，让小女孩作白日梦，他却随时可以喊停，而且没有半点内疚！

他冷酷的眼盯住频频摇头的亭嫣，收起嘻皮笑脸，面无表情地往下说：“可恨的人只有你和你阿玛，你们父女俩贪图荣华富贵，竟然联手欺君，还把我当成三岁孩子来耍！”

这个理由如何？够不够构成我折磨你的条件？”她失去知觉地仰望他，眼光久久移不开这张教她心痛的男性脸孔。

“够了……够了……”她喃喃叹语，不再试图为自己去争辩什么……下

一刻泪水悄悄积满了她的眼眶，她用力眨眼，不让泪水模糊视线……她想要永远记住他的模样。

她恨不了他，尽管他轻蔑自己！她有的只是渺小与自卑，她的爱在他眼中居然成了复仇的工具。

“真的爱上我了？”他哼笑，她的眼泪助长他的胜利。“怎么，被人玩弄的滋味很痛苦吧？”他倾身，残忍地说，俊脸微微抽搐。

亭嫣只是默默地注视着他的脸，任由泪水不断下滑、再下滑，如一注流不干、泄不止的泉水，她不舍得再眨眼，一心所想的只是要记住他的容颜……德煌对住她恍如石化般的眼，她流不止的泪水突然惹得他心口烦躁“今夜之前，带着属于你简亲王府的东西滚出宫去！”撂下话，他随即转身出新房。

无言地注视他终于消失在门外的背影，亭嫣不止的泪水仍然流不尽……原来爱一个人的时候，心底是不可能没有恨的。

而他之所以会恨她、折磨她。是因为他并不爱她……他并不爱她……

第一章

“好端端的，十三爷为什么突然要送咱们走？”马车里，亭嫣皱着眉头质问亭嫣。

亭嫣疑惑而且不安，亭嫣名义上至少是他的妻子，十三爷没道理把亭嫣和她一块送走！

“没有什么不能的，他是十三爷。”亭嫣无动于衷地回答，两眼直视前方。

“可是——”“他给我两个选择，一是立刻下堂求去，二是等着简王府以欺君的罪名被抄。”亭嫣打断亭嫂的话，清楚明白地点出她现下的处境。

两个选择都要牺牲她，后者却要赔上简王府。

亭嫣脸色一变。“他知道了？”亭嫣点头，别过脸注视窗外风景，不再言语。

亭嫣严厉地问：“他怎么会知道？你告诉他的？”原本娇嗔的声音，这会儿尖锐且刺耳。

亭嫣没回答，她只是注视着马车外，神情专注得仿佛那是无比重要的事。

“你说话啊！”亭嫣不甘受到冷落，况且她急着知道答案！“十三爷怎么会知道？你告诉他的是不是？”她握着亭嫣细弱的肩膊，强迫亭嫣转过脸面对她。

亭嫣看着亭嫣，她娇媚的脸庞此刻显得狰狞凶狠，不再是她原本认识，那个天真、娇憨的妹妹……亭嫣眯起眼，想看清楚亭嫣的模样，想弄明白到底从前跟此刻的亭嫣，哪个才是真正她！

“说话啊你！”亭嫣气急败坏，不顾一切地摇她。

“我没说……是他听见阿玛在厅里同我说的话。”亭嫣轻道，垂下眼，不再看亭嫣。

原来这世上有很多事外表都包装着一层美好的假象，一旦揭开那层糖

衣，里头也许已经腐烂得叫人作呕、不忍卒睹！

受创的肩胛骨传来一阵剧痛，她咬住了下唇不作声。

看着亭嫣撞向车门，亭嫣仍然不能泄恨，她两眼怨毒地瞪视亭嫣。“撒谎也要打草稿，你当我是三岁小孩那么好骗？”亭嫣无言，仍旧无动于衷地别开眼，任谁要误会她、想怎么误会她，她都已经不在乎了。

“好！你不说实话，回到府里就别怨我！”亭嫣撂下狠话，然后也撇开脸，神情阴沈地瞪视前方，突然吆喝驾车的马夫。“给我赶快点！晌午前回不了简王府，我跟你爷告状去！”她仍然嚣张跋扈，似乎忘了她是被德煌赶出来的！

亭嫣听而不闻地注视窗外，马车里静得叫人不安，马车外轮子滚动时发出的骨碌声和车夫的吆喝声却分外吵嚷。

亭嫣听而不闻，这一路将载送她往不可测的未来……

“额娘，阿玛！”

亭嫣一回到简亲王府就直奔大厅找简王爷、简福晋哭诉。

“怎么啦？你不是进宫去了，是不是受了什么委屈？”简福晋瞧了坐在一旁的简王爷一眼，急忙搂住亭嫣，心疼地安抚她。“好好好，快别哭了，有什么委屈就说出来，有额娘、阿玛替你作主！”亭嫣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方才在马车里那付狰狞模样又隐藏不见，恢复成天真又惹人爱怜的伪装模样。

“额娘、阿玛，十三爷知道咱们骗他的事了！”亭嫣话一说完，亭嫣正巧走进厅里。“阿玛、额娘。”她屈下身子，跟简王爷、简福晋问安。

“嫣儿说十三爷知道咱们换人的事？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你也回来了！”亭嫣还没站直身子，简福晋就首先发难为二女儿出头！

简王爷则是皱着眉头，一杯热茶捏在手中，像是被惊吓住了！

“十三爷的确知道了。”亭嫣平静地往下说。“女儿是被休离的。”她的话却引来风暴——“被休离！？”一直没开口的简王爷终于有了反应！“你把话给我说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他怒道，声色俱厉。

“正如妹妹所言，十三爷知道了——”“是她告诉十三爷的！”亭嫣打断了亭嫣的话，含着眼泪以弱者的姿态诬告亭嫣。

“什么？！你告诉十三爷！”简王爷突然摀住心口，眉头皱紧，似有极大的痛苦——“阿玛，你怎么了？！”亭嫣第一个发现简王爷的异样，她冲上前去要扶住简王爷，却被简王爷一把甩开！

“你这个孽女！”简王爷指着被甩在地上的亭嫣，痛恶地破口大骂。“我是造了什么孽，生了你这样的孽女来扯我后腿！”简福晋也发现了丈夫的异样，忙上前去扶。“别气了，我早说这孩子阴阳怪气的靠不住，你就不信！”简福晋原本就不喜欢亭嫣，从前怕明着说出来下人会在背后指指点点，这会儿可有理由公然讨厌她了！

亭嫣听简福晋在她面前亲口说出对自己的观感，尽管她早已知道，仍然感到一阵心痛……她一直不明白，为何额娘会对她的成见这么深……“万一十三爷一状告到圣上那儿去……你这么做分明想置我于死地！”简王爷怒指着亭嫣，她的缄默让他更愤怒！他口不择言地道：“早知道我该在你一出生克死你娘时就一把掐死你，只怪我一念之仁，糊里糊涂把你这扫把星留下来克我！”简王爷恶毒的话让亭嫣一阵晕眩……，额娘死了？可额娘明明还

活着……她抬起眼望向高高在上的简福晋，后者冰冷的眼神教她心寒……“阿玛，你刚刚……说什么？”亭嫣虚弱地问，一颗心揪得死紧，几乎要碎裂了。

“听不懂吗？阿玛说你是克死你额娘的扫把星！”亭嫣恶毒地重复，她虽然也疑惑，可隐隐约约也明白了简王爷言下之意。

“阿玛……额娘……”亭嫣怔然的目光在简王爷和简福晋间移转。“可是我只有一个额娘……”“谁是你额娘？！”简福晋再也忍不住，现下简王爷既然自己抖出来，她终于能把藏了二十二年的秘密直之于口！“你额娘是个下贱的烟花女子，她偷偷怀了王爷的种，谁知生你的时候难产，你一落地就克死了你娘！”“什么？原来你是个烟花女生的！”亭嫣夸张地叫嚷。“额娘，您怎么不早说！我竟叫了这种女人十八年姊姊！真丢死人了！”亭嫣呆滞地望着眼前她爱了一辈子的亲人……是的，她爱他们，否则她不会为了简王爷和简福晋、不会为了亭嫣答应代嫁进宫，甘心被利用当亭嫣的替身……尽管他们从不曾善待她！

“阿玛……你为什么从来不曾告诉我……”她的额娘……地出生后从来不曾到自个儿额娘坟上祭拜过，原来她有一个为了产下她，因此失去宝贵生命的亲娘。

“那是个丑闻！”简福晋尖声叫道。“那下贱的烟花女悄悄替王爷怀了种，直到王爷发现时已经来不及打掉了！”她不屑地冷哼一声。“她心怀鬼胎，以为只要能为王爷生下一男半女，乌鸦就可以升格当凤凰！幸而老天有眼，派一个扫把星来克死亲娘！那烟花女死了倒干净，可为了要遮掩这桩丑事，只好委屈我当你这扫把星的娘！”这个秘密藏在简福晋心中多年，连杏妃她都没敢说，这会儿终于能让她一吐为快，一股脑儿泄出积了多年的怨气。

亭嫣反射性地摇头，心痛无比……额娘肯为了阿玛生下她，额娘必定是极爱阿玛的！

她不信一个肯为男人怀孕的女子会有什么心机……亭嫣抬起头直视简福晋，楚楚的眼眸直视她。“额娘，您也生过孩子，当您怀着亭嫣时，您也是有心机的？”“你——”简福晋脸色一变。“你说什么？把话给我说清楚！”她怒不可抑地斥喝。

“您说我额娘为阿玛怀孩子是耍心机，那您呢？您为阿玛怀孩子就没有半点心机了？”她突然发笑，笑得悲切。“是了，也许因为您是正室，所以您怀了孩子是名正言顺，我额娘不过是个烟花女，她为阿玛怀孩子肯定就是一桩阴谋！”简福晋被亭嫣这番话气得全身不住头抖，亭嫣握着简福晋的手，转而向简王爷道：“阿玛！您瞧瞧她说的是什么话，她不但想把您害死，还想把额娘给气死！”简王爷脸上神色阴晴不定，他气息稍平了些，终于斥道：“够了！”之后冷下脸盯住亭嫣。“你一字一句给我说清楚，十三爷赶你走时说了些什么？！”亭嫣慢慢转动黯淡的眸子，盯住简王爷。“阿玛，您放心，十三爷说过只要我自愿下堂，他不会为难简王府。”她虚弱的声音飘忽无力，一字一句却清清楚楚。

简王爷呼口气，随即垂下眼，半晌后像决定了什么似地，再抬眼时灰浊的目光里透出一抹冷酷。“嫁出去的女儿如同泼出去的水！从今日起我和你断绝父女关系，你收拾收拾，到库房去支领一笔银子，立刻离开简王府，今后你是生是死都再也不干我简王府的事！”决绝的话，他轻而易举地脱口而出。

亭嫣并没有大过震动，像是早已料到简王爷会为了他自身的安危牺牲

她。她默默地从地上站起来，她别开眼望向厅外凋残的落日霞光。

才经过了一天而已，她的命运已完全改变……要经过多久，她才能再找回心底的平静？“阿玛，我只有一件事求您……”她望着简王爷冷酷的眼，力持平稳地问：“请您告诉我，额娘的墓在哪里？”简王爷身子震了一下，然后别开眼。“不知道！”“不知道？”亭嫣心口一痛，睁大了眼。“为什么不知道？额娘是为了替您生孩子才难产去世的，您竟然不知道她”“我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啰嗦什么？”简王爷用力一挥手，烦躁不安地站起来快步迈出大厅。

简王爷前脚才走，简福晋立刻尖声讥刺道：“想知道你下贱的娘葬在哪儿，去问‘招徠坊’就知道了！”她冷笑，然后使个眼色让亭嫣搀扶着出去了。

“丢人现眼！原来是种不好，难怪被十三爷休弃！”经过亭嫣身边时，亭嫣冷言冷语地讥刺。

亭嫣木然地站在原地，对亭嫣恶毒的言语没有半点反应，心底只惦记着“招徠坊”三个字。

“招徠坊’……”她喃喃自语。敞开的厅门这时突然吹进一道冷风，她瑟缩地耸起肩头紧抱住自己，细瘦的手臂却挡不住在心头扩散的寒凉……

珠儿自愿跟着亭嫣离府，以珠儿的性子，气忿与不平是难免的。

“一定是二格格！肯定又是她在王爷、福晋耳边嚼舌根！”珠儿气得一路捏着拳头，她要是格格，早就一巴掌打过去，对付这种人连废话也不必！

“不干任何人的事，在那儿……原来我是个孤儿。”亭嫣幽淡地轻道，她仰头看天上星光点点，阿玛为了避祸，甚至连夜把她给赶出府去。

“格格：您说什么？”珠儿皱起眉头，格格的话不明不白，说得她没头没脑的！

“话说回来，王爷和福晋还真狠，竟然不念半点亲情，也不想想您为了谁才落到这般田地，竟然还落井下石，我真没见过天底下这种父母！”亭嫣一径缄默着没接话，珠儿只得问：“格格，今后你有什么打算没有？”亭嫣沉吟了一会儿才轻声道：“我想去[招徠坊]……”“‘招徠坊’？那是什么地方？”珠儿换个手提包袱，按着往下问：“格格，您去那儿做什么？”-亭嫣看了珠儿一眼，讷讷地道：“找一个人。”“找人？”珠儿瞪大眼。“找什么人？”亭嫣摇摇头，没说话。她不知道该怎么跟珠儿解释整件事的前因后果，也许等地找到额娘的坟地再说吧！

“格格，我瞧这一时半刻的，咱们也不知道这‘招徠坊’是个什么地方，可现下天都黑了，要紧的是赶紧找个地方栖身才是！”“嗯。”亭嫣点点头。“可是，要到哪儿找地方栖身”“客栈啊！”珠儿眨眨眼，随即叹吓一声笑出来。

“格格，我瞧您才真是单纯，同二格格那种伪装的假模假样可爱多了！”“别取笑我了！”亭嫣脸上终于有了笑意。珠儿是那种大而化之的女子，在任何处境下也不致丧志，这种活泼的精神也感染了她！“人情世故我确实不如你，闺阁弱质，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什么名川胜境地无缘得见：人情世故半点不知，一生也就这么局限了！”她有些感叹，心胸相对也豁然开阔起来。

“那不打紧！有我珠儿保护您啊，格格！”珠儿豪气千云地拍拍胸脯道。

亭嫣笑。“我已经被阿玛逐出王府，打现在起你也别再叫我格格了，咱们以姊妹相称吧！”珠儿突然面露惶恐，结结巴巴地道：“可是、可是那怎么

成……”“怎么不成？只要你改个口就成了！”“可是、可是话不是这么说——”“就这么决定了！”亭嫣打断她没说完的话。“你方才说天晚了，咱们快找客栈去吧！”她拉起珠儿的手，对住她微笑。

未来，未来还很长！可是她还有什么未来可言。

蓦地，她脑海里浮现出一个教她心痛的脸孔……她微笑着，可掩藏在笑容底下的是深刻的苦涩……然后她又想起富尔硕，她这一走，富尔硕必定也会离宫，看来他命中注定一场祸事是躲不过了！

亭嫣眉头深锁望向珠儿，她不禁觉得惶恐，如今珠儿是她仅剩的亲人了……

亭嫣和珠儿在京城里找了家客栈栖身，这一住就是个把月，仍然没打听出“招徕坊”在什么地方！

眼看着身上的盘缠就要用尽，亭嫣只好要珠儿出去买一幅白绢和字笔、朱墨，她打算摆摊子替人看手、命相。

“格格，这么做好吗？你毕竟是简王府的千金、大清皇朝的格格，怎么可以抛头露面的……”珠儿犹豫。

亭嫣虽然要珠儿以姊妹相称，可珠儿始终不依，还是坚持唤亭嫣格格。

“都到这份上，日子要过不下去了，还怕什么抛头露面的？”亭嫣道。

她穿著平常布衣，一头乌云细发以紫荆穿梭盘髻。出府时一身的华服已经典当，何况她未带分毫首饰离府，这时的她外表看来就如同一般平民女子，可那独特、不因外表改变而抹灭的气质，总是教人侧目。

“格格，您真决定要这么做吗？”珠儿不死心地又问一遍。

亭嫣点头微笑。有珠儿陪着她，日子就得过下法，她必须坚强起来。

珠儿莫可奈何，突然心生一计，笑开脸道：“既然您执意要上街摆摊子，不如咱们就女扮男装，一来方便行事，二来也省了许多是非！”亭嫣一听也笑开脸。“好法子，就这么办吧！”两个人于是开始在街头摆起相命摊，亭嫣料事如神的本事很快就在街上传开，再加上她清丽秀雅容貌，找她相命的人直管叫她活神仙！

亭嫣灵验的本事很快在街头传开，口碑一传十、十传百，找她相命的人络绎不绝：她相命只收取微薄、能供她和珠儿糊口的酬金，若有剩余，就拿来周济贫苦人家，一日到晚虽然累极，可她却觉得比从前在王府里过的日子来得有意义多了。

这日亭嫣照旧在街上摆摊子相命，只见一群人急冲冲跑过街，珠儿忍不住拉了一名老爹问：“发生什么事了，路上的人在赶什么？”那老爹道：“你们不知道吗？那简王府出事了！这会儿大伙儿忙着看热闹去哩！”“老爹！您方才说什么？您好好说清楚，简王府出了什么事？”亭嫣一听立即从摊子后方站起来，急切地问。

虽然她已经被阿玛逐出了府，可二十二年的养育恩情，岂是说一声散就能抹灭的！

“我也是在户部阿司长大人那儿当差才听说的，简王府是因为卖官贪渎的事东窗事发了！”那老爹打量了两人一回，才压低声接下说：“前些日传说四阿哥查贿哩，四阿哥是个有手段又不怕事的人！这回奉了圣上之命查贪，正要拿人杀鸡做猴，巧不巧就揪出了这简王府卖官收贿的事，虽说那简王爷是替二阿哥抬轿的，可东窗事发了，二阿哥是个太子爷，这事岂会算到二阿哥头上去，自然是简王府出来顶罪了！”亭嫣听了这话心魂俱裂。

那老爹说完话就赶看热闹去了！

珠儿满脸惶恐地望向亭嫣，不知所措地问：“格格，怎么会这样，咱们该怎么办才好？”亭嫣一句话也不说，掉头就往简王府的方向去，连摊子都不顾了！

“格格，您等等我啊，格格！”珠儿在后头急追而去！

两人奔到简王府大门，就见一群人挤在王府门口指指点点，王府前后整条大道被围观的人潮挤得水泄不通！

“格格，怎么办？这儿挤了满满一条街的人，这样咱们进不去啊！”珠儿被人群推推挤挤的，她紧拉着亭嫣的衣袖，唯恐自个儿和格格被人群给挤散了！

亭嫣焦急地想往里头张望个究竟，可诚如珠儿说的，人潮挤了满满一条街，她压根儿没法往前再推进一步！

“怎么办？阿玛和额娘是不是还在里头？也不知他们现在怎么了？”亭嫣急得快淌出眼泪。

她虽然知道简福晋不是她的亲娘，可毕竟二十二年的养育恩情，她叫了二十二年的额娘，情感怎么也割舍不去！

珠儿看眼前一个老汉跟一伙人指指点点，便挤向前问那老汉：“大叔、大叔，您几时来的？有没有看见宅邸里的主子？他们现下怎么了？”“还不知道哩！听说十三皇爷带了百来人抄这简亲王府，这府里的人想必是不会好过了！”那老汉道。

老汉的话才一说完，珠儿转头望向亭嫣，就见到格格脸色瞬间转为苍白！

“格格！”珠儿忙挤过去扶住亭嫣。“格格，您没事吧？”“刚刚……刚刚他说是十三爷……是十三爷吗？”亭嫣颤抖地问扶住自己的珠儿。

珠儿垂下眼，不敢回话。

“你说啊！我是不是听错了？他是不是说了抄简亲王府的人是十三爷？”亭嫣抓住珠儿的手臂，使劲摇晃她！

“格格……”一向坚强的珠儿也哭出来了！“你别这样啊，格格！”“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亭嫣喃喃自语。

他说只要她离宫他就饶了简亲王府，她相信了他，他却骗了她！原来他想彻底的毁灭他们！

珠儿急急地劝道：“格格，您别胡思乱想，之前那老爹也说了，王爷是因为贪渍才被皇四爷抄家的，不是十三爷他……”“可是却是他执行的！”亭嫣两眼失神喃喃地道。“他可以让别人来，可以推卸……可他没有，因为他想彻底羞辱简亲王府……”“格格……”珠儿低下头，暗暗叹了口气。“格格，咱们先回去吧，眼下这样混乱的景况也打探不出什么消息来，还是等这事平息了些，咱们再慢慢打探王爷和福晋的消息吧！”珠儿慢慢地拖着亭嫣离开这是非之地，在状况不明的情形下，珠儿怕一旦教人认出亭嫣是简王爷的家眷，亭嫣就会被卷入是非！

亭嫣摇头不肯走，珠儿硬是拉着她。“走吧，格格！现下咱们待在这儿非但于事无补，要是您教人给认了出来，也被牵扯进去，那还指望谁在外头救王爷、福晋？”珠儿一番话点醒了亭嫣，她望着珠儿，泪眼盈眶……“你说的对……”她终究勉强自个儿定下神，随着珠儿离开现场。

一步一回首，她挂念阿玛、额娘的处境，可眼下她却无能为力！
一场喜事酿成一场灾祸，到底是天要罚谁……天要罚谁？

第二章

当晚亭嫣便四处请托找她相过命的熟人，四处打探简王府的消息。

“格格，找到人了！”珠儿急急忙忙地奔进房来。

“找到人了？我阿玛、额娘还有亭嫣、亭渊呢？他们人在哪儿？”亭嫣冲出去迎接珠儿，等不及珠儿进门，在门口就焦急地闹。

“客栈老爹差人打听到福晋、二格格、亭渊贝勒的消息，听说他们现下就住在救大娘家里！”“‘救大娘’？”亭嫣现出茫然的眼神。

“格格忘了？救大娘是福晋陪嫁过来的小婢，后求福晋派她去管膳堂的那个救大娘！”珠儿解释。

点头表示明白，接下问：“额娘怎么会在那儿？阿玛呢？”珠儿犹豫一下，才吞吞吐吐地通：“王爷他……总说王爷他被送到刑部……”“刑部？！”亭嫣心口一紧，充满不祥的预感。

“格格，咱们是不是现在去找福晋？”珠儿问。

亭嫣回过神，“快，咱们先找额娘去！”“我来带路！”珠儿领着亭嫣往救大娘家去。

“你来这儿做什么！简王府被抄家了，你是不是来瞧我这狼狈样的？！”简福晋一见亭嫣就有气！她没料到会在这时见到亭嫣，况且自己是逃难出来的，心底更是忧急气忿！

“额娘……”亭嫣才唤了一声，简福晋就喝断她，“住口，谁是你额娘？！”亭嫣环顾救大娘迟家这间格局窄迫的破木屋，虽然救大娘已经尽力收拾屋子，还把仔有的一间睡房让出来给简福晋住，可境况之窘迫，一向享惯福的额娘和亭嫣、亭渊三人挤在这几尺大的破屋里，看得她心酸、看得她想流泪……“额……福晋，”亭嫣改口，柔声道。“我在东巷租了一间屋子，比这儿大许多，搬到我那儿去住吧！”简福晋眯起眼，冷着声向“你租了间屋子让我搬过去住？你会这么好心？”“就是！额娘，她让咱们去住不知安了什么心眼，也许是想骗了咱们去好糟踏咱们！”亭嫣继续往下说：“咱们如今会落魄到这地步，不就是给她害惨的！现下阿玛人被押在刑部，往后不知还有什么祸事！”她把简王府被抄家的罪过一股脑儿全怪到亭嫣头上！却不去想简王爷今日会如此狼狈，其宾是简王爷自己的贪婪造成的！

“我没有……福晋、亭嫣，我没半点恶意，请你们相信我！”亭嫣突然跪在简福晋面前——“格格——”珠儿吃了一惊，忙伸手想扶住亭嫣，却让她推开。

“福晋您住不惯这儿的！求求您搬到东巷去，要是您不愿跟我住，我可以搬离那儿，另外找个地方安身。再说亭渊需要请个老师继续教他，他不能就此荒废学业的——”亭嫣望着站在一旁不出声的小亭渊，苦求简福晋。

简福晋沈默下来，似乎在考虑……抄家当时，简福晋匆匆忙忙地逃出来，连细软都来不及收拾，何况那伙人是去抄家的，也不允许她私下收拾，

就差没让她当众脱了衣服检查，是不是挟带了金银财宝出府！

以致此刻境况窘迫，贫困交加的窘境如地狱一般难挨，才不过几日她已经过怕了……“额娘，要去您自个儿去，我可不去！”亭嫣见简福晋似乎有些心动，她沈下脸，恨恨地道。

她一见亭嫣的脸就讨厌！要不是她的错，今日又怎会生出这许多事端来，也许她早就进了宫，当了十三爷的福晋，享受荣华富贵！

简福晋看了亭嫣一眼，又抬头望了望这间破木屋。她心底也明白，亭嫣说的对，这儿她是不可能再住得下去的！

她看着亭嫣的衣着虽然朴实，可却干净，更没有丑陋的补丁，可见生活还过得去，起码会比这粒大娘家好过多了！再看她表情诚恳，不像是存心来笑话她的，不免心动起来……“嫣儿，你不跟我一道还能上哪儿去？”简福晋犹豫地问。

“额娘——你真的要跟她去？”亭嫣听简福晋这么一说，睁大了眼怒不可遏！

“我……”“我说了，要去您自个儿去！我说不去，就是不去！”亭嫣转过头，瞪住跪在地上的亭嫣。

“嫣儿，不去嫣儿那里，你能上哪儿去？”简福晋已经让亭嫣说动，她想跟着亭嫣走，也希望亭嫣跟着她，可却捉摸不住亲生女儿的想法！

“我就找十三爷去，要他收留我！”亭嫣语出惊人地道。

“嫣儿！”简福晋惊呼。“你找十三爷做什么？就是他带人抄了咱们简王府的，他怎么可能会收留你！”“他自然会收留我！”亭嫣示威似地瞪住亭嫣。

“十三爷他喜欢我，那是我听见他亲口说的！”亭嫣站起来，忧戚地望向亭嫣。“不……你别相他，他不会说真话……”“你嫉妒我？！因为十三爷说他喜欢我，所以你故意中伤他，想破坏我们是不是？”亭嫣瞪着亭嫣冷笑。

亭嫣摇摇头，百口莫辩。

珠儿抢上前道：“二格格，格格也是为了你好，你别不识好人心！”“住口！你这贱丫头！这儿什么时候有你说话的份了？”亭嫣斥喝珠儿。

“谁是贱丫头！现下王府都被抄了，你当真以为你还是二格格？”珠儿反唇相稽。

“你——”珠儿手插着腰、挺起胸脯。“我什么我？！”“珠儿！”亭嫣拉住她。

珠儿这才哼了一声，忍住了气扭过头去不再理会亭嫣。让亭嫣到十三爷那儿去也好，碰了钉子、丢尽了脸是她自个儿活该！

“贱丫头，你等着，咱们走着瞧！”亭嫣恨恨地撂下话，突然一扭身就往屋外冲去！

简福晋跟着追到门口。“嫣儿！你要去哪儿？嫣儿——”眼看着亭嫣气冲冲地出去，她追不上，只能倚在门接喘气。

“福晋——”亭嫣上前扶住简福晋。

“她一个女孩儿家能上哪儿？你快追嫣儿去啊！”简福晋抓着亭嫣的手哀求。

“她都去远了，这会儿追也追不上了！”珠儿哼了一声，不痛不痒地往下道：“更何况她那么大个人了，要走丢也不容易！”“别说了，珠儿。”亭嫣制止她，回过头对简福晋道：“福晋，你放心，只要亭嫣一回来我就让粒大娘家告诉我，您就别恒心了！”她安慰简福晋。

简福晋眉头深锁，她转头看了亭嫣一眼，心底已经没了主意，只得任由亭嫣作主了！

“走吧，福晋。”亭嫣轻声道。

简福晋点点头，亭嫣这才扶着简福晋离开救大娘的木屋，往自个儿在东巷的屋子走去。

自从亭嫣接了简福晋回到东巷居住后，过了数日仍然没有亭嫣的消息，央去刑部打探消息的人回来却说，简王爷在那返边需要不少银子打点，否则怕简王爷在刑部大牢里要被折腾！

五百两！一时半刻亭嫣去哪儿筹来这一大笔银子？她又忧又急，又多日没亭嫣的消息，简福晋不断地逼问，已经快要把她逼疯了！

这日亭嫣正在街上替人看手相，珠儿一路从街对面喊过来——“格格……公子，有二小姐的消息了！”险些露了口风，珠儿左右张望见没人留意，这才呼了口气。

“有亭嫣的消息了？她人呢？”亭嫣从相摊后站起来，急着问珠儿。

“有人看见二小姐在宫门口拦住十三爷的马车，之后十三爷好象让她上了马车“她上了马车？马车开往哪儿？”“开进宫去了！”珠儿答。

“进宫……他为什么还让亭嫣进宫？”亭嫣茫然地望着珠儿，心底浮现无数个疑惑。

珠儿靠近亭嫣身边，压低声音问：“格格，十三爷这么做到底是什么用意？按理说，简王府被抄家是个带人去抄的，他恨咱们骗他。怎么可能还让二格格进宫去？”亭嫣看了珠儿一眼，锁紧眉头。“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格格，十三爷不会对二格格不利吧？”珠儿突兀地问。

“不至于吧，他要对亭嫣不利，之前几次亭嫣进宫时，他就能那么做了。”亭嫣沉吟道。

“那十三爷有什么理由收留二格格？”珠儿不解地问。

亭嫣叹口气，忧悒地道：“不管什么理由，我要去见亭嫣一面。”“格格？”“我去求她，让她至少回来看看额娘，交代自个儿的去向，免得额娘为了她吃不下、睡不宁，日夜挂心。”亭嫣道。

“可是格格，您要怎么见二格格？”珠儿想不通，福晋和王爷待格格那么寡情，格格干么还为他们做那么多？自从格格把简福晋接回来后，就如同迎回太上皇一般小心侍奉着，偏偏简福晋好似看格格不顺眼似的，专门为难不说，还尽是挑毛病！不说这个，近日格格为了羁押在刑部的王爷，整日烦恼着银子的事，人消瘦了不提，眉头也镇日锁着，无数的重担格格打算一个人全扛了！

“我打算找姨娘，让她带我进宫去。”亭嫣道。

“杏妃娘娘？可杏妃娘娘也在宫里，您要怎么见她？”珠儿问。

“救大娘是额娘的陪嫁婢女，巧的是枚大娘的亲妹是姨娘的陪嫁婢女，这点我是昨日才听救大娘亲口说的。原本是救大娘问我，有关于阿玛的事，需不需要进宫去求杏妃，当时让我回绝了，现下看来还真得进宫去一趟！”格格，您进宫去要是让十三爷撞见了……”“不会这么巧的！”亭嫣打断珠儿的疑虑，拉起珠儿的手，对住她微笑。“放心吧，我会小心的。”亭嫣的安抚让珠儿稍稍安心。“格格，那您打算什么时候进宫？”“我先去问问救大娘，为了尽早让额娘安心，自然是愈快愈好。”亭嫣答。

珠儿点点头，按着又问：“格格，那在狱中王爷需要的那笔银子是不是也可以跟杏妃——”亭嫣摇头。“银子的事我自然会想办法，咱们不能平白跟姨娘开口，给她再增添麻烦。”“可那是一大笔银子啊！您要上哪儿想办法去？”珠儿皱起眉头，焦急地问。

“我……”“格格，您想不出法子，终究得求人的！就当是咱们跟杏妃娘娘暂借的吧！”珠儿道。

亭嫣垂下眼，不说话。

珠儿知道亭嫣的性子，只得劝道：“格格，现下王爷的命重要，少不得要开这个口了！”亭嫣别过脸，望向大街另一头简亲王府方向……如今大宅已经被查封，阿玛生死未卜等着刑部判决，额娘的身子病弱，亭嫣又没半点消息……她是真的家破人亡了！

这一切都是德煌一手造成的吗？亭嫣揪紧胸口，心头的疼痛一点点扩大……

漱大娘通知了她在宫里服侍杏妃的亲妹漱大娘，漱大娘私下问过了杏妃，取得杏妃同意后才让亭嫣扮成宫女，这日午后悄悄带亭嫣进宫去。

“嫣儿！”杏妃一看到亭嫣立刻上前拉住亭嫣的手，眼泪即刻流下来。“对不住，姨娘让你受委屈了！”“姨娘，您别这么说！”杏妃在简王爷有难，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节骨眼上还肯见她，她已十分感激。“姨娘，您没错……也没有任何人有错。”亭嫣安慰她。

杏妃抬起泪眼。“你不怪煌儿？他真是大过分了……”亭嫣摇头。“是我先骗了他，又岂能怪他休了我。”“可是你自个儿也是受害者啊！”“他并不知道，”亭嫣淡淡地道。“况且我是不是个受害者有何差别？毕竟骗他的人是我。”杏妃听亭嫣这么说，只能幽幽叹口气。

“姨娘，我进宫来主要是想见亭嫣一面，漱大娘应该跟您提过了？”“我听阿漱提过！”杏妃看了站在一旁的漱大娘一眼。“可嫣儿在宫里……我怎么不知道？”她皱起眉头。

漱大娘在一边道：“说是十三爷收留了二格格。”“煌儿到底怎么回事！我真是愈来愈不懂那孩子的心思了！我原本以为他……”杏妃欲言又止，眉头愈皱愈紧。

“姨娘？”亭嫣望住杏妃。

“没什么。”杏妃笑笑，拍拍亭嫣的手。

她想说的是，她原以为德煌对亭嫣也有意，两人只是闹闹弯扭，因此才安排富尔硕和亭嫣重逢，想藉此让德煌吃醋，希望事情能有所转机。

可谁知她估计错误，弄巧成拙，反倒害亭嫣被休！

“对了，你额娘呢？她还好吧？”杏妃还顾着姊妹情谊，可惜她力量有限，实在帮不上忙。

“额娘身子还好，只是十分挂念着妹妹。”亭嫣答。

杏妃点点头。“你想见嫣儿当然可以！不过你也知道你阿玛的事现下正闹得厉害，嫣儿这会儿人在宫里的事儿连我也瞒着，可见这事很是敏感，我直截了当跟他要人，就怕他跟我胡赖！那孩子一向极有主见，他要怎么样是由不得人作主的！何况是换人代嫁这事。煌儿嘴里虽不说什么，可毕竟这桩亲事是我替他订下的，让阿漱送点东西到煌儿那里，你就跟着她过去，到时再见机行事。”亭嫣点头。“麻烦姨娘了。”她心底也为拖累杏妃感到抱歉。

“说什么傻话！原本你该是我的媳妇儿，只因为我一时之差，当初没有

坚持到底，才会无端生出这许多事来！”杏妃思及多年前简福晋说服她让亭嫣进宫的情景，不禁叹了口气。“你又懂事、又乖巧，我心底实在是喜欢你的，可惜煌儿没福分……现在让你扮成婢女，是委屈你了！”“我不委屈！”亭嫣也握紧杏妃的手，真挚地凝望她。“姨娘，我……”她想说些感激的话，可话到了口，她却说不出来！长到这么大，她从没感受过被长辈疼爱的滋味，她感动得禁不住眼眶里的泪，心底却莫名的好酸、好苦……杏妃了解地拍拍亭嫣的手。“阿漱！”她唤在一边侍候的漱大娘。

“娘娘？”“你下去准备、准备，找个借口带表小姐到十三爷那儿去！”“我知道该怎么做，娘娘。”漱大娘转向亭嫣道：“表小姐，您跟我去吧！”亭嫣点头。“姨娘，我跟漱大娘走了。”“去吧！一回找不着别心急，明儿个你再进宫来找我。”杏妃嘱咐。

“我明白，姨娘。”亭嫣微笑，然后跟着漱大娘离开杏妃房里。

杏妃看着两人离去，忍不住又暗自叹了口气。

她和简福晋怎么也料不到，当初一番美意，想不到弄巧成拙，反得其害！

亭嫣跟着漱大娘在德煌的宇邸晃了一阵，也没打听出亭嫣的住处，逛到德煌寝房前的园子，漱大娘终于道：“表小姐，我瞧今日是找不着了，这会儿点心怕都冷了，我得赶紧送到十三爷房里，您跟不跟我进去……”“我不进去了！我在外头等着就成。”亭嫣对着漱大娘摇手，脸上微有不安。

“也好，免得十三爷认出您来！”漱大娘无心地直言，等到话一出口才觉得说的不妥，只能略带歉意地望住亭嫣笑。

亭嫣勉强挤出一抹笑容响应，体贴地说道：“漱大娘，你快进去吧，我在这儿等着。”漱大娘点点头便进去了。

亭嫣等在园子里，这时节园子里一片花团锦簇。一草一木依旧是个把月前她熟悉的景物……忽然她感到眼眶一阵湿热，便抬头仰望蓝天，眨掉将落未落的眼泪。

园子外突然传来一阵吵嚷声。

“别挡我！我要找十三爷！”“爷不在房里，您不能随便进房里——”“放肆！你这死奴才，您敢挡我试试！”亭嫣听出其中的女声是亭嫣的声音！她赶紧奔出园外，果然看见亭嫣和总管秦晋在园子外争执——“亭嫣小姐，十三爷吩咐了，您不能到内苑来的！”秦晋没好气地道。

他向来是个好相与的人，轻易不发脾气。这几日亭嫣住进宅邸，她向来骄纵惯了，动不动小姐脾气发作，尽管秦晋的脾气再好他受不了，这会儿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连你都来得，为什么我就来不得？”亭嫂怒道。她自个儿在这里的地位竟然比不过一个下人。

“话不是这么说的，十三爷吩咐下来了，不是谁来得、谁来不得的问题。”

“我不管！总之我就是进去，你能奈我何！”亭嫣一把推开秦晋。

亭嫣见秦晋似乎放弃转身跑走，又看见亭嫣一路往花园进来，她得了这个机会使现身唤住她“亭嫣！”亭嫂回过头，等看清了是亭嫣叫她，她惊吓得说不出话来。

“亭嫣，你何时能回去看看福晋？她很挂念你……”“你怎么会在这儿？”亭嫂尖声质问。“十三爷……是十三爷让你回来的？”“不是，是我托

人带我进来的”“你来做什么！有什么目的？！”亭嫣眯起眼，然后突然抓住亭嫣的手，把她拉到树丛后“亭嫣，你做什么？”亭嫣莫名其妙被她拉扯，整条手臂都瘀红了！

“说！你进宫有什么目的？是不是想见十三爷？”亭嫣厉声问。

“亭嫣你在说什么？我方才不是说过了，我进宫是想问你，你何时去见福晋一面，她老人家想你想得紧！”亭嫣不解地望她，试图抽回自己的手。

“真的只是这样？”亭嫣的神情充满怀疑与不信。

她直觉亭嫣的目的是为了德煌！当初虽然是德煌赶走亭嫣的，亭嫣应该再也不能构成威胁，可若她要再对十三爷纠缠不休，她绝不容许！

“当然只是这样！”亭嫣皱起眉。“亭嫣，你何时能回去见见福晋？”她问。

亭嫣冷下声。“你回去告诉我额娘，叫她不用惦记我，我在宫里好得很，打算就在这儿住下来，不会回去了！”“你不回去看看福晋？至少回去见她一面吧！当面把事情交代清楚……”“没什么好交代的！”亭嫣沈下脸。“你快走，别再留在这儿！你是不是嫌害咱们家还不够惨？要是让十三爷知道你进宫，他一生气很可能不会对阿玛不利！”听到了亭嫣这话，亭嫣心口一紧。

“我……”她想起五百两银子的事却开不了口，也不知该如何开口。

“我什么我！现在这个时候，你待在这儿会害到我的！快走啊，则让十三爷看见你了！”亭嫣出手推她。

“可是……你真的不回去见见福晋了？”亭嫣不死心再问。

“我回去也没有用！额娘现下有你照顾就够了，我放心的很！”亭嫣居然把侍奉亲娘的担子甩到亭嫣身上！

亭嫣听了亭嫣这话，知道她已经不顾简福晋的死活，便不再求她。“那我就走了，你保重自己。”她轻声道，慢慢掉头而去。

“别再回来了！听见了没？”亭嫣在后头喊。

亭嫣步履沉重地走出园子，她在这儿住过因此认得路，一时间她忘了要等漱大娘一同走。

“谁让你进宫的？”低沈的男声惊扰了亭嫣，她停下脚步，抬起脸愕然地瞪大眼德煌慢慢步向她。因为秦晋向他禀告亭嫣擅入他寝房的事，他过来是为了惩罚那个愚昧的女人的，没想到会再见到亭嫣！

他跟在她身后已经好一阵子，他仔细地观察她，她瘦了许多也憔悴了许多，望着他时，眼底多了一分戒备……“你就跟你妹妹一样够笨的，而且不听话！我不是教你别回来了？”他语调阴鸷她低道。“回来自投罗网的？”他轻浮地嗤笑。

亭嫣凝住他半晌，终于强迫自己移开目光。她一语不发地转过身走开。

德煌拉住她的手。“这儿不是让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地方！”“你想怎么样？”亭嫣无力地问。

再见到他，他眸光中没有了恨意，却多了一分嘲弄……“想怎么样？”德煌嗤笑。

“想弄清楚你进宫来做什么！忘不了我？还想见我？”他邪佞地调侃。

她心一寒，屏住了气。“我没那么想过。”她平着声说。

他哼笑一声，突然伸出手握住她左胸“没那么想过？那你心跳为什么这么快？”他戏读地道，轻佻地捏住掌中的柔软。

亭嫣倏地倒抽一口气，她突然剧烈挣扎。“放开我”她任他扯着手臂，

倔强、沈默地往反向走，德煌却硬是不放突然“喀”地一声，他拉脱了亭嫣的手骨！

第三章

“啊！”一阵绞心的剧痛从手肘处传过来，她额上一瞬间沁出许多汗珠！

“该死的！”德煌低咒一声，脸色一变，当机立断扶住她的手。

亭嫣的挣扎却反转而剧烈，她伸出另一手顽固地推拒他“别挣扎，除非你想往后一辈子当个残废！”德煌疾言厉色地吼她。

“别理我、别管我，……既然恨我，我当一辈子的残废也就不干你的事！”她只想快些离开这里！

他可以找任何理由折磨她，但阿玛还在刑部，她怕自个儿再多留一刻钟，他就会找到借口去伤害阿玛！

她的倔强激怒了他！她的“提醒”无疑更是火上加油！“是不干我的事！你要当残废有得是机会！我只想弄清楚你是怎么混进来的？有什么目的？”他冷酷地质疑，揪紧她另一只完整的手臂。

“目的？”亭嫣紧紧拧着眉头，剧痛让她额上渗出一连串豆大的冷汗……

“我只是要找亭嫣……”她声音弱下来。

德煌扶住她。“你怎么了？”他拧紧眉头，刚毅的下巴往后缩紧。

“你放开我……我马上就出宫，往后……往后不会再进宫来，你放心好了……”她声音愈来愈弱，身子开始打颤。

德煌瞪着她不断冒冷汗的小脸，一语不发，突然运劲抱起她亭嫣两脚蓦地腾空，她一惊，两脚在半空中踢着挣扎。“你要做什么”“有什么事，也等把手接好再说！”他冷着声道，掉头往书房快步走去。

“你放我下来，我出宫后会找人接好我的手臂……”“只怕你是不出宫就会晕倒在半路，要是我的宅邸无端死了人，不是平白给我添麻烦？”他乖戾地道。

说话间，他已经抱着亭嫣来到书房。

“十三爷！”秦晋看见德煌抱回亭嫣而不是亭嫣，不禁瞪大了眼，愣在当场。

“快去请个大夫过来！”德煌冷喝。

“大夫？喳！”秦晋回过神，忙掉头去请大夫。

德煌抱她到书房后一间供他小憩的房间，让她平躺在炕床上。“躺着别动。”“你为什么管我？”亭嫣望着他，虚弱地问，心口有一丝莫名的抽痛……他看了她一眼，没答腔。

“阿玛被关在刑部……你能不能帮帮他？”她欲言又止，终于还是说出口。

她实在没有人能求救了！如果德煌肯为阿玛说一句话，凭他跟四爷的交情，阿玛在大牢里的日子也许会好过些……他盯住她：冷冷地道：“别得寸进尺！”她身子一僵，没再求他。

事实上她也没求他的理由，她心底明白他不会帮她的，阿玛犯的过错

也没人能帮得上忙。亭嫣转过了脸，面向炕床内侧。

德煌坐在床边，眼神高深莫测地盯着她看，自她的脸蛋到身上宫女穿著的衣着。他一语不发，拳头慢慢握紧，眼中一把火突然熊熊烧起。

两人便这么沈默着，直到秦晋领了大夫回来。

“脱臼的地方接上了，这几日留心养伤，不要举重物，休息个两天就没事了。”大夫细细吩咐了才离去。

“秦晋，送大夫出门！”德煌沈声道。

“喳！”秦晋领了命送大夫出去，房里又只剩下德煌和亭嫣两人。

亭嫣不自在地从床上坐起来，想要下床。

德煌伸手拦住她。“你没听见大夫说的，他要你好好休息……”亭嫣抽回被他抓住的手。“谢谢你请大夫来看我，但我要马上回去，福晋还在等我的消息……”“福晋？”德煌挑起眉替代疑问。

亭嫣抬起头，搪塞地低道：“亭嫣的额娘还在等我的消息……”“她额娘不等于你的额娘？”德煌问。

亭嫣别开眼。“让我下床，我真的得回去了。”“你想救你阿玛？”他突然问。

亭嫣骤然转眼正视他，半晌说不出话。

“求助无门是吧？”他紧盯住她，眸光诡谲。“我可以帮你。”然后平静地淡道。

“你要帮我……”亭嫣倏地凝睇他，霎时心底涌现无数个疑问……他肯帮她的忙？他是不是在戏弄她？“怎么？不相信我能帮你？”他勾起嘴角，嘲讽地轻笑。

“不是……”亭嫣摇头，她知道他是圣上极宠信的皇子，又是四皇爷的知己兄弟，他只要为简王府说句话，阿玛的处境会比现在好上百倍！

“你真的……肯帮我、帮阿玛？”她怯怯地问，已经开始担心他出尔反尔。

他嘴角诡邪的笑痕扩深，突然撇开眼。“当然不是无条件帮你！”他从床边站起来，走到小几旁倒了杯热茶。“只要你点个头！”他语气沈缓地道。

亭嫣征住，半晌轻声问：“点头……什么条件？”她揪紧心口。

德煌转过身，手中执着热茶，一饮而尽。“陪我一个月！”沈澈的眸光波纹不兴。

亭嫣脑中霎时呈现一片空白……她怔怔地望着他，像是一时没会意过来，听不懂他的话……“留下来。伺候我一个月，我就答应救你阿玛！”他阴闇的眸光盯视她，沈声重复一遍，解释得更清楚明白。

他话中的意思再清楚明白不过。她还是怔茫地问：“伺候你……是什么意思？”柔弱的声音轻微发颤。

‘陪我上床。’他盯住她，眸光中有一层诡秘的黑色流光闪动。“一个月內，你就是我床上的爱奴，任我予取予求，不能有丝毫反抗和主见！”他一字一句、明白清楚地道出“条件”。

瞬间，他脑子里闪过她曾拒绝和他同床的情景！他眯起眼，黝黑的眼珠牢牢盯视她。

“爱奴……”她重复一遍，被他话里的邪念所震慑。

“虽然已经个把月过去，方才我发现，你的身子竟然还能勾起我的欲念！”他一顿，眸光变得灰浊。“生理上的反应十分真实：这一点我不愿欺骗我自

己，可你明明是个不值得留恋的女人，所以找打算用一个月的时间玩腻你！”他残酷地直言，同时移下目光，毫不掩饰地以目光鲸吞她被冷汗浸湿以至于衣衫贴紧而暴露出的每一寸曲线……仿佛在估量一件货品。

他伤人的话和轻薄的目光再再践踏她的尊严，亭嫣的手不自觉地颤抖，她脸色益发苍白，手骨脱臼的疼痛，还不及他的话来得有杀伤力！

“如何？你可以考虑考虑！”他无所谓地道，冷冷地盯住她的眼，嘴角仍然扬着那抹笑，仿佛早已看准目标，狠狠地拉住弱小不能挣扎的猎物！

“你真的……会帮我阿玛？”亭嫣木然地问，水光滟潏的眸，楚楚地凝住他冷酷的眼。

玩腻自己……他言明了要玩弄的只是她的身体，那么情感呢？不涉及情感，她或者还能保有一点尊严……如果能救阿玛，这一点牺牲又算什么？反正她早已经给了他，多这一个月不算什么的！她会当做自己死了，她知道这只是一桩交易。只是他为什么会对自己的身体感兴趣？难道这又是他羞辱她的另一种把戏？德煌嘴角的笑痕勾深，神色阴秘地道：“现在你只能相信我，你阿玛或许会有一条生路。”他审视她柔美的小脸，想起在亭嫣脸上看到两人间模糊、似是而非的相似之处，这是他之所以不经考虑就留下亭嫣的理由吗？德煌眯起眼突然伸手捏住她的下颚——“你阿玛的命就系在你手上了，只要一句话，答应还是不？”他收紧手指，在她白嫩的肌肤上留下两道红色的烙痕。

亭嫣盯住他，她没有犹豫的余地，诚如他所言，阿玛能不能度过难关还等着她抉择……“你能不能……马上让我阿玛离开刑部？”她终于做下决定。

同时他唇角的笑痕勾深。“不能。”他一口回绝，可随即道：“不过我可以让他刑部的日子好过一点！”亭嫣垂下眼，淡淡盛起眉头。“嗯……”她知道已经不能求得再多！他肯帮她，即使是有条件的，也已经是意外求得的！她抬起头，木无表情地对住他的眼。“我要先回去一趟，把这天及往后的行踪做个交代。”德煌一笑。“可以，”放下酒杯，掸掸衣襟。“给你半天时间，今晚之前回来，要不我就当你放弃交易。”他轻轻松松地道出“交易”两字，亭嫣眸光一颤，别开脸掩去眼底的脆弱，然后下床，忍受着手部的疼痛，僵直着身子走出德煌的寝房，这回他没再拦她。

亭嫣回到东巷的住处告诉珠儿，她会离开一个月。

“格格，您要上哪儿去？为什么个把月不回来？”珠儿问，她直觉亭嫣的神色有异。

亭嫣勉强扯出笑容。“我要进宫去陪姨娘……姨娘她答应我，会想法子救出阿玛。”她撒了谎。

“杏妃娘娘有办法救出王爷？”珠儿先是兴奋，继而显出一丝疑惑。“可是娘娘要怎么救出王爷？又为什么要你进宫一个月？”“为什么要她进宫？自然是她自个儿要求进宫，要去享福的！”一旁坐在堂上的简福晋冷言冷语地道。

“福晋，您别这么说，格格她不是这样的人！”珠儿皱起眉头。

亭嫣低下头，小声道：“姨娘说她有法子，详细情形姨娘会有主张的。至于她要我进宫去陪她一个月……我想大概是她在宫里寂寞，这才希望有人能进宫去陪陪她。”简福晋哼了一声，压根儿不信。

“那二格格呢？您进宫去见她了吗？”珠儿问，对亭嫣吞吞吐吐的态度愈加不放心。

亭嫣急切地摇头。“我……我没见着她！”她不安地看了简福晋一眼。

亭嫣说的话，无论如何不能对简福晋转述，要当真说了只会伤她老人家的

心。

简福晋眯起眼盯着亭嫣看，她犀利的目光如两道芒刺，亭嫣别开脸，避开简福晋批判性的目光。

“你进宫不是找嫣儿，那你进宫做什么！”简福晋冷笑一声。

“难不成还想着勾引十三爷？”出言讥刺。

“福晋，您怎么这么说！”珠儿一听简福晋这话，一口气提上来，两眼瞪得做铜铃瞪住简福晋。

“当初就是十三爷把格格赶出的，格格怎么还可能回头去找他！”这老女人简直不可理喻！

“难说得很！挨不了苦，就会甘愿作贱！”简福晋刻薄地道。

珠儿一听，心头一把无名火再起！“你这老糊涂——”“别说了，珠儿！”亭嫣赶紧拉住珠儿，对着她哀求地摇头，怕她一生气讲出什么重话弄得场面不可收拾。

珠儿见亭嫣求情，忍不住踝脚，强自压下一口气，撇过头生闷气。

“福晋，我陪您出去走走吧！”救大娘打着圆场，心底暗暗叹口气。

亭嫣进宫为了什么救大娘最清楚，当初亭嫣是靠着救大娘的关系才能进宫找亭嫣，这时还要靠救大娘替她隐瞒，因此亭嫣不得不一五一十地跟救大娘说明白，免得珠儿和简福晋疑心，要是她们问起救大娘亭嫣进宫的目的，这才瞒得过去。

救大娘秘下也同情亭嫣。除了简福晋和简王爷，知道亭嫣身世的只有长年在简福晋身边侍候的救大娘。

简福晋面色不快地让救大娘给扶着出去。

“什么嘛！要说谁自甘下贱，那个人应该是二格格！福晋一颗心未免偏得太厉害，简直离了谱！”珠儿等简福晋出去，终于忍不住发作。

亭嫣垂下了脸没说什么，珠儿并不知道亭嫣并非简福晋亲生的事。

“珠儿，我不在这一个月，你要好好照顾额娘，她年纪大了，你别跟她斗气。”亭嫣道。

在她心中，她始终惦着简福晋是她的额娘，并不因为知道自己的身世而改变。

“格格，我想不通，福晋为什么不让您叫她额娘？”珠儿问。

这疑问她在心底搁了几日，终于再也忍不住问出口。

“是我不好……”亭嫣对着珠儿勉强笑了笑。“十三爷把我休出宫，府里又发生许多事，额娘自然会怨我，所以才……”“再怎么样怨您，岂有亲生母亲做得这么绝的？”珠兜口没遮拦地往下说：“我怀疑福晋根本不是您的生母——”“珠儿，别胡说！”亭嫣斥责她，却别过了脸，眸光阴郁。

“好了好了，我不说就是！”珠儿见亭嫣忧愁，只好闭口不提。“格格，您一个人在宫里待一个月，我不在您身边，可要好好保重自己。”“嗯……”亭嫣点头，强颜欢笑。

当天下午珠儿替亭嫣收拾了几件衣裤，之后亭嫣就独自进宫，履行她和德煌的“交易”。

亭嫣在漱大娘和漱大娘的安排下再次进宫，这回却是瞒着杏妃。

能得到两位大娘的帮助是她跪在地上求来的。为了阿玛，她可以做任何事！

这回漱大娘直接带亭嫣到秦晋面前，秦晋安排了内苑一间幽僻的小阁楼让亭嫣住下，小阁楼内只有一名丫头帮忙干些粗活，其余的亭嫣必须自己动手。

秦晋自个儿似乎过意不去，他对这个“亭嫣”格格挺有好感，比起另一个也叫“亭嫣”的二格格，两人给他的印象简直是云比泥！“少福晋，对不住，这是爷吩咐下来的，有什么不便的地方，这……”“秦总管，这样就很好。”亭嫣微笑着道。

这儿跟之前她在宫里的住所有天壤之别，可已经够好了，至少这儿还算是个人住的地方！

“那、那我先走了，有什么需要您再吩咐我！”秦晋内疚地搔搔头，转身要离去。

“等一下。”亭嫣叫住他。

“还有什么吩咐，少福晋？”秦晋问。

亭嫣望住他，淡淡笑开脸。“往后你别再叫我少福晋，我早就不是了。”秦晋瞪住亭嫣的笑脸，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是……”他不明白，这么美丽温纯的女子，十三爷为什么要休了她？等秦晋走后，亭嫣四处绕了小阁楼一回。

这地方简单朴素，其实很适合她的性格，她一向不喜欢奢华，再加上额娘不喜欢她，给她分配的，无论吃的、住的都不过是一般，从前她在王府里的住处比起这儿也没好上多少。

给她这样的地方住已经可以了。何况她不过是个过客，留在这儿不过一个月光景，住的如何并不重要。

唯一一名侍候的丫头来了一会儿便托故走了。亭嫣也不介意，她开始自个儿动手打扫起小阁楼，直到天都黑了，她坐在椅子上休息，点起烛火才发觉自个儿的肚子饿得叽哩咕噜叫。

等了一会儿，也没人给她送晚饭来，她肚子饿得受不了便和衣躺在炕上，迷迷糊糊地陷入梦境……德煌一来到小阁楼中，看见的就是亭嫣躺在炕上酣睡，两颊嫣红、小嘴微张，一幅海棠春睡的美景。

“仙女”两字是闪入他脑海中的第一个印象！继之而来的是一股莫名的冲动，她樱红的甜唇，强烈地诱引他一亲芳泽……他俯下头，毫不犹豫地撷取——“唔……”睡梦中，似有什么东西吸住自己的嘴，并且撬开牙关霸道却不失温柔地探入……“呃……”亭嫣翻个身，由侧卧转成仰卧，嫣红的脸蛋仍然斜撒着，小嘴微微噘起。

德煌索性坐在床畔，轻轻撩起她颊畔一络柔细的发，捻在手上把玩。“嫣儿。”他轻声叫她，只换来她咿咿唔唔的呢喃。

他低笑，捻着一络柔发的大手下滑，沿着她细洁的额头到挺俏的鼻梁，再到柔嫩诱人的小嘴，然后滑下洁白细致的颈肌……最后停在隆起的丘峰上。

粗糙的男性大掌慢慢收拢五指，在隆起的玉峰上由揉到捏，并且寻找顶峰上的蓓蕾，很快地觉到它们突出衣物的束缚，硬挺地绷紧凸起……他黝

黑的眸光转浓，轻撩开她衣襟上的纽拌，长指探入她的亵衣内，慢慢握了满掌，恣意地揉搓……“呃……”亭嫣嚤吟一声，慢慢醒转过来，只觉得胸上一阵粗糙、灼热的触感，她两眼倏地睁开，看见德煌噙笑的俊脸就在眼前，她一慌立时惊醒过来——“你、你几时来的？”她慌慌张张从床上坐起来，突然感到胸口一阵飏凉，低头一看，自己竟然袒露着胸脯！

亭嫣脸孔蓦地晕红，她赶紧拉了被子，紧紧包里住自己！

“来了一会儿。”他盯住她霞红的脸蛋，似笑非笑。“被子里这么紧做什么？我又不是没瞧过！”他调侃她。

“你来了怎么不叫醒我？”亭嫣垂下红透的小脸，顾左右而言他。在被单下她试图拉拢衣襟，又要顾着不让被子滑落，难免左支右调，十分狼狈。

“别拉了！”见她没听话的意思，他挑眉，干脆扯下她的被子。

“啊！”亭嫣惊呼一声，已来不及抢救。

“左右要脱掉的，你拉好了也没用！”他嗤笑，没收被子。

“你、你把被子还我啊！”亭嫣羞得转过身，手忙脚乱地想扣好纽拌，可愈是慌乱，就愈是不成事！

德煌哼笑一声，索性从背后抱住她，握了两掌软热“啊，别……”“别什么？你来的目的不就是取悦我？怎么，你后悔了？”他带了一丝恶意地调侃着，大手探到肚兜内，捏握住赤裸软热的酥胸。

“呃……”他带了恶意的言辞，伤害了她。亭嫣咬住下唇，制止自己再发出任何呻吟。

“生气了，嗯？”他低笑，一手悄悄下滑，探到她的亵裤内，扣住她的私处……“别，你别这样……”亭嫣身子一震，扭动着身子想躲开他！

“别怎么？这样吗？还是这样？”他嘶哑地低笑，修长的手指先是轻轻撩弄微湿的花瓣，然后寻到顶端的花苞，邪气地捏扯……“不要……爷……”他邪气的手指肆无忌惮地逗弄着，亭嫣喘着气，意识渐渐地模糊……握住她胸脯的大手突然揪住顶端挺立的花蕾，下头的手指同时挤入她湿润的小穴内——“啊……”亭嫣全身突然一阵抽搐，她急速地喘息，无力的小手握住他入侵的手腕，做着无用的抗拒……“害躁吗？”德煌眯起眼，无情地讥刺。“别忘了，你来的目的是侍候我！”亭嫣别过脸，以沈默响应他的羞辱。

“为什么不说话？”他眯起眼，长指慢慢撤出，再突然挺进亭嫣倒抽一口气，拚命咬住下唇，不教自己发出一点声音。

德煌忽然低笑一声。“还挺硬气！怎么，这不舒服吗？”他低嘎地笑谑，再一次慢慢撤出，然后猛然深入亭嫣紧咬下唇，硬是不出声，粉嫩的唇瓣不久就咬出血……“真要硬到底？”德煌眸光一凛，眯起两眼。“敬酒不吃想吃罚酒！”他冷笑，突然粗鲁地将她推倒，让她趴在床上，在亭嫣还来不及反应时迅速地撑开她跪倒的两膝，跟着掰开她白嫩的臀瓣，一根长指突兀地挤进她臀间的小穴，无情地抽插起来。

“啊——”火燎一般的疼痛终于迫使亭嫣再也不能忍受地叫出！她在他兽性的侵犯下，疼得像是要被撕裂开一般！

“不要、不要……”亭嫣痛楚地呻吟着。她要往前爬，德煌却按住她瘦弱的肩膀，残酷地往后顿挫——“疼吗？疼就开口求我。”他冷酷地低语，手上正对地做着残忍的事，声音却是轻柔无比。

她凄楚、惹人怜惜的表情，让他愈想蹂躏她！

他要她求他，好藉此羞辱她！以抹灭她那张小脸，在他心头升起的莫

名其妙的怜惜！

亭嫣痛得头昏，她狂乱、下意识地摇头抗拒——另一根指头忽然又挤入她前方的小穴！

“呀——”亭嫣再惨叫一声，这回却不是因为疼痛，而是因为极度的羞耻……德煌另一只手绕到亭嫣身前，邪恶地捏住她私处上方濡湿的珍珠，邪肆地搓捻，两根入侵的手指同时抽撤着玩弄她。

“啊……”亭嫣两腿软瘫，克制不住地喊叫出声，再也禁不起他邪淫的性爱技巧。

“不求饶？是因为喜欢这样吧！”德煌邪佞地笑，两指由慢转快不住地动作。

“不……不是、不是……”她摇头，下体在他的肆虐下湿了整片。

“不是？”他勾起嘴，邪酷地佻笑。捻住珍珠的手放开，伸到她眼前他张开的大掌上沾了整片湿液！

‘不是？那这是什么？’他邪肆地嘎语，手指仍然在她体内抽动。

亭嫣羞愧地别开眼，他邪恶的指在她体内深处抽转，她颤抖的身子已经不能自主，只能任随他玩弄……德煌嘶哑地低笑，重新握住她头动的乳峰，配合抽动的节奏放肆地捏挤……残余的一丝理智在他的邪谨下消失殆尽！而幽穴内泌出的爱液很快地沾湿了原本干涩的臀间，亭嫣渐渐觉得抽撤间不再那么疼痛难当，取而代之的是教人战栗的快感，几乎完全主控了她的意志……她僵硬的身子变软，浑圆臀的随着他手指的抽撤开始无识地款摆，缓缓绕着固定的方向磨蹭他炽热的下体……突然，他低吼一声同时撂倒她，将她两腿架在肩上，迫不及待地撑开她的腿根她敞开的腿间流淌着丰沛的蜜汁，已盛开如一朵冶艳的红花！

他眸光炽热，目不转睛地注视她诱人的私处……“不要、不要看……”她想合起腿，他却不允许，执意撑开她。

“给我！”他不为所动地凝视她的腿间，气息粗重，手指同时伸过去拨弄……“啊-”亭嫣无法阻止他，只能羞耻却身不由己地闭起眼……突然一股灼热抵住她腿间，紧接着填塞她下身-“啊……”亭嫣倏地睁开眼、看到德煌复杂的眼神-他定在她身上不动，似乎在挣扎着什么……他的硕大强迫地挤入她紧小的下体，带着轻微痛楚地紧窒感让亭嫣皱起眉心，她屏住了气息不敢动，却无识地收紧了下体，牢牢地箝住他-德煌重喘一声，同时腰杆已经一挺，迅速地在她体内抽动起来……“呃-”她织瘦的身子受到他猛兽般的冲击，如玩偶般地摆晃，白皙的皮肤逼上一层诱人的艳红，她口里的娇吟声让他终于发了狂-“啊-”亭嫣尖叫……他低吼一声，强有力的刺入之后在她体内射出-亭嫣的身子同时一阵悸颤……高潮过后，他全身是汗的压在她柔软的身子上，埋在她发丝里的俊颜，掠过一抹她看不见的懊恼……

第四章

就那一晚德煌来找过她，之后几日德煌没再到小阁楼来。

亭嫣等了几日开始心急，她急的是阿玛的处境！

至于德煌，她不敢多想。

那晚他残酷地待她，表明看待她的心态，她和他之间也没有让她多想的余地。

又等了两天，亭嫣决定自个儿去找德煌打探阿玛的消息。

她走出居住的小阁楼，往德煌的寝房走去，路上她遇见秦晋。“秦总管！”亭嫣唤住他。

“亭嫣小姐，有事吗？”秦晋看见她有些讶异，亭嫣进宫这几日从来没出过小阁楼一步！

亭嫣点头。“秦总管，你知不知道十三爷在哪儿？我有事找他。”“爷在书房里，可他正忙着，吩咐下来不许人打扰，您有什么事可以交代给我，我替您传话去！”秦晋道。

“我……”亭嫣犹豫了一会儿，心想问秦晋也是可行的，便点头问他：“秦总管，你肯定也知道我阿玛现下被关在刑部……我想向你打听我阿玛的状况。”秦晋脸色瞬时不甚自在。“简王爷现下还在刑部，四皇爷查贿的事还没完，王爷他应该还未受审。”秦晋避重就轻地道。

“我想他不会这么快有消息的。我只是想问秦总管，不知你有没有从十三爷那儿，听到我阿玛在大牢里的任何消息？”她想知道的是阿玛现在好不好！可她不敢这么问，怕造成秦晋的压力。

“这个……我只知道简王爷在牢里，详细的状况我就不太清楚了。”秦晋低下头。

当日他在书房听到德煌和亭嫣的对话，他当然知道亭嫣留下来的交换条件！

他说不清楚也算半句真话，事实上，十三爷根本没吩咐他到刑部大牢替简王爷打点，他自然不清楚状况了！

听到秦晋这么说，亭嫣的希望落空。半晌，她只能问秦晋：“秦总管，那你知不知道十三爷什么时候有空？”“这……还我也不能代爷回答！”秦晋显得为难。

亭嫣在府里的身分特殊，十三爷虽然留下她，可让她住在后进小阁楼那种地方，又似乎是刻意冷落！秦晋吞吞吐吐了半天回答不出来，只好装做不知。

“那……我能不能到书房外头去等十三爷？”亭嫣毫不疑心地问。

“这、这不太好吧！”秦晋怕惹德煌不悦，他也爱莫能助！

亭嫣碰了软钉子，知道秦晋为难。“我明白了。”她低下头。

“亭嫣小姐！”秦晋突然唤住她。

“还有事吗，秦总管？”亭嫣回过身。

“呃……那个，我想如果你能在外头等的话，在不打扰十三爷的情况下，应该是没问题。”秦晋心底过意不去，终于肯帮忙。

“秦总管，你是说我可以到书房外等十三爷？”亭嫣问。

“可我不能保证十三爷什么时候会出书房，近日四皇爷查贿的事也够咱爷忙的，也许您得等到天亮……”“不要紧，只要你肯让我到书房外等，我不怕等到天亮！”亭嫣道，小脸上慢慢绽开笑容。

“那好吧，您跟我来？”秦晋领着亭嫣到书房门口，和房外的侍从打了声招呼。

“您就在这儿等，记着千万别出声搅扰了十三爷，要不遭殃的就是咱们了！”秦晋小声吩咐道。

亭嫣猛点头，连话都不敢回！

秦晋点个头，又和那侍从吩咐了几句才转身离开。

亭嫣在书房外的墙角找了一处略微干净的地方坐下，她睁着眼等待德煌走出书房，漫漫长夜就这么过去……

子夜时，守门的侍从已经忍不住蹲在房门前打盹，一名宫女端了参茶过来，亭嫣看见了赶紧过去。

“让我去吧，让我替你把茶端去好吗？”亭嫣求那名宫女。

“你要替我端去？”宫女上下打量了亭嫣一回，她并不知道亭嫣是什么人。“你是谁啊？”“我是……”她竟然不知道该如何介绍自己！

“随随便便的人不能做这工作的！要是出了岔子，我可惨了我！”那宫女话才说完就自个儿推门进去，不给亭嫣一点机会。

亭嫣黯然回到墙角边坐下。她在这儿不过是个阴闇不见得光的影子，连端一杯茶的资格都没有……“喂，你！”那名宫女不知何时出来了，走到亭嫣面前叫她。

“爷让你进去呢！”亭嫣回过神，一脸错愕。“爷让我进去？”“是啊！”宫女斜眼觑了亭嫣一回，又道：“发什么呆，爷让你马上进去！”“好……”亭嫣连忙从地上站起来。

她轻轻推门进入书房，看见德煌就坐在一方大书桌后头，桌上几盏烛火映得一室光明。

亭嫣安静地站在门口，等着他抬眼同她说话。

“你在外头等了我一夜？”他两眼盯着公文，漫不经心地问。

“嗯……”原来他知道她进来了。

“有事？”他终于抬起眼看她。

“我……我许久没见到你了，所以-”“想念我？”他勾起嘴笑，打断了她的话。“寂寞难耐，等不及我过去，所以自个儿跑来了？”他嘎声嘲弄，亭嫣半晌不说话，她没反唇相稽，只是低下头默默看着地面，安静地承受。

“说话啊！在外头等了那么久，不只是想到我这儿发呆吧！”他撇撇嘴，眯起眼，对她安静的态度突然有一丝愤怒。

面对他的嘲讽，为什么她能如此无动于衷？更救他恼火的是只要一见到她他就忍不住去挑衅她，等到他回复理智时话往往已经出口，他一向自傲的意志力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这也是他不再去见她的原因！另外那晚的失控，简直是一种侮辱！这几日他抑制想要她的欲望，企图重振他向来引以为傲的克制力。

该死的是，这几日的自我训练，现在证明了，一点用也没有！

这种可疑的状况，让他开始怀疑他当日会昏了头收留亭嫣，会不会跟亭嫣有关……“是关于我阿玛……”亭嫣抬起眼，楚楚的目光凝睇他。

“你答应过我，要关照阿玛在刑部-”“我既然答应了就会做到！怎么，你对我的话质疑？”他冷下声，不高兴的表情明愿之至。

亭嫣又不说话，犹豫地凝视他不善的黑眸。

“有话就说啊！”德煌开始不耐烦！

她畏缩的态度教他胸口一把无名火直往上升！她明明不是这样的个性，却明显地对他有诸多保留！

“我、我在想……”亭嫣退了两步，吞吞吐吐地往下说：“如果你能让我

到刑部见我阿玛一面……”“少得寸进尺！”她当他是洪水猛兽的退缩模样，让他莫名的火气烧得更旺盛。然后在极怒中，脑中突然掠过一丝邪恶的念头……“你想见你阿玛？”他沈下声，乖戾地挑起眉眼。

“嗯……”亭嫣感受到他莫名的怒气，她又退了两步，然后看到他握紧拳头“我记得我只答应让你阿玛在牢里好过一点，可没说要安排你去见他！”他缓下声，拳头慢慢张开，两眼却慢慢眯起。

“我知道，”亭嫣垂下眼。“所以找你……”“不必求我！”他突然说。“要我做事很简单，只要付出代价！”“代价？”亭嫣倏地抬眼。“什么代价？”她没心眼地问。

“你麻烦我，当然要替我做点事，算是回馈！”德煌咧开嘴，盯住她的眼，慢条斯理地道。

“你要我替你做什么事？”亭嫣不解地问。

他是位高权重的皇子，自己不过是名一无所有的孤女，她能为地做什么事？“我身边正好欠个手脚麻俐的侍女，我看你就留下来服侍我好了！”他嚣张地道。

既然避开她没用，那就干脆把她留在身边，以毒攻毒，也许过不了几日就能惹得自个儿厌烦！

“服侍你？”他要她留下来服侍他？“怎么？不愿意？”他声调转冷，全身不由自主地僵硬。要是她这时胆敢说个不字，他恐怕会管不住自己突然爆发的怒气口亭嫣犹豫片刻。“任凭十三爷决定。”终于回答。他身边的侍女无数，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留下她，可她没有拒绝的立场。

她不情愿的回答又莫名地惹怒他！他口气不善地喝令：“那就这么说定！你从现在开始服侍我。今晚不许睡了，这烛火不够亮，你过来替我端着烛台！”“是。”亭嫣顺从地走过去端起沈重的烛台。

只要他愿意替她安排见阿玛一面，她不在乎当一名地位卑下的侍女。

“举高一点！”德煌暴躁地低吼。

这房里的烛光足以照明最细小的微物！他只是要她吃苦，因为她胆敢惹得他心绪不宁！

“是……”亭嫣吃力地高高举起烛台。

这烛台又沈又重，不一会儿她的手已经酸得失去知觉，又过片刻，她两条手臂开始不由自主地颤抖……她却咬着牙忍下来，始终不吭一声。

慢慢地烛台开始倾斜，一滴滴烛油落在德煌的文案上……他皱眉，还来不及责备，烛台就往下坠落“小心！”德煌脸色一变，电光石火的瞬间抓住亭嫣，把她的身子往自己怀里带-“诶”地一声，沈重的烛台瞬间跌落在地，光明倏灭，一室黑暗！

“发生什么事了？十三爷-”侍从举着火烛进来，房里顿时又有了光明。

“没事，你下去，把烛火留下来！”德煌命令。

“喳！”那侍从退下。

“你在搞什么？”德煌脸色铁青，一股怒气终于爆发！

约莫两斤重的烛台险些砸了她的脚！要是当真砸中，她纤细的脚盘骨必定被砸得粉碎，现在已经成了残废！

“我……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她的手还在不住颤抖！她两条手臂早已经失去知觉，终于不受控制，失手松脱烛台。

他抱着她，怒气发作后终于知觉到她瘦小的身子正剧烈的颤抖，尤其

她两只手抖得简直离了谱！

“你的手怎么了？”德煌抓住她的手腕，把她的手拉到前方仔细端视。

“没有、没事……”亭嫣想抽回手，他却不准！“还说没事！”他一把无名火又烧土来。“别动！再动我就不让你见你阿玛！”他不讲理地威胁。

“可是你明明已经答应我了！”亭嫣不敢再抽手，却忍不住抗议。

“受不住了为什么不出声？”德煌只顾低头审视她的手臂，看见她两片手心因为抓紧烛台，已经没有半丝血色，他皱起眉头，一把火气顿时消失无踪。

亭嫣没回答，脸颊却慢慢晕红……他抓住她的手臂，正揉捏着。

“说话啊！我没让你当哑巴！”他不高兴地瞪住她。

“我看你专注地批公文，没敢打扰你。”她细声说出口，呆呆地看着他温柔的揉捏动作。

“笨蛋！”他忍不住喃喃咒骂，手上的动作却没停。“上回才拉脱了手，那座烛台那么重，为什么不说你不舒服？”“十三爷……我没事了……”亭嫣柔声说，心湖泛起水波……他嘴里虽然骂着她，可手上动作却轻柔无比，似乎怕弄伤了她……“你先去睡吧！”他放开她，粗声道。

亭嫣急急地摇头。“不要……我还不困！”“叫你睡就睡，啰嗦！”德煌皱起眉头。

“我真的不困，十三爷……”“随便你！”德煌不耐烦地道，径自批起公文没再理她。

亭嫣见他开始工作，便蹲下身——“你又做什么？”他没好气地问。

亭嫣慌忙站起来，不知道怎么又冲犯了他的怒气。“我把地上收拾干净……”“还收拾什么！”他瞪住她，终于叹口气：“去把外头的小登子叫进来！让他来收拾！”他口气已经不甚耐烦，亭嫣虽然不愿意麻烦小登子替她收拾残局，可这时也不敢再多说什么。

“你要陪我就乖乖坐在一旁别动，免得惹我心烦！”小登子走后，他对着亭嫣道。

“嗯。”亭嫣在一旁椅子上坐下，安安静静地陪着他，整晚僵着身子动也不敢动一下，免得如他所说，惹他心烦……

直到天亮了，德煌公文也批得差不多，终于伸个懒腰从椅子上起来，突然他想起亭嫣，抬起头才发现她两眼还睁得大大地，两手安安分分地搁在膝上，她竟然僵坐了一夜陪他！

“你没睡着？”他愣了愣。

整夜没听见她的声音，他以为她早撑不住，在椅上坐着睡了。

亭嫣缓慢地摇摇头，由于端坐了一夜，颈子僵硬得不象话。

“你要回房歇息了？”亭嫣问，见他走过来，她连忙从椅子上站起来。

“歇息？”他好笑地看她。“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我要上早朝，你过来替我更衣！”他命令道。

亭嫣走到他身侧。“你的朝服……”“在后头小寝房里！”他一面说，竟然就开始脱衣服！

亭嫣睁大了眼，然后像看到什么不该看的，慌慌张张地转身到后头小寝房拿朝服，背后传来德煌低沈的嗤笑声！

找到了衣服，亭嫣正要往外走出书房，却听见外头传来亭嫣的声音“十

三爷，您已经好久没来看我了！”亭嫣的语调略带幽怨，她痴痴凝睇德煌，主动偎到他怀里。

他上身只着了一件内衫，强健的体魄教她不住心悸！

“我很忙！”他皱起眉头推开她。

“我知道您忙，所以找主动来看您啊！”亭嫣索性抱紧他的腰不放。

“我得上早朝去，你快放开！”德煌的语气开始不耐烦。

“那您的朝服呢？我替您穿上！”她对住他甜笑，毫不介意他的不耐烦。

“我知道了，一定在后头的小房间里，我替您拿去！”她打听过了，他时常在书房里过夜，后头有一间小寝房，他的朝服必定就放在那房间里！

“不必了-”德煌想要阻止已来不及，亭嫣已经奔进小房间内，同时看到呆呆站在门后的事嫣-亭嫣瞪大了眼！“你怎么会在这儿！”亭嫣怒斥，然后倏地转头，看到追进来只穿著内衫的德煌，她像是恍然大悟一般，再回过头，她娇媚的眼霎时变了样，里头弥漫了妒火和利刀般能割伤人的歹毒怨意！

“我……”亭嫣脸上惊人的转变吓住了亭嫣，她从没见过这样的亭嫣，以至于在震撼中无法回神！

“原来十三爷房里有我姊姊了，难怪不要人家服侍！”亭嫣背对德煌瞪住亭嫣，脸上表情凶狠，口气却是无比阴柔。

亭嫣睁大眼，说不出话来。

“既然有姊姊在这里，”亭嫣回过头，脸上的神情变脸似地，霎时回复娇柔。

她走向德煌，嗲声嗲气地倚偎在他胸膛上呢喃。“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可十三爷，晚上您要过来啊，则让我再空等了！”语气带了一点少妇的闺怨。

亭嫣红了脸，她不敢相信亭嫣会说出这么露骨的话！

“好了，你先走吧！我上早朝要迟了！”德煌推开她，走向亭嫣。“你愣着做什么？还不快替我更衣！”“是……”亭嫣手忙脚乱地帮德煌穿上朝服，亭嫣临走时怨毒的眼神穿射过来，刺寒了亭嫣的心……

送走了德煌，亭嫣刚走出书房，就听见有人叫她“亭嫣！”亭嫣等在书房外，一见亭嫣出来就喊住她！

亭嫣向来娇甜的模样不变，她美丽的脸上仍然挂着甜笑，亭嫣对她却有了一分提防。

亭嫣停下脚步站在一株蔷薇旁，带着浓重的不安望着唤住她的亭嫣。

“你做什么一副紧张模样！”亭嫣撇起嘴角，慢慢走近亭嫣身边。她笑着问：“你进宫多久了？再怎么说明我们也是姊妹，为什么瞒我？”“我不是刻意瞒你的，我住在后进小阁楼里，很少出门，所以……”亭嫣挑起眉，随即眯起眼笑。“原来十三爷把你当个宝藏在小阁楼里，难怪我半点都不知道你进了宫！”亭嫣摇头想解释。“不是这样的，我进宫是因为-”“管它怎么样呢！”亭嫣突然伸出手拉住亭嫣。“咱们姊妹许久没聊天了，到园子来吧，正巧有这个�会，咱们聊聊。”亭嫣轻轻蹙眉不解。从前在府里那许多年，亭嫣从来也没要同她“聊天”的意愿，可她还是任亭嫣拉着到花园，在亭子里的石椅上坐下。

毕竟如亭嫣说的，她们是姊妹。

况且亭嫣对她有心结不难理解，早在亭嫣第一次进宫时，她就看出亭

嫣爱慕德煌的眼神，当时她占了亭嫣的位子，现下德煌只当她是一名侍女，也许趁此机会解释开了，亭嫣便不会再视她为情敌。

“亭嫣，我还不知道你是怎么进宫来的？”亭嫣难得和颜悦色，亭嫣回她一笑。“我原本是来见你的，可是那天……”亭嫣把她手骨被德煌拉脱的事说了一遍，却隐瞒她和德煌的“交易”没说。

“十三爷答应要帮阿玛，所以你自愿留下来当一个月的侍女？”亭嫣轻轻挑起眉问。

“嗯。”亭嫣点头。

亭嫣突然哼笑一声。“亭嫣，你该不是自个儿想留下来，正好找了个借口当理由吧？”她似假还真地揶揄。

“当然不是！”亭嫣蹙起眉头，正经地道。

“开玩笑的，这么认真做什么！”亭嫣眼珠一转，又问：“对了，那富尔硕呢？他一离开就没消息了？”“我也担心他！不知他是否平安到了西北。”亭嫣叹口气，忧心忡忡。

“我听说这几日有阿日猷、噶加泰几名黄袍子弟被圣上从西北调回来，或者能透过杏妃，从阿日猷他们那儿打听到富尔硕的消息！”亭嫣道。

“阿日猷？噶加泰？他们也回京了？”亭嫣问。

“可不是！”亭嫣讪讪地道。“说是西北战事吃紧，却把人全都召回京来，也不知是什么意思！”“圣上有他考量的。”亭嫣道。“黄袍子弟不同于一般八旗兵，多是担任将职，有些是圣上钦点赴任，来来回回京城之间传递密函，也是常情。”亭嫣撇撇嘴，眼神一瞟。“我不管这些，总之你要知道富尔硕的消息，就去问阿日猷吧！”亭嫣心底思量着，或者可以托杏妃打听富尔硕的消息。

“你在这儿还要住多久？”亭嫣突然冒出问话。

“大概……还要十五日左右。”亭嫣回答。

她和德煌订了一月之约，时间未到，她不能离开。

“你住在后进的小阁楼里？”亭嫣挑起眉问。

“是……”“那儿啊！”亭嫣哼笑一声。“挺偏僻的，比柴房好不了多少！”她嗤笑。

她从小住惯、用惯、享受惯了最好的，在她眼中，小阁楼确实比柴房好不了多少。

“不会的，那儿很干净，东西一样也不少”“也难怪啦！你现在的身分不过是个下人，能住小阁楼那种地方已经很好了，而我呢，我可是十三爷的贵客，你自然不能同我比了！”她撇着嘴道。

亭嫣别开眼，没说话。这才是她认识的亭嫣，她早已习惯亭嫣的刻薄。

“对了，你今早怎么曾在十三爷的书房里？”“我是去侍候他的，他忙了一夜，你别多想。”亭嫣忙道。

“我多想什么？”亭嫣笑，站了起来。“你才别疑心！你留在这儿侍候十三爷也没什么不好，阿玛原来的意思就是如此，现下你留在这儿，而我也住进来，正好顺了阿玛的原意！话说回来，咱们姊妹一块侍候十三爷，说不定还能传为佳话！”亭嫣毫无羞耻地说出这话，亭嫣揪着心口，拧紧眉头望住她。

“怎么了？别这种表情！这些主意可都是阿玛出的！”当然也是她自愿！

亭嫣说不出一句话，她别开脸，眉头深锁。

亭嫣撇嘴一笑。“我先走了，不陪你了！”她婀娜地从石椅上站起来，想到了什么，又回头道：“对了，十三爷跟你说过没？他说过要收我入房呢！过不久等阿玛从刑部放出来，也许我就能当上十三爷的福晋，到时你不会跟我吃醋吧？”她对住亭嫣笑盈盈道。

亭嫣揪紧心口的衣里，轻轻摇头，木然地道：“我没什么醋好吃的。”亭嫣掩着嘴嗤笑。“那就好，我原先还怕你吃醋哩！”转头离开花园。

亭嫣走后，亭嫣跌坐在石椅上，她突然觉得胸口莫名地痛起来，痉挛地绞扭着她的心……

第五章

还未到晌午，日头已经是分外毒烈。

亭嫣自从住到小阁楼后，无论粗细活儿都得自个儿动手做，这几日她已经习惯自己到井边提水。

同亭嫣说过话后，一回到小阁楼，她依旧拎了水桶到后苑去汲了半桶水，再走上一大段路回去。

路上地想着亭嫣说到阿日猷他们回京的事，她心底挂念着富尔硕的安危，惦记着要托姨娘向阿日猷打听消息……“上哪儿去了？我在小阁楼里等了你好一会儿了！”她才走到小阁楼前的园子，就听见德煌不悦的声音。

放下手上沉重的水桶，亭嫣低着头问：“十三爷有事吩咐我做？”她没忘记昨晚的事，她记得自己的身分是他的侍女。

可今早亭嫣说的话狠狠打醒了她！经过昨天晚上的事，她几乎忘了德煌让她进宫只是看上她的身子……他对自己是没有情感的！

“你低着头做什么？看着我说话！”他眯起眼，语气突然冷硬得几近霸道。

亭嫣抬起头，没有表情的小脸反而引发他更强烈的不悦！

德煌捏紧拳头。“你这是什么表情？是不是反悔了？觉得当一名侍女委屈你了？”他冷笑着讥刺。

她防备的肢体语言，让他不自觉又恢复冷嘲热讽的习性……她又缩回壳里，带着距离漠然地回答他：“我没有……”“没有最好！”德煌粗鲁地打断她的话，眼睛瞟到地上的水桶，脸色突然一变“这是做什么？你自己提水？”他皱起眉头。

亭嫣迟疑地点头，不明白他为什么又生气了？“谁让你去提水的？”他上前二步，脸色不善地抓起她的手掙起她的衣袖“十三爷？”亭嫣想抽回手，却被德煌狠狠瞪了一眼！

“昨晚才伤了手，今早就急着提水！我看你真不是普通的笨！”他恶狠狠地责骂。

“我的手已经没事了。”他这是在关心她吗？亭嫣制止自己刚起的想头，一旦心软，他很快的就会再一次伤她……德煌却突然像握到烫手山芋一般甩开她的手！他撇开脸，拧紧眉头。

亭嫣愣愣地看着他，他今早的反应特别奇怪……“以后别自个儿提水了！我会吩咐秦晋多派几个丫鬟过来！”沈默了半晌，他忽然说道。

他刚才才是做什么？提水罢了，有什么好紧张的！

“不必了，我已经习惯自己动手，不需要丫鬟——”“我说要就要！”他突然又凶起来，亭嫣闭起嘴噤了声。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霸道？”他挑起眉，没头没脑地问她。

亭嫣摇了摇头，不说话。

他皱眉。“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说出来！”“不知道。”过了片刻她才轻声回答。

“为什么要想那么久？”他眯起眼，嘴角慢慢勾出一抹隐晦的笑意。

亭嫣摇头。“我没有……”“为什么像个小媳妇一样！我会欺负你吗？”摆明了已经在欺负人！

先前的怒意突然消失无踪，他挑起眉眼、双臂抱胸，好整以暇地逗她。也不知道自己的脾气为什么突然变得如此喜怒无常、不受控制！可这滋味居然不坏，还挺教他留恋的！

亭嫣垂下眼，回答也不是，不回答也不是，只好径自沈默。

“说话啊！又变成哑巴了？”她不同他计较，他却得寸进尺，进一步欺负她。

“十三爷……你何时让我去见我阿玛？”他在故意找她麻烦！亭嫣轻声问他。

“时候到了，我自然会让你去见他！”他转身往她的小阁楼走去。

“那何时是‘时候’？”亭嫣追进去。

“急什么？时候到了自然是时候！”他跟她绕口令，占地为王似地抢坐在小阁楼的厢堂上，好似一名土恶霸！

亭嫣停在厅门口，无可奈何地望住他。

“过来啊！”德煌慵懒地召唤她，低沈的嗓音透出一丝别有居心的暗哑。

可惜亭嫣没听出来，她听话地走向他。

德煌突然伸出手，一把搂住她。

“十三爷——”“往后你每晚就到书房侍候我，早上我上早朝，直到我下朝前都不许离开那里，我要你等我回来！”他要一回府就看见她！

亭嫣推着他，低下头不说话。

德煌突然恍然大悟地出声笑，自言自语似地喃喃道：“我明白了！原来我喜欢的是你这欲拒还迎的调调……”亭嫣抬起眼，不解地睇望他。

德煌冲着她咧开嘴，表情好似放下心中一块大石。“原来如此，那好办多了，只要找个跟你一样调调的女人不就解决了？”他看似对着她说话，但亭嫣一个字也听不明白！

德煌突然抱紧她的纤腰——“十三爷，不要……”“不要什么？”他嗤笑，一掌握住她的胸脯。

“爷！”亭嫣倒抽一口气，脸儿倏地泛红。

他抱着她坐在腿上，她想挣扎也不能！

“好香啊……”他凑到她胸前，嗅闻她身上醉人的香气。

“十三爷，别这样，现在是大白天……”她羞怯不安地挣扎，却让他强壮的双臂愈是箍紧她，他的脸几乎埋在她乳间。

“谁规定大白天能怎么着、不能怎么着？”他邪笑，突然拉开她的衣带，让她前襟松开，跟着咬开肚兜的系带——“爷，不要……”亭嫣来不及反抗，两乳已经赤裸裸地弹出衣外。

德煌邪笑，舌头恣意地舔弄乳尖上的蓓蕾，然后含住了吸吮……“啊……”

不要这样……求求你……”她几乎是哭泣着哀求他。

每回他这么对她，她就像变个人似地，像个淫荡无耻的妓女！

这叫她害怕，因为她想起了自己的出身……“求我？”他眸光变得阎沈，对这两字深深玩味。“求我什么？是这样还是这样？”他邪恶地反其道而行，一只大手探入她的褰裤内，长指挟住了前端的花苞邪气地搓捻“啊——”亭嫣全身打着颤，他的手指已经挤进她下头两处小穴内——“呃呀——”亭嫣闭起眼，知道已经阻止不了他！

他玩弄着下头潮湿的珍珠，两眼牢牢盯着她霞红的小脸，嘴角有了笑意——他不必压抑自己要她，他会玩腻她的！

一定会！

隔日亭嫣侍候德煌上朝后，趁着等他回来的时间，取出笔墨给杏妃写信。

信中是托杏妃问阿日猷有关富而硕的消息。德煌把她留在身边，她没法走开，只能以写信的方式，再托秦晋送到杏妃处。

亭嫣的信才刚写妥，书房的门就被推开，亭嫣吓了一跳，赶紧收拾了纸笔藏到桌下。

“怎么了？藏了什么东西，这么慌慌张张的？”亭嫣一进门就笑着问。

“没什么……”亭嫣在桌下把信收好，柔声问：“有事吗，亭嫣？”“爷上早朝去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她大刺刺地在书房里找了位子坐下。

“我等爷回来。”亭嫣回答。

“等爷回来？你等爷做什么？”她口气一转。“再说这书房里多是一些文案、公牒，有的是极机密的文件，你留在这儿，要是爷的书房里遗失了什么，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嫌疑！”毫不掩饰地指陈亭嫣会偷窃！

亭嫣睁大眼，微蹙着眉头凝睇亭嫣。“是爷让我留下来等他的。”亭嫣脸色一变。

“那你刚才慌慌张张地做什么刊鬼鬼祟祟的，难道会干什么好事？”她索性走向书桌，强拉亭嫣站起来——“你说这是什么口”她抢过亭嫣藏在桌下的信纸，高高举在上方。

亭嫣的身形力量不及亭嫣，信纸她拿不回来。“那只是我写给杏妃娘娘的信，不是什么机密文件！”“信？”亭嫣眯眼，把信纸拿近眼前看个仔细。

“还真是一封信不是！”她挑起眉，眼底掠过一抹诡光，脸上的笑不怀好意。

“可以还给我了吧？”亭嫣道。

“喏，还你吧！”亭嫣把信丢到桌上。

亭嫣拿起信，仔细收到衣襟里。

其实她不过写一封平常的信，并没有任何见不得人之处，只是德煌对富尔硕似乎有着心结，她渐渐了解他有着极强的独占欲，只要他认定是“他的”，就不容许另一名男子侵入，这让她不愿再无端生事。

“原来你是当真关心富尔硕，我还以为你只是做做样子，从前你就是那副悲天悯人的德性，我只当你是装出来的！”亭嫣讥讽地道。

她恨极了亭嫣那副故作慈悲的模样，偏偏许多事都教她说中，让简亲王府的下人把她当菩萨一样膜拜。

“富尔硕是亲人，他关心我，我自然也关心他的安危。”亭嫣理所当然地道。

亭嫣冷哼一声，不予置评。富尔硕关心亭嫣可不关心她！

“算了，反正十三爷不在，我要走了！”亭嫣从椅子上站起来，转身走到书房门口。

“你找十三爷有事吗？”亭嫣问。

“你问这做什么！难道我找十三爷还要经过你允许？”亭嫣尖锐地道。

“不，我只是想，或者我能替你转话给十三爷……”“我有什么事儿我自己会跟爷说，为什么要你转话！你是不是防着我什么？”她眯起眼，声音尖锐。

亭嫣退了一步，不明白亭嫣怎会变得如此多疑！“不是这样的！我不问就是了，有什么事你自己跟十三爷说。”“你以为自个儿是谁？十三爷留你在身边侍候就了不得了？我本来就没打算透过你传话！”她哼了一声，掉头离去。

亭嫣望着亭嫣的背影，淡淡皱起双眉……

亭嫣心急着知道富尔硕的境况，亭嫣走后她立即到前厅找秦晋，把写好的信托与他转交杏妃。

秦晋拿到信，也不知内容是什么，便答应今早觑个空就送去给杏妃。

等到外头的人通报十三爷下朝了，秦晋要底下人立即传膳，自个儿赶忙到宅邸外等德煌回府。

“十三爷，依照您吩咐，早膳在书房里备妥了。”秦晋在门口迎进德煌，一边回禀道。

“亭嫣呢？她有没有在书房等我？”德煌一阵风似往书房快速走去。

“有有有，亭嫣格格一直在书房里等您！”秦晋回道，没提及亭嫣让他送信给杏妃的事。他以为那不过是一封问候信，只是小事，就不需要禀告给德煌知道。

德煌的俊脸上不自觉勾出一丝笑意，更加快步子往书房去。

秦晋瞧在眼底，挑了挑眉偷笑。他没见十三爷为哪个女人这么紧张过，一下了朝就急着见人。往常十三爷下了朝开口问的是公事，急着往书房去只是为了公事。

“十三爷！”秦晋跟着德煌后头往书房去时，亭嫣突然冒出来挡住德煌的去路。

“是你！什么事？”德煌皱起眉头，因为亭嫣挡路而不高兴。

“十三爷，您昨儿个答应我晚上要过来的，为什么让人空等？”亭嫣照例自动自发地偎进德煌怀里。

“我几时答应了您过去！”德煌不着痕迹地推开她。

他一心急着到书房去见亭嫣，只想尽快打发掉亭嫣。

“昨个在书房时咱们说好的，您忘了？”亭嫣把德煌的沈默自行解读成默许。

“我说过的话从来不会忘记，我没去就是不曾答应你！”亭嫣不让路，德煌索性拐个弯，从她身边绕过去。

秦晋一脸晒然，忙跟在德煌身后，经过亭嫣——“你站住！”亭嫣突然喝住秦晋。

“亭嫣小姐，您叫我吗？”秦晋不情愿地站住回话。

“不是你是谁？”亭嫣奔到德煌面前，再一次拦住他。“十三爷，我有话

说，您别急着走！”德煌不耐烦起来。“你到底有什么事？”亭嫣掉头对秦晋喝斥。“秦晋，把今早亭嫣交给你的信拿出来，让十三爷过目！”她口气倨傲，把秦晋当成一名下人使唤，根本不当他是府里的总管。

德煌挑起眉。亭嫣的态度无礼至极，可做对亭嫣要秦晋转交给杏妃的信中到底写了什么更为关切，暂时没心思理会亭嫣的无礼。

“亭嫣让你转信？”德煌眯起眼盯住秦晋。“你怎么没禀告我？”秦晋让德煌这一问，战战兢兢地道：“回十三爷的话，我想那只是一封平常的问候信，所以才没有——”“什么问候信！那也得看问候的人是谁？”亭嫣尖声打断秦晋的话。

“十三爷，您快让他把信拿出来瞧瞧就知道了！”早上她并没离开书房，她一直在书房外等着，然后跟在亭嫣身后，亲眼看见亭嫣把信交给秦晋。

德煌不说半句话只是盯着秦晋，秦晋反倒不安，赶紧自怀中把信掏出来送到德煌眼前。“十三爷，信在这儿。”亭嫣伸长手把信抢过来，粗鲁地撕开封口，把信摊开了递到德煌跟前。“十三爷，您看了就知道！”德煌默不作声地接过信，纸上亭嫣娟秀的字迹，片刻后他看完内容，信纸跟着在他手上被揉得稀烂！

“十三爷，信里写什么您全看见了！”看到德煌的反应，亭嫣胜利地瞪了秦晋一眼。

“这死奴才还瞒着您传信呢！”秦晋糊里糊涂，压根儿不知信里内容究竟写些什么，可他却明白十三爷看完了信已经动怒！

秦晋试图再分辩。“爷，我确实不知道亭嫣小姐信里的内容——”德煌没听秦晋把话说完，他一转身大步迈向书房而去。

“十三爷，您等我啊！”亭嫣跟在后头追去。

秦晋见势头不对，看情形十三爷这回动了大怒，依爷的性子，亭嫣格要是硬气些在爷气头上顶撞两句，弄不好就要闹出人命来的！

秦晋追不追去都没辙，无意间瞥见还捏在手中的信封，心底突然一道灵光闪过，当下他毫不犹豫地往反方向奔出——他脑海里现下唯一的想头就是到杏妃那儿去求救！

第六章

德煌冲到昼房时，宅里的奴仆正布好饭菜预备离开，见到德煌怒气冲冲而来，个个都吓得面色青黄。

“十三爷……”“滚开！”德煌怒喝。

挡在他前面的人全都应声退开，他终于看到站在最里头的亭嫣。

“十三爷。”她屈膝施礼，还不知道他正怒气蒸腾，直冲着她而来！

“你留下，所有的人全退下！”他瞪视着亭嫣，捏紧的拳头预示着他将爆发的怒气。

其它人鱼贯而出，只留下亭嫣、德煌和刚踏进书房门口的亭嫣。

亭嫣望着刚冲进来，一脸不怀好意的亭嫣和满脸怒气的德煌、她静静地等着他说话，心里却有预感似地隐隐不安……德煌盯住她的眼，突然把手

上捏得稀烂的纸团扔到亭嫣面前——亭嫣一眼即认出那是她写给杏妃的信！她心头一凉，慢慢蹲下身去捡拾被揉成一团的信纸……“亭嫣，不是我说你，上回十三爷已经不同你计较了，你怎么还这么不安分，心底老想着富尔硕！”亭嫣有口难辩，她想说什么，可又不愿去解释，只能欲言又止地望住德煌。

她不解释的态度却让他误会！他原本等着她的解释，愿意再给她一次机会……可她却只是无言地捡起那团被他揉烂的纸，仿佛捡起它比给他一个解释还要重要！

这时他的怒气再也抑制不住，他发狂地冲上前去抓住亭嫣的手臂，粗鲁地拽痛她——“然他对你道么重要，当时他要带你走，你就不该故做姿态，该立即跟随他去！”他凶狠地拽拖她，甩掉她手上的纸团，愤怒地指控。

原以为她已经在他的掌控中，富尔硕突然又介入他们两人之间，他原有的优越与笃定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竟然是恐惧！

这叫他愤怒！

亭嫣只能一味摇头，想让他放开她！“到底怎么了？我要跟谁走？又有谁会带我走？”“到了这个时候你也不必再装了！”亭嫣哼笑一声，恶毒地道：“你心里明明就放不下富尔硕，又何必装模作样地留在十三爷的身边？！”亭嫣转眼瞪住亭嫣，她知道是亭嫣蓄意挑起这混乱！“亭嫣，我求你不要再说了，我没有——”“那信十三爷已经看过了！凭你空口喊冤，还能骗得了谁！”亭嫣火上加油地道。

亭嫣掉头回望德煌，他冷漠的眼定定地盯视她，捏着她手臂的力道逐渐加重，几乎要拗断她的手骨……她想起上一回他拉脱她手肘的事，那次是他不小心才弄伤她，可这回他似乎铁了心，不在乎是否会伤害到她！

“你也不相信我吗？”她头着声问他，声音低弱，几乎是哀求。

“相信什么？”他冷着眼，手上的劲道再捏紧。“我只信我眼睛看见的！”

“你眼睛看见的应该是我！我留在这儿一直在你身边，而不是那封信……”“你的心不在这儿！”他粗暴地打断她未完的话。“你的心在富尔硕那儿，留在这儿不过是因为咱们的交易！”说完话。他使劲甩开她，如撇弃厌恶的物品般。

亭嫣跌到地上，脑子里一片茫然……“交易？”亭嫣上前一步，尖声问。“什么交易？”亭嫣说不出话。他说的对，她是忘了他们之间有交易，可却不是因为富尔硕，而是因为他！

她始终爱着他，他却没忘记过所谓的“交易”！他要她的人，也要她的心，他自己却只当两人间的事是一桩买卖！

蓦然她冷下心，看清楚了自己在他眼中的价值。她一直在自欺欺人，傻傻地作着一厢情愿的爱……事实上她永远只是他的附属品，他是想独占她，可那同对一件物品的喜爱并无两样！他在乎的不是她这个人，而是一件标识着所属的物品，他认定只有他能独占的所有物！

她之于他，最重大的意义也不过如此了……他永远不会爱她，像她一般为他心痛……“你和十三爷做了什么交易，我为什么不知道？”亭嫣还在尖叫，她逼到亭嫣眼前，气愤地攫起跌在地上的亭嫣，尖尖的十指刺入亭嫣细嫩的手臂中——“真不知耻！你说话啊！”她用力拽亭嫣的手摇撼着，已弄伤她织细的手臂！

德煌冷眼看着，不发一语，放任亭嫣伤害她。

亭嫣抬起眼凝睇他冷峻的面孔，心底仍存着一丝期盼，渴求他救她，

或者只要一句话都好……可他却始终无动于衷！他只是任由亭嫣放肆地拉脱她的手骨——“喀”地一声，亭嫣脆弱的关节再一次造成伤害！

不到一个月她再一次承受手骨脱臼的剧痛！她咬住了唇，坚强地承受下剧烈的痛楚！

“别以为装哑巴就没事！”亭嫣重重地冷哼一声。她终于放开她的手，却是以甩脱的方式拽开她——亭嫣的手骨原已经脱臼，这时整个人和脱臼的手臂就像没缝好的布偶一般，身子失控地向一旁的木椅摔去，发出吓人的声响。

“起来啊！少装死了！你就跟你娘一样下贱，现在没人会可怜你！”亭白刻薄地咒骂。

德煌倏地眯起眼，亭嫣突然进出口的话，如针芒一般扎进他的脑子！

“都怪我阿玛一时心软，收留了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下贱东西！”

说好了只是代我嫁进宫，到头来却想取代我，乌鸦也想变凤凰！”亭嫣泄忿似地，恶毒地往下说：“这也就罢了，我大人有大量不同你计较！可真是什么人生什么种，成了亲还明里暗里和富尔顿勾搭，丢十三爷的脸！十三爷早该休了你——”亭嫣的手臂突然一痛，她心底一惊，转头看见德煌抓住她的手，目光冷鸷阴沈。

“你刚才说什么？”他阴郁地问，低沈的语调却有教人喘不过气来的压迫感。

亭嫣不明白德煌突然变脸的原因，震慑在他的威势下，她惴惴地道：“我说……我说她不该对不起十三爷——”“不是这个！”他沈喝，亭嫣立即全身一抖。“你刚才说“乌鸦也想变凤凰”是怎么回事？”“我、我是说她出身很差，根本配不起十三爷！”亭嫣正好藉此机会一吐为快，中伤亭嫣。“成亲那时我生了病没法子进宫，阿玛和额娘心想亭嫣是花娘生的，她的出身根本配不上十三爷，因此才安排她代我出嫁，等我身子好了再调换回来，谁知道她居心叵测，居然打算取而代之！”德煌冷凝的视线自亭嫣脸上移开，慢慢转向亭嫣……亭嫣进宫后的情形他最清楚！

她一直不肯跟他圆房，新婚夜还无缘无故迷昏了他！他一直想不明白原因何在，现在终于知道，她仅是代替亭嫣出嫁，在简王爷和简福晋的计划里，她只不过是个见不得光的“替身”！

这般的委屈她竟然也愿意承受！从头到尾，在简王爷利欲熏心的摆布下，比起他受骗一事，她更是个无辜的受害者！

霎时，他脑海里掠过这许多念头，目光一直停留在亭嫣身上，却发现她一动也不动他脸色一变，突然掠身向前，转过她趴卧的身子。

她紧闭着眼，鲜红的热血在她娟秀的容颜上流淌！

跟前猩红的一幕让他直了眼！然后是亭嫣的尖叫——“住口！”他回过神，粗暴地喝止亭嫣。“出去叫人来！快去！”然后他当机立断抱起亭嫣。

亭嫣呆在原地，一动也不动。“我……我不是故意的，是她自己……”

“住口！再不去叫人，亭嫣要是有什么不测，我会要你陪葬！”他暴戾地低喝，强压下汹涌的怒气，抱着亭嫣往书房后的小寝房去。

德煌凶恶的神态有了效果，亭嫣再也不敢耽搁，立即拔腿跑出书房外喊人去！

杏妃到来的时候，看见的就是亭嫣重伤昏迷不醒的结果！

“这是怎么回事？人怎么会伤成这样？”杏妃质问坐在床畔的德煌。

亭嫣撞伤了额头，脑部有凝血的现象，御医来诊视过，虽然已尽心处理，情况却极不乐观！

“还有，嫣儿怎么会留在你这儿？你们小两口究竟怎么一回事？你倒是说话啊！”德煌紧闭着嘴一径沈默，杏妃愈来愈急。

站在门边的亭嫣忍不住开口。“是她勾引富尔硕，让十三爷没面子——”“滚出去！”德煌突然暴喝一声，亭嫣和杏妃同时被他脸上凶狠的杀气骇着。

“滚出去！”德煌转头对住亭嫣重复一遍，语气乍听之下平缓了许多，却阴鸷得教人不由得寒毛直竖。“亭嫣没醒过来之前，我不想再看见你！”他一字一句，冷冷地说道。

他骇人的冷酷语调让亭嫣白了脸，在杏妃疑惑的目光下，亭嫣狼狈、脚步颠蹶地退出房外。

“煌儿，这是怎么一回事？”等亭嫣出去了，杏妃又问。

德煌掉头盯住亭嫣苍白的痛容，又回复了不说话的木然神情。

“我听秦晋说，你为了一封信大发脾气？”杏妃见德煌不回答她，只得自个儿往下说：“恰巧今早阿日猷来见过我，他说富尔硕在西北出了事！他回到西北后战事乍然鹊起，富而硕领命追逐敌方败军，却反中了围剿，现在下落不明，是生是死都还未知。”德煌脸上变色。他的确听皇阿玛提过西北战事突然吃紧，五千精兵在塔尔寺一带追剿败军时中了敌军诈败之计，以致全军覆没！

驻守西北的将领无数，偏偏是富尔硕领了将命追剿诈败的敌军！看来亭嫣的预言不错，她确实不曾骗他！她自小跟富尔硕一起长大，致于她对于富尔硕的关心，应该也是发自兄妹间的关怀之情。

而他却不分青红皂白地执意误会她！还挟怨报复，借口她和富尔硕有奸情休离她！

德煌两眼发直地瞪着床上生死未卜的人儿，心口的紧迫抽搐感突然变得清晰且明愿，再也容不得他刻意漠视。

“煌儿，你说说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嫣儿她-她怎么会伤成这样？”杏妃怜惜地道。“嫣儿受的委屈还不够吗？你也真是的。我真后悔，当时不该答应她保守秘密！”终于忍不住责备德煌。

自从亭嫣代亭嫣嫁进宫，她和亭嫣见过面，就十分喜欢这懂事的女孩子，难得的是她和亭嫣极谈得来。嫁进来的是亭嫣，她心底反倒乐意，可现下亭嫣却弄得被休离还受了这么重的伤，杏妃当然心疼！

原来不知不觉地，她疼亭嫣竟然多过了她这冷酷的儿子，所以再也顾不得德煌开口责备他……“额娘，你答应她保守什么秘密？”德煌终于开口。

“还有什么？不就是答应了她，不揭穿她阿玛换女代嫁的秘密！”杏妃叹了口气再往下说：“这孩子就是太善良了！反倒是亭嫣那丫头的心肝也不知是什么做的，平日两老最疼的是她，这会儿自个儿的亲爹、亲娘受了难，她却不问不问，反倒跑来痴缠你！”

可亭嫣呢？她阿玛、额娘要她当亭嫣的替身，他们这么对她，她却吭也不吭一声地承受下来，受了委屈只会往自个儿肚里吞！我还听阿漱说，她被你休离后就让她阿玛给赶出了王府，直到简亲王府出了事，救人、奔走出力最多的人就是她？这孩子的性子就是这样，任人误会了也不解释！”她意有所指地瞪了德煌一眼。

从杏妃这番话中，德煌更肯定了代嫁一事全是出自简王爷一手编道，为了是图利他自己和疼爱的二女儿，亭嫣自头至尾是个牺牲者！

“额娘，你知道亭嫣的身世吗？”德煌突然问。

杏妃乍听德煌问起，挑了挑眉。“你怎么会这么问？”她沉吟了一会儿，才往下道：“这事在皇亲间是有传说，不过不干亭嫣的事，大家不过私下说说，说是王爷年轻时一段韵事，曾有个名妓替他生了女儿。我也曾疑惑过，不过姊姊她一直不承认，因此这事也不知是真是假！”杏妃讪讪地道。

就她观察，简福晋对亭嫣的态度一直十分严厉，完全没有身为母亲的慈爱，她一向只偏心亭嫣！

杏妃心下早就认定传说必定其来有自，只不过简福晋不说，她自然也不好问，可亭嫣八成就是那名妓替简王爷生的女儿！

原来简王爷和简福晋以为天地鬼神才知的事，其实早已传遍了京城，成了皇族圈内私下传论的笑柄！

无限的后悔和怜惜揪紧德煌的心……受了这样的苦，却不曾怨过任何一人，她心里的苦楚较之肉体必定更疼痛千百倍！

盯着昏迷不醒的亭嫣，德煌捏紧拳头，冷硬的俊脸慢慢透出一丝不曾为任何女人释放过的温柔……

亭嫣被亭嫣拉脱的手骨已经接上，额上的伤口也处理过，可她昏迷了整整两日一直没醒过来，这急坏了所有人，包括御医侯得昌在内。

“你不是说她两天内会醒来，为什么到现在还在昏睡中？”德煌的咆哮明显地不讲理，可在这时候却没人怪他。

“是啊，侯御医，你说嫣儿两天内会醒来，怎么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杏妃也问。

侯御医惊吓地垂下眼，不敢正视德煌不善的脸。“这……这我他不知道她为什么不醒……”“你说什么？”德煌红了眼，一把揪住侯得昌。“你竟敢说你也知道！”等了两天，他的焦急和怒气都在爆发边缘，他努力克制自己，只为了亭嫣！可御医一句“不知道”，终于引爆他的火气！

“这、这……我、我……她、她、她早就该醒的！我、我……我真的不知道、不知道，她、她……她为什么还不醒过来……我、我、我看是她、她：她自己不肯醒来……”侯得昌被德煌吓得成了结巴！

“放屁！”德煌怒吼，揪住侯得昌的衣领。“什么叫她自己不肯醒来，你给我说清楚！”“那、那、那意思就是说……她、她、她可能因为心里在害怕什么，所以才不、不、不肯醒过来……”侯得昌严重结巴！

这个时候德煌只要轻轻一捏，他不怀疑自个儿会像只被踩扁的蟑螂一般，死得不明不白！

德煌神色阴沈不定，极短的时间内俊脸上掠过几重阴霾……“煌儿，你放快手啊，侯御医他也尽心尽力了！”杏妃见德煌两眼泛红，神情狰狞，这才察觉苗头不对，也吓得出言劝阻。

德煌非但不放手，反把侯得昌揪到眼前，紧紧勒住他襟口“我再等一个时辰！要是一个时辰后她再不醒来，我就铡了你这庸医！”他一字一句、毫不含糊地威胁！

德煌放了侯得昌之后，他还吓得浑身簌簌发抖！这时候只能祈求躺在床上的姑奶奶快生醒来，否则他一条小命就要不保……“嫣儿？侯御医！侯

御医！”杏妃突然高兴得大叫侯得昌。“你快过来，嫣儿她好象要醒了！”侯得昌赶忙来到病床前探看。

他见嫣儿眉头深皱，眼皮不住跳动，他仔细诊视了一番，终于松了一口气地宣布。

“十三爷、杏妃娘娘，嫣儿格格终于醒了！”就在众人最绝望的时候，嫣儿终于醒转了！

德煌抢到床前，握住嫣儿的手。“嫣儿！”他轻声唤，方才的暴戾之气已转眼不见，化成了绕指柔情。

众人只见嫣儿慢慢睁开眼，等了仿佛已过了半日之久，她才完全睁开那双迷迷蒙蒙的大眼睛……“嫣儿？”德煌再唤一声，仿佛怕嫣儿消失一般，紧紧握住她的手。此时他心中满是失而复得的欢喜！

嫣儿睁大的眸子略失焦距，她眯起眼，然后再慢慢睁开，跟着两眼瞪视着面前的德煌，直直盯了许久……“嫣儿？”察觉了嫣儿的不对劲，德煌皱起眉头，又唤了她一声。

“嫣儿？是不是身子不舒服？哪儿还疼啊？”杏妃也觉等疑惑，忍不住凑上前问。

“我……”嫣儿目光从德煌转到杏妃身上，她终于开了口。她嗓音略带嘶哑，显得无力……“嫣儿，你要告诉姨娘什么？”杏妃又问。

德煌握紧嫣儿的手，重新取回她的注意。“是不是不舒服？那就闭上眼睛，别费神说话，好好休息。”“你是谁？”嫣儿盯着德煌，突然问。

气氛霎时僵凝住！

德煌脸色一白，忘情地捏紧她的手——“好疼……”嫣儿皱起眉头轻呼，挣扎着要抽回手。

德煌身躯一震，猛地回过神，松开掌中握住的小手……“你……你不知道我是谁？”他失神地呓语，身子僵凝，整个人如一尊泥雕塑像。

“嫣儿，你怎么啦？你忘了吗？他是煌儿啊！”错愕过后，杏妃一阵惶然，手里紧张地绞着帕子。情急地问了一连串话。

德煌瞪住嫣儿茫然的大眼，深沈的恐惧猛地笼罩住他！

“我怎么会在这儿……”嫣儿睁大眸子，喃喃呢语。“你是谁……”她的话再次让众人倒抽一口气！杏妃掉头望向德煌，后者脸上的神情可怕得吓人！

“嫣儿，我是姨娘，姨娘啊！你不记得了？”杏妃一双手揪着心口，几乎要掉泪了！

“姨娘……”她皱紧眉头，困难地在空无中努力搜寻出记忆……“是啊，记得吗？我是姨娘啊！”杏妃拍着自个儿的胸口，企盼地望着嫣儿茫然的眼。

嫣儿望住杏妃，同样看了好半晌，然后……还是摇头。

“怎么会这样！”杏妃惨叫，转过头对住侯得昌，气急败坏地质问：“你说啊侯得昌！这孩子怎么一觉醒来就不认得人了？”侯得昌惊惶地挤到床边探看……“启禀娘娘，格格她这一撞不轻，因为伤了头部，可能导致了……呢，可能是摔坏了头，脑子给摔糊涂了——”侯御医看了半天，终于语出惊人地宣布。

“脑子摔糊涂？”杏妃一听之下，尖声价喊。

侯得昌正要点头，冷不防领子又被一把揪住——“你说什么，什么叫脑子摔糊涂，你给我说清楚！”德煌捏着拳头，僵冷的声音带着一丝头抖……摔糊涂！她连他都忘了！

再也认不出他了？“是、是啊……照目前这态势看，格格她、她应该是丧失了记忆，所以再认不得人了，不过也可能只是暂时——”侯得昌话说了一半，德煌突然放开手，他脚下下一个不稳，踉跄地跌坐在地上！

“嫣儿，嫣儿不认得姨娘了吗？”杏妃急切地问着亭嫣，得到的响应，只是亭嫣的摇头……杏妃绝望地望向德煌，只见他突然暴躁地怒吼：“出去！全给我出去！”他的吼声吓住了所有人，包括亭嫣在内。

她惊惶地瞪住他，整个人缩到床角，如见鬼魅！

“煌儿，你别这样……”“出去！”德煌红着眼怒斥，对着杏妃照样吼叫。

“好好，我们出去，我们马上出去！你冷静些，别伤了嫣儿……”杏妃安抚他，一面推着呆住的侯御医出去。

等人都走了，德煌转过身面向畏缩在床角的亭嫣。

“你……真的把我给忘了？”他颤抖地问，深吸了口气，语气略缓。

她可以忘了任何人，却不该忘了他！

亭嫣只是睁大眼恐惧地瞪着他，惊悸的大眼内凝着敬他心寒的不信任……那是看陌生人的眼光！

德煌心一痛，突然伸手抓住她的肩膀，失控地用力摇晃“为什么忘了我？你怎么可以忘了我！？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他发疯似地摇撼她！深沈的悲切，让他一向坚强不摧的意志力完全失控！

她的失忆打击了他！在他终于明白真相，想要补偿她的时候，她竟然忘了他这个人，彻底把他从记忆中抹去！

“不要……你放开我？你放开我……”亭嫣握成拳的小手用力捶打他。

他疯狂的行径吓坏了她，她惊惶、害怕地捶打，当他是伤害自己的坏人、是凶恶的疯子！

突然地，德煌松下手……他放开她，同时脸上弥漫一片哀戚的空洞……亭嫣见他放开了，又缩回床边，用被子紧紧里住自己，两眼圆睁，防备地盯住他看。

德煌定定凝住她许久，终于黯下目光，神情显得疲累无比。

“我让额娘进来陪你，你好好休息，有什么事，等你身子好了再说。”她伤势未好，他怕自己克制不住弄伤了她，更怕她在惊恐中伤了自己！

说完话，他缓慢地站挺身子，绝望的眼让人心伤，挺拔的宽肩上似乎压了千斤重担……亭嫣缩在床角，看着他一步步踱出房外，举步维艰，她苍白的小脸上却没有丝毫表情，望住他背影的眼神，如同盯住一名陌生人的目光！

第七章

根据侯御医的说法，亭嫣丧失记忆可能只是暂时的，也可能恒久会如此！

事实是经过一个月后，亭嫣始终没恢复记忆。

或者该说她的记忆恢复了部分。她只记得杏妃，却忘了其它所有的人，包括德煌。

她也忘了曾经代替亭嫣嫁给德煌一事，总之关于德煌的记忆，已全数在她脑海中抹去！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所有大内御医没人能给一个合理的解释。

“嫣儿，天冷了，怎么还待在屋外？”杏妃在园子里找到发呆的亭嫣。

“姨娘……”亭嫣转过脸，美目顾盼，巧笑倩兮。

她记得杏妃，可也只模糊地觉得杏妃亲切熟悉，并不知道杏妃是“姨娘”，姨娘这两字是杏妃教她喊的。

杏妃让随从的侍女把大氅披到亭嫣身上。

亭嫣听话地让侍女穿衣，一抬头，看到杏妃身后的一脸阴郁的德煌。她恬适的小脸立即变了色，两手揪着心口，突兀地退了数步！

“怎么了？嫣儿？”杏妃上前安抚她。“别怕啊，那是德煌，你知道他的，我跟你提过了。”杏妃略过了德煌休弃她的那段，只提到德煌是她的夫君。

亭嫣一个劲儿摇头……她初初醒来那回，德煌的反应吓住了她，以致在她脑海中留下深刻的不良印象，因此她排斥他。

之后杏妃告诉她，这疯子似的男人竟然是她的丈夫，于是她更害怕了！

她直觉地认定他会伤害她，会教她痛苦。

德煌抵紧唇，刚毅的下颚紧绷地后缩。

一个月了，她看见他仍然退缩、仍然害怕，她接纳了所有陌生、不认得的人……只除了他之外！

杏妃不安地盯住德煌愈来愈冷肃的脸，见亭嫣仍然不肯过去，她叹了口气，也不敢勉强亭嫣，只能劝道：“咱们进屋里去吧！外头冷呢，姨娘怕你身子禁不住。”她拉着僵持不动的亭嫣往屋子走。

德煌阴郁地退开。

这一个月来他已不敢再强逼她接受他，用强的结果只会得到反效果、只让她更怕他！

也因为她怕他，杏妃提议让亭嫣搬到她寝宫住，为了亭嫣，他只能同意。

杏妃拉着亭嫣回到屋里，在厅内坐下。“关于你阿玛的事，煌儿已经让四阿哥从轻处置。”她顿了顿，再往下道：“你放心，你阿玛不会有事的。”虽然知道亭嫣不认得人，这个月内她仍然将有关亭嫣的一切人事说了一遍，包括简王府被抄之事！现下更把事情交代清楚，希望能唤起亭嫣的记忆。

亭嫣乖巧地点头，似懂非懂。

德煌禁止亭嫣再接近亭嫣一步，因此自亭嫣醒来以后只见过杏妃一个亲人，其他所谓的“亲人”，在她的脑里都只是虚拟的幻影。

当然，德煌并不包括在她“亲人”的范畴内。

“这回多亏是煌儿出力，要不依你阿玛犯的事，从重量刑的话，丢官事小，恐怕还要坐上几年监牢！”杏妃娓娓道来，用意是替德煌说好话。

亭嫣不做声，只是垂下头。

杏妃知道她明白自己的意思，可就是不肯面对德煌。

她暗自叹口气，索性把话点明。“嫣儿，这回煌儿替你这么出力，虽说他是你的夫君，你们俩关系不同，他帮你原也是应该，可于情于礼你是不是该谢谢他？”亭嫣两手绞着手巾，磨蹭许久，好半晌才抬头对着德煌的方向匆匆说一声：“谢谢你！”随即又低下头去，两眼对住他的时间仅仅只有一刹那。

她排斥的态度让他苦笑。

无言地，他掉头望向杏妃，示意她留下两人独处。

杏妃犹豫了片刻，终于点头同意，悄悄起身，招了随行的侍女离开大厅。

“当真这么讨厌我？”德煌低哑的男音近在左右！

亭嫣倏地抬头，她看不到杏妃却看到近在眼前的德煌！

清滢的眸子霎时现出慌乱，她柔软的身子僵化在椅子上，两手因为捏紧了椅把，关节处甚至泛白。

德煌俊朗的脸缸笼上一层闇影。可是他仍然走近她，近得不能再近——“为什么？你该记得的人是我，为什么会是额娘？”两手撑在她椅把上，将她围在自己的胸膛和椅背之间。

亭嫣不说话，她只是瞪着他逼近的眼，不断地畏缩……她的反应令他心寒！她压根儿从心底排斥他，拒绝同他沟通和接触！

“你再想想！”他蹲下身；同她低垂的视线平齐，目光灼烈炽热。“你说过爱我的，我不许你忘了！”他一定要她想起他！

可他的热情在她身上全然不起作用，她不愿同他共鸣，仍然一径畏缩，身子甚至开始哆嗦……她发自心底的畏怯，德煌看在眼里，他捏紧拳头，强迫自己不因她伤人的反应轻易放弃！

他不求她立时想起他，可今天他一定要她接受他！不理睬她的抗拒，他强制地握住她抓紧椅把的手。

“别怕我，我是你的夫君，只会保护你不会伤害你，你根本没理由怕我！”他尽量放柔声音，试图安抚她。

“你……放开……”亭嫣嗫嚅着，她低弱的声音小如蚊呐。

“你说什么？说大声些，别怕！”终于听见她主动开口对自己说话，他高兴得忘我，不自觉捏紧她的手。

“你放开——放开我！”仿佛是因为恐惧，让亭嫣鼓起勇气把话放声说出口，她满脸惊骇，使尽气力抽回被握痛的手，两眼睁得老大瞪住德煌，漂亮的大眼内满是戒惧！

她的响应出乎他意料，他一时像是反应不过来般地怔住。

“我、我要见姨娘……你放开我……”亭嫣开始挣扎。

德煌回过神，他盯着亭嫣闪避的眼，捏握的拳头松了又紧——“看着我！”他低吼，失去了耐心。“你说过爱我的，我不许你忘记！”他可以忍受她忘记他，但不能接受她排斥他！

“我没有……我没有……你放开我！”亭嫣的反应就像她刚醒来那天一模一样，她开始捶打他。

“你有！你说过爱我，我们圆房那晚你亲口说的，记得吗？”他逼迫她。

亭嫣脸色倏地惨白。“没有、我没有……”圆房两个字叫她惊悸！

她失去了记忆，可却知道“圆房”代表什么意义！

德煌看出她对圆房两字有强烈的反应，他心中生出一股希望，不顾她的反抗，强悍地搂住她细弱的肩膀，迫使她娇弱的身躯贴向他的胸口。

“我们曾经这么亲密过，你怎能忘记？”他进一步抱起她，自己坐上椅子，让她坐在他腿上，将她扭动不安的娇躯紧拥在怀里。“我求你，感受它，仔细回想……我们曾经坦诚相见，曾经占有过彼此的身体……”亭嫣突然剧烈挣扎，她浑身发着抖，无预警她忽咬住他抓着她的手臂他露骨的言辞原想

挑起她的记忆，没想到却换来她更严重的排斥。

口中尝到一股血腥的咸味，似乎因为被咬的主人全无反应而迷惑……亭嫣慢慢松开牙关，迷惑的大眼水雾蒙眬地凝向他“如果恨我，那就惩罚我……”他平静地柔语，一手轻扶起她的脸蛋。“可千万……千万别忘了我。”富含情感的深邃目光紧紧锁住她。

她呆住片刻，眸子中闪过一重又一重迷茫的幽光……迷茫中似乎有什么闪过她的眼，她怔怔地盯着德煌，平滑的眉心渐渐纠紧……一个模糊的影子闪过她脑际，渐渐和眼前男人的脸重叠，混沌的意象逐渐清明，慢慢唤起蛰伏在她脑海深处的记忆……她瞪大了眼，迷茫的眸转为清晰-同时德煌灼热的唇渐渐下压-亭嫣猛地回过神，突兀地转开脸，惊骇地避开他！两只小手同时抵住他胸上，防备的姿态诉说着无言的排斥。

德煌颓然地松手。

她立即从他身上跳起来，逃到屋旁一角，避得远远的。

“我要找姨娘去，不能陪你了……”她瘦弱的身子仓皇地往门口移动。

没有进展……这一个月来他所有的努力对她全然无用！顿时他感到心灰意冷，心头涌现一阵强烈的空虚……德煌面无表情地瞪着她走出门外，不再阻止、不再试图做任何挽回……无论他做什么，她根本完全不接受！

自那日亭嫣逃开德煌之后，她便没再见到他。

他不再来打扰她平静的生活，她开始呆坐在园子里，静静地凝望园里青翠的绿树，有时可以这么一坐就消磨整天。

杏妃以亭嫣身子未好为由，继续留她在宫内，另一方面是她记忆尚未恢复，也不适宜出宫见简福晋等人。

亭嫣又在杏妃处住了半个多月，额头的伤口慢慢结痂脱落，因为用的是大内最好的仙丹妙药，虽然丧失了部分记忆，庆幸的是伤处并未留下任何疤痕，仍然如未受伤前一般洁白无瑕。

这日午后阳光普照，和风送暖，亭嫣独自坐在园子里吹风歇息，杏妃突然走过来-“嫣儿，你瞧是谁来了！”杏妃高兴地道。

亭嫣脸上掠过一抹神秘的期待，她很快转过头，心中暗忖难道是他来看自己了？转过头却看到杏妃身边站着一名身形伟岸的陌生男子，正深情款款、目不转睛地盯住她。

亭嫣愣住，大眼疑惑地眯起，然后放松……“你……富尔硕！”她迟疑地念出心头闪过的名词。

杏妃和富尔硕同时喜出望外，他们没想到亭嫣能记得他！

富尔硕更是立即抢到亭嫣跟前。“你记得我？”他欣喜地问，克制自己握住她小手的冲动。

“你……”过了半晌亭嫣不确定地道：“富尔硕……你是表哥……”“是。我是表哥，我是富尔硕！”富尔硕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他知道亭嫣这三个多月来发生的事，他了解她的状况，知道她失去记忆，甚至忘了德煌……他没料到她会记得他！

“嫣儿，你表哥这条命是被个蒙古女人救回来的！”杏妃也不管亭嫣听得明不明白，自顾自地高兴地解释。

“说来还真是神奇，当时大军被围攻，恰巧有一队蒙古商队横越附近山区，那领头的竟然是个女人！那个蒙古女人念在同咱们是盟邦关系的分上，

当机立断先救起主将，也幸而遇上他们，你表哥现下才能活着回来！”怎么说富尔硕都是否妃的亲侄儿，这次他能平安回来，杏妃最是高兴！

“富尔硕……”亭嫣迷蒙的大眼凝住富尔硕，喃喃呢语。

“小点儿！”富尔硕情不自禁地呼唤他给亭嫣起的小名。

“小点儿？”亭嫣微微歪着头，脸上闪过一丝疑惑。

“是啊，小点儿！”富尔硕笑。“你忘了，打小我就叫你小点儿，你还跟我抗议过，说这浑号太幼稚！”亭嫣眨眨眼，望着他突然笑了。

“你记起来了？记起自个儿是小点儿了？”富尔硕激动地握住她的手，再也克制不住自己。

亭嫣笑着点头，并未把手抽回，任由他握着。

这一幕落入站在远处的德煌眼底！

富尔硕见亭嫣是经过他同意的。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想唤起她的记忆，没想到她一见富尔硕就能记起他，甚至记得小点儿这小名！

她记得富尔硕，却忘了他！

眼里看着亭嫣和富尔硕两人重逢时由衷喜悦的表情，耳边传来约两人交谈时阵阵笑语……他僵凝的表情渐渐冷肃，终于他转过身拒绝再面对这教他心痛的一幕！

夜阑人静，白天亭嫣和富尔硕愉快地会面，之后因富尔硕乃男眷，不适宜留住杏妃宫内，傍晚时已先行离宫。

“格格，天晚了，上床歇息吧！”宫女道。

亭嫣迟疑了一会儿，终于点头。

宫女正要服侍亭嫣就寝，房门被推开——“姨娘，是您吗？”亭嫣转过头，见到的却是德煌。

她脸色一变，突然噤若寒蝉，不同于以往的害怕，她睁大了眼有些紧张地凝睇他。

德煌走向她。

“十三爷，格格要歇息了。”宫女试图挡住他，她知道亭嫣怕他。

“让开！”德煌瞧也不瞧那宫女一眼，直直往前走向亭嫣。

“十三爷……”宫女再次试图阻挡。

德煌不再废话，冷鸷的眼直接扫向宫女，后者吓得脖子一缩，僵在原地不能动弹。

“伺春，你下去吧。”亭嫣幽幽道。

“可是格格……”伺春犹豫。

“不要紧，你先下去。”亭嫣柔柔地道。

伺春应了声，终于退下。

“你找我……有事？”亭嫣面向德煌，平静地问。

德煌眯起眼，阴鸷的面孔透出一抹深思。

“你不怕我了？”他阴郁地问，停在她身前五步许，不再走近。

若在之前，他知道她不再怕他，他会欣喜若狂，可现在却像嘲讽。

亭嫣没回答他。

“你认得富尔硕，却还是不认得我？”他盯住她，阴郁地问，脸上神情木然。

亭嫣避开他的眼，突然绞紧手上的帕子，眉心轻折。

他冷笑。“还是认不出我！？”冷峻的嘴角隐隐地抽搐。

他又问一遍，语气已没有期盼，相对地充满冷嘲。

亭嫣捏紧手上的帕子，她心口强烈地悸颤，手汗沾湿了帕子，低垂的眼霎时掠过几道凄楚的幽光……“你跟他走吧！”德煌突然道，决绝的语气深刻出断腕般决裂的割舍！

“他？”你要我跟谁走？”亭嫣倏地抬起头，柔美的小脸在一刹间僵冷。

德煌回过脸，盯住她睁大的美丽眼眸，面无表情地道：“你记得富尔硕却忘了我，事实证明，他在你心中的地位比我重要得多！”他勾起唇，笑容冷涩。

亭嫣不说话，她僵坐在镜台前，手中的帕子已经绞成一团稀烂。

德煌冷下眼，阴鸷的眸光不再灼热，只余下哀戚。“明天……你就跟富尔硕走！”撂下话，他大步迈向房门“可我是你的妻子！”亭嫣站起来，在身后唤住他。

她眼中乍然掠过一抹受伤的痕迹，清亮的眸眸大凝睇他……“妻子？”他苦涩地笑，同过头盯住她的眼，一字一句地道：“不，你是自由的，我早已经休离你！”残忍地说出口。

她教他心痛！一个教他心痛的女人却惦着别的男人……他明白自己能放手，不会迟疑！

亭嫣僵住，盯住他的眼神慢慢灰冷、无神。

“你……希望我跟他走？”她低弱的声音轻之又轻地，缥缈虚弱。

“心不在我这儿，留住人也没用！”他冷决地道。

“可是……”她颤着声，忍住眼眶里的泪。“可是，我毕竟还在你身边！”“在我身边？”他发笑，似乎这是一句可笑的话。“凭我的条件，多得是爱我又肯留在我身边的女人！”他冷酷地道。

亭嫣揪着心口退了一步，怔怔地望着他。

“你说的对，”她眸光悠远，盯着他却失去了焦距。“我是不爱你，我爱的是富尔硕，所以不该留在你身边！”唇边同时掀起一抹幽忽的淡笑。

德煌脸色一变，瞬间握紧拳头，抿紧唇不发一言。

她平着声继续往下说：“谢谢十三爷成全，我和富尔硕都会感激你-”“不必了！”他粗暴地打断她的话，冷峻的神情掺了一丝狼狈。“我成全你们并不是做好事！”他忽尔撇起嘴，掀起一抹冷佻的笑。“不送走你，我如何接纳别的女人！？我是为了我自己！”冷酷地回击她。

凝滞的沈默在空气中回旋……“是吗？那么……”她清冷的语声回荡在暗夜里。

“祝福你！”划破凉夜的静识。

夜更冷、烛火渐弱，掩去了她脸上的神情……德煌站在门口，月光清晰地映照出他脸上乖舛的冷戾他眯起眼，终于掉头离去！

亭嫣呆立在房内，对着空荡的门口，忍在眼眶的泪终于决堤……在大厅那一次她已经记起他，她的记忆因他的温柔而复苏，因此她跟着想起了富尔硕、想起了所有遗忘的事……可他却再一次抛弃了她！

他并未坚持到底，如此轻易地放弃她！大概因为爱不够深、情不够切……可她却一再失足，还愿意原谅他，心里怀着天真的期待，每日一早起床便开始痴痴等他……可现在，事实已经证明一切，对他的痴恋成了可笑的执着！

泪水滑下亭嫣苍白的面颊，她怔茫地盯视洞空的大门，房外墨漆的黑夜如她心口晦暗的幽冥……

第八章

秦晋领命护送亭嫣出宫，回到她和珠儿住的东巷。

“格格-”珠儿一见到亭嫣就哭着扑上去抱人。“珠儿担心死了，也想死您了！”“珠儿别哭啊！”亭嫣轻轻推开她一些，拭去她脸上的泪。

“我这不是没事，好好的回来了？”“格格……”珠儿泪水还是流个不停。

“姊姊！”小亭渊走上前，亭嫣拥住他。“这一、两个月来有没有跟着老师好好读书？”她柔声问，抚着亭渊的头。

“有！”亭渊响亮地回答。他也拥紧亭嫣，不住地笑，两个月不见，心里对大姊有着一股依恋。

两人身后一道锐利眼光直射，亭嫣抬头，看到冷着眼的简福晋。“额娘……”简福晋抿紧嘴，眯起眼。

亭嫣眸子略闪，她放开亭渊，改口轻唤：“福晋。”“嗯！”简福晋冷哼一声。“终于回来了？”这“终于”两字说得很重，别有寓意。

亭嫣低下了头，心底百味杂陈。

“不是说病得不知道人了？怎么这会儿一回来就全认得了？”简福晋苛刻地说道。

一旁的秦晋愣了愣，目光略带疑惑。

“是啊，格格。”珠儿一听简福晋这么问，想起什么似它，抢着说：“我听说您伤了额头，还丧失了记忆，怎么这会儿您全好了，认得咱们了？”

“我……嗯！”亭嫣没留意到秦晋的眼神，她点点头，对着珠儿微笑。

“大好了！”珠儿高兴得什么似，像个孩子般雀跃地蹦跳、拍手。“我原还担心您连我都忘了，那可怎么好，我会伤心死的！幸好您总算恢复了记忆，总算想起珠儿了！”亭嫣没说什么，一径陪着珠儿笑。

其实她隐约记得珠儿，就如同记得杏妃一般，在她的记忆中不曾被抹去的只有这两个人而已！

至于为什么会如此，她也不明白……“格格，”一旁候着的秦晋终于开口说话。

“既然平安送您回来，那我得赶紧回宫复命去了！”亭嫣点点头。“秦总管，您慢走。”她送秦晋到门口。

“且慢！”简福晋突然出声唤住秦晋，在敕大娘的搀扶下颤巍巍地走上前去。

打从简王府被抄之后，这些日子她的身子弱了许多。“秦总管，嫣儿呢？嫣儿她怎没一道回来？”秦晋和亭嫣对望一眼。“回福晋的话，十三爷的意思，亭嫣格格的去留随她自个儿主意。”虽然简王府已被抄，礼貌上他还是尊称简福晋为福晋。

简福晋脸色一变。“这是什么意思？”秦晋也不知简福晋在不高兴些什么。“这……”“你的意思是说嫣儿她不肯回来？”简福晋厉声质问，情绪激动起来。“她不肯回来……她不肯回来见我？”她向来最疼亭嫣，连亭渊也

比不上，可现下亭嫣却滞留在宫内，丢下了她不理！这教她痛心！

“这个……这个找他不清楚，这就要问亭嫣格格自己了……”“亭嫣！你再给我进宫去，去问问嫂儿她为什么不肯回来见我！”简福晋转向亭嫣，厉声命令。

所有人全静下来，等着亭嫣说话。

“福晋，”过了好半晌，亭嫣终于开口。“我是不会再回宫里去了。”她温柔却坚定地道。

简福晋瞪大双眼，指着亭嫣。“你说什么！你敢违抗我？”她把对亭嫣的怨气发泄在亭嫣身上。

亭嫣垂下眼，态度坚决。“不管您怎么说都好，就算您要误会我，我也不会再回宫里去了。”简福晋没想到亭嫣竟会违抗她，气得身子发颤，一怒之下一巴掌就扫到亭嫣脸颊上……“格格！”珠儿大叫，冲上前去扶住被简福晋一掌打得摇摇欲坠的亭嫣。

其它人全愣在原地，张大了眼。

“福晋，您下手这么重做什么？二格格是您生的，难道格格就不是您的女儿？”珠儿气得对着简福晋大吼大叫。

“她本来就不是我的女儿，她是一个下贱女人生下的野种！”简福晋恼羞成怒，将藏在心底多年的秘密一股脑儿全掀出来！

所有的人全呆住了！大伙儿怔在原地，直到珠儿的话唤醒了众人“忘恩负义的是二格格，不是格格！您为什么要把气出在格格身上？就算格格不是您亲生的，她孝顺您、爱您，她有哪一点对不起您？”看见亭嫣嘴角淌血，珠儿气得全身发抖。

简福晋愣住，珠儿的话像是一根棍棒，无情地打在她心坎眼上！她也在发抖，回过神来才发现众人的目光全集中在她身上，他们眼神里充满谴责、不以为然……连亭渊也不例外！

“你们……你们做什么瞪着我瞧！？是她不听话！我只是教训她，我又没做错什么！”简福晋两眼发直，颤着声反控。

众人不说话，全不以为然地撇过头去。

珠儿气得再也说不出话来，扶起了亭嫣说道：“格格，咱们走吧！”亭嫣垂下眼，顺从地任珠儿扶她回房。

她已无话可说。这一幕像一场闹剧，在她受伤的心口又划上一道残忍的刻痕-

夜已深，宫里各处都已熄灯，秦晋手里提着灯笼，顶着寒风一路往东苑过去。

“秦总管。”打盹的小厮一见秦晋过来，忙打起精神，不敢再偷懒。

“爷呢？在书房睡下了？”秦晋脱下披风，搁到小厮手上。

“还没哩！屋里灯火一直没熄过！”小厮回道。

秦晋望了房门一眼，心底暗暗叹口气。

他挥挥手让小厮走开，自个儿走到门前去敲了敲房门。“爷，是我，秦晋。”房里沈默半晌，终于传出回音。“进来！”秦晋推门进去。“爷，这会儿已经丑时了，您再不歇息，一会儿天就亮了！”他一进门看见德煌果然还在批阅公文，不禁劝道。

“少啰嗦，我自有分寸！”德煌头也不抬，一径埋首在公文里。

秦晋皱起眉头，心底急起来。

“可是，自从亭嫣格格走后，您就这么不眠不休地忙于公事，个把月下来，就是铁打的身子也要撑不住的！”秦晋忍不住道。

突然“啪”地一声，桌上的文件被德煌打得四散分飞！

秦晋吓得缩起脖子，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

“谁让你提起她！”德煌抬起眼瞪住秦晋，脾气突然爆发。

秦晋吓得跪倒，脑子里一片空白，想了半天才弄明白爷口中的“她”，原来指的是亭嫣！

“永远，永远不许再提起那个女人！你听明白了？”德煌捏紧拳头，咬着牙怒道。

“明、明白了……”秦晋害怕归害怕，可心底却揣测起德煌的怒气所为何来！

他在十三皇子府邸伺候多年，打小看着十三爷长大，爷的性子他多少也能摸得几分了。

德煌呆怔了半晌，终于压下怒气，仍旧低头审视公文。

秦晋不敢再多说什么，只得退了出去，才推开门，就听见外头小厮无奈的哀求声。

“亭嫣格格，奴才不过是个看门的小厮，求您别为难奴才！”“放肆！不过是一条看门的狗，本格格是十三爷的贵客，你敢跟我啰嗦，还不快给我让开！”亭嫣尖声斥喝。

“这、这不能让开啊！一让开我这条小命就没了！”小厮叫苦。

他的任务就是看门，要是谁都能进得了门，爷要他有什么用？亭嫣没有耐心，她挑起杏眼。“你让是不让！”“不让，不让，不能让啊！”小厮硬是挡在房门前。

“你——”亭嫣正要发怒，秦晋连忙走近。“什么事儿，大呼小叫的！要是吵了爷，不怕受罚打”表面上是斥责小厮，实则是警告亭嫣。

“秦总官，你来的正好！这奴才竟敢挡我的路！”亭嫣听不出秦晋的弦外之音，反倒跟他告起状来。

“总管大人，我这是奉命行事，不得已的啊……”秦晋奉手阻止。“行了，我听到了！”他转向亭嫣。“亭嫣格格，爷这会儿正忙着，我想您还是别进书房的好——”“连你也想挡我的路？”亭嫣眯起眼，怒火又起！

打从她伤了亭嫣后，德煌就不再见她，这会儿亭嫣都离宫个把月了，德煌还是不理睬她，可却又没要赶她出宫的意思。这让她纳闷，更让她心急！今晚无论如何，她都得探探德煌的意思。

秦晋闷哼一声。“格格误会了，奴才可没这意思！只是咱们都是奉命行事的，主子吩咐了不准任何人打扰，还请格格别为难咱们……”亭嫣两只拳头握得死紧。“狗奴才！动不动拿你主子压我，你知不知道我是你主子的贵客？我可不是那个被休回去的女人？”“方才您已经说过一次您是贵客了！”秦晋意兴阑珊地道，口气开始不耐烦。

“我说二格格，大格格是犯着您什么了？没事儿您何必扯到大格格身上？”左右只是个闲客，却这么张狂跋扈，给脸不要脸，他已经懒得再理会。

“放肆！你敢这么对我说话！”亭嫣气得指着秦晋的鼻子骂道。

秦晋摇摇头，咋舌。“还真是母女不是？那天我送大格格回东巷，大格格一见到福晋就好声好气地上前叫了一声额娘，谁知人家不领情，还指着大

格格的鼻子骂！敢情这年头风水欠佳，好人不伸张，坏人倒耀武扬威起来了！”他讪讪地说着风凉话。

“你、你拐留抹角的骂谁？”亭嫣气得全身簌簌发抖。

她长这么大，头一回被糟蹋，还是被个她最瞧不起的奴才！

“骂谁？”秦晋夸张地左右瞧了瞧，才扯开笑脸反问亭嫣：“我刚刚有骂人吗？这儿有谁能让我骂的？”一个亭嫣最瞧不起的奴才，骂起人来可比她高明多了！

亭嫣气得差点儿没昏死过去！

“秦晋！”正在这时，书房里头传来叫唤声。

秦晋脸色一整，打起精神，走到房外回话。“爷，有事儿？”“你进来！”德煌严厉的声音自书房内传出。

“喳！”秦晋欲推门进去，先转头瞟了亭嫣一眼，再对看门的小厮吩咐道：“听见没？爷只让我进去！留心看好门，闲杂人等该轰的轰，该赶的就不必客气！”“喳！”小厮会意，喜孜孜、十分有精神地应了一声。

秦晋懒得去看亭嫣的反应，立即推开门进去……“爷，您叫我？”秦晋一进到房里，就看见德煌已经等在房门口。“是不是二格格在外头打扰了您了？我已经让小厮赶她走了”“你刚才说了什么，再说一遍！”德煌上前抓住他的手。

秦晋一阵错愕。“我……我说我让小厮赶二格格走！要是您想让她进来？”“我是问你在外头说的……你说送亭嫣回东巷，她一见简福晋就上前叫了额娘？”德煌急迫地质问。

“是、是啊，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没错。”秦晋不明白爷为什么急着问这个，他糊里糊涂地回话，着实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当时的情况怎么样，你给我从头到尾、一五一十地说清楚！”德煌沈声道。

秦晋给德煌这模样吓住，赶紧努力回想，将那天送亭嫣回东巷的情况，仔仔细细地说了一遍。

德煌听完后放开了秦晋，默不作声，脸上掠过无数阴霾……“爷？”见德煌脸色不对，秦晋不放心他，大着胆子又唤了一声。

“你去准备准备，明天我要出宫一趟！”他突然沈声下令，脸上一片肃穆。

“喳！”秦晋也不敢多问，只能应声。

“你出去吧！”德煌手一挥，旋即背过身。

“喳！”秦晋退了出去。

德煌怔怔地瞪着烛台上的蜡泪，握紧了拳头……秦晋的话在他脑海里不断回响她明明已经回复记忆了，为什么还装着不认得他？或者地想起了所有人，就是想不起他！？“砰”地一声，他重重地一拳击在墙上，墙面因为承受不住这重击，一片片泥灰簌簌地剥落下来。

他不接受这样的结果！

就算她已经跟了富尔硕，他也要她给他个交代！

鲜血从他受创的手上冒出，他却浑然不觉……逼走她后，这几日他终于明白，他为她心痛已经是事实！就算她忘了他，就算把她逼到富尔硕怀里也无济于事！

他仍然为她心痛！

现在知道她有可能早已恢复记忆，他的心更是不得安宁……必要时他

会在所不惜地抢回她……他要把她从富尔硕手上抢回来！

第九章

回到东巷已经一个月，亭嫣并没有跟富尔硕走。

富尔硕曾想带她走。“你早就恢复记忆了，是不是？”他问道。

他看出她对福晋和珠儿、亭渊等人并无陌生感，由此猜测她已恢复记忆。

他不明白的是，她为什么不对德煌坦白？他必须弄明白这个问题。

亭嫣没回答，无言地承认。

空气中回荡着教人透不过气的压抑……“你爱上他了，是不是？”富尔硕终于问出口，语调里有深深的失落！

亭嫣仍然没回答他的问题。

“你不会跟我走了！”他黯然道，不是疑问，而是肯定。

亭嫣抬起眼，终于轻轻道：“我们永远是兄妹……”“我宁愿不要。”他别过头，不教她看见眼眶里的男儿泪。

然后他回到西北，一去无讯息。

“珠儿！”秦晋在马前领路，到了东巷，他先行下马进屋叫唤。

“秦总管？”珠儿从后头出来，手上还拿着锅铲。

“你家格格呢？这会儿她人在哪儿？”“你找格格什么事儿？”珠儿问道，放下锅铲，两手在围巾上抹了抹。

“十三爷来了！”秦晋急道，已经听见马蹄愈行愈近的声音。

“十三爷？”珠儿吃了一惊。“他来做什么？”珠儿的话没说完，德煌的马已经到了门口。

“爷！”秦晋赶忙迎出去，珠儿跟在他身后。

德煌下马，任由随身小厮牵走坐骑，他不发一语，抬眼打量眼前这幢简单的四合院。

“爷，这儿就是大格格住的地方了！”秦晋上前道。

德煌皱起浓眉，转眼看见珠儿，他盯住她问：“格格呢？”珠儿噤噤不安，没有立即回话。

见珠儿没反应，秦晋替她紧张，偷偷伸手扯珠儿的衣袖，压低声音在她耳边提点。

“珠儿，你哑巴啦？没听见爷问你话吗？”“我……我不知道格格在哪里！”珠儿结巴地道。

秦晋瞪大眼。“你怎么会不知道呢？”“我真的不知道嘛！”珠儿理直气壮地道。她还不知道格格要不要见十三爷！

“你-”“行了！”德煌挥手。“我自己去找她！”径自迈步进屋。

珠儿张大嘴呆了半晌，眼睁睁地看见德煌踏进门槛才惊醒过来-“十三爷-您不能进去啊！十三爷-”她想跑过去拦人，无奈秦晋一把揪住她。“你不要命啦！敢拦着爷！”秦晋嘴里骂着，实则是为她担心。

“可是……格格她……”“得了！让爷去吧！爷想见格格就一定要见到，格格总不能躲爷一辈子吧！”秦晋叹道。

珠儿泄了气，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德煌高大的背影消失在门内。

此时房里的亭嫣正坐在椅子上缝衣。

她专心一志在手上的活儿，隐约听见开门的声音，她不经心地问道：“珠儿，有事吗？”没人回答，她疑惑地抬起眼不期然见到他阴鸷的黑眸，针头狠狠地扎伤了她的手！

“啊！”她轻呼，德煌立即上前抢过她的手。“怎么这么不小心！”他皱眉。突然把渗出血珠的纤指放入口中含吮……“你……”亭嫣想抽回手，他不许。

他的目光和她交锁。良久，慢慢地让她抽出手。

“你早就恢复记忆了！”他凝视她的眼，嘎声说。

亭嫣垂下眼，避开他炽热的眼神。

“刚才珠儿不告诉我你在哪儿，我还真怕-真怕你已经跟富尔硕走了！”他捏紧她的手，坦率地告白他心底的忧虑。

亭嫣呆住，抬眼怔怔地凝睇他。

“为什么？为什么没跟他走？”他问，冲动地低头啄吻她的掌心。

亭嫣身子一震，挣扎地抽回手。狼狈地从椅子上站起逃开他身边……“我……我离开你并不是为了要跟任何人走！”她揪着心口，漠视他眼底的感情。“我们已经了无瓜葛了，十三爷，请你出去！”别开脸，她无悔地冷道。

“那么为什么离开我？”他不放弃，跨步逼到她身前。“今天你不说出个理由来，我不会走。”无赖地道。

“你忘了？”她回过脸直视他，目光矜冷，并不动容。“是你让我走的。”一字一句平声出口。

德煌抿紧嘴，眼底掠过一丝懊悔。“我以为你失去了记忆！你记得额娘，更该死的是你记得富尔硕……却忘了我！”妒火让他冲昏了头。

亭嫣别开脸，不看他，漠视他的回答。“已经无所谓了，你要我走，我是否失去了记忆，已经无关紧要。”“谁告诉你无关紧要！”他一把抓住她，强迫她面对他。

“请自重，十三爷，这儿不是宫内。”她握着拳，不屈地瞪视他。

德煌眯起眼，突然一拳击向墙面！

亭嫣一震，呆呆地看着他捏成拳的手已渗出鲜血“该死的自重！如果得在宫内你才肯就范，那咱们就回宫里去！”他暴戾地怒吼道。

她冰冷的神情教他发疯，更让他心痛！

亭嫣无动于衷地瞪视他手上的血口，木然地转开脸。“你不能胁迫我。”“要不要试试！？”他威胁，突然眯起眼，嘴角邪气地勾起“只要你跟我回宫，我就救出你阿玛！”亭嫣愣住。“你说谎……没人能救出阿玛，先前你也只能让他在刑部的日子好过些！”她不信。

“信不信由你！”他放开她，态度变得不在乎起来。“你什么时候跟我回宫，我一点也不急！不过你阿玛可不同，他被关在刑部，多关一天就多受一天罪！”亭嫣怔怔地望着他。“你……真的有办法救出阿玛？”“你明白我在刑部的影响力！”他只撂下一句。

亭嫣当然明白。

圣上一直有意把刑部交给德煌掌理，要不也不会让德煌去执行抄府的

差事，差别只在时间早迟而已。

她抬眼望住他，氤氲的眸中闪着迷离不定的光芒……“这次，你先让阿玛出来！”亭嫣下了决定。

“一句话！”他咧开一抹笑。

她再一次同地做了“交易”。

这回赌上了她自己的命运…… 简王爷在十日后”以病重、急需就医的理由被释放。

当日德煌立即派秦晋出宫告知亭嫣，要她隔日一早立即进宫见他。

亭嫣知道她阿玛突然被释放的消息，心中起疑，又见德煌吩咐秦晋出宫，私下问了备车的小厮，知道是往东巷去，她心中更加惊疑不定，当天就偷偷跟在秦晋之后出宫，一路尾随到东巷。

她躲在院子外，听到秦晋跟亭嫣的对话，心中怒不可遏！

等秦晋走后，她径自走进屋内，在走道上撞见救大娘“二格格，您回来了？”救大娘一见亭嫣，不由得惊喜，这些日子来简福晋因为思念爱女成疾，已经病入膏肓！

亭嫣一见是救大娘，她脑子里恶念一转，随即笑道：“是啊，我回来看我额娘了！”“那太好了！今日王爷回来，您也回来，二家人总算能团圆了！”救大娘不疑有它，说着就拉起亭嫣的手。“二格格，咱们这就见福晋去吧！”亭嫣顺从地跟随救大娘去见简福晋。

简福晋见亭嫣回来，喜逐颜开，挣扎着要从床上起来-“额娘，您病着，快别起来了！”亭嫣上前去搀扶她。

“嫣儿，真的是你？额娘盼了这么久，你终于回来了！”简福晋怕是个儿在作梦！

“当然是我，我出宫来看您了！”亭嫣扯开笑脸道。

简福晋抓住亭嫣的手问道：“嫣儿，你不会再离开我吧？”亭嫣突然面有难色，犹豫地道：“我也不想离开额娘啊……”“嫣儿，你又要离开我吗？”简福晋惊慌地问道。

亭嫣叹了一口气，抽回自个儿的手，面色忧愁。“我本来就想等阿玛从刑部放出来再回来见您，因为十三爷答应过我，只要阿玛一放出来，他就让我当他的少福晋，到时我就能接您和阿玛进宫享福了！”她信口胡诌，拿当日骗亭嫣的话，对着简福晋重新再说一遍。

“太好了！”简福晋笑开脸。毫不怀疑这是谎言。“那现在你阿玛放出来了，十三爷他……”“事情有了变化！”亭嫣突然变脸，笑容消失。

“怎么？出了什么事儿？”简福晋不明所以，一颗心被亭嫣弄得七上八下。

“还不就是那贱人生的野种！”亭嫣眯起眼，恨恨地道。

简福晋张大嘴，起初不明白亭嫣的意思，过了片刻才弄清楚……“你是说亭嫣-”“不就是她！”亭嫣两眼发出幽光，咬着牙恨声道。“就是她勾引了十三爷，现下十三爷要她不要我，除非她从这世上消失！”“消失？”简福晋被亭嫣的恨意吓坏。“嫣儿，你”“额娘，”亭嫣回过神，两眼盯着简福晋。

“现下只有您能帮我了！”“我？帮你？”简福晋怔怔望着脸孔扭曲的女儿。

“嫣儿……你要额娘怎么帮你？”“你快去赶走那贱人！她最听你的话，一定会走的！”亭嫣两眼发光，激动地道。

“你要我赶走嫣儿？”简福晋垂下眼。

她虽然不喜欢亭嫣，可也不至于恨她，何况她实在孝顺，这些日子来她看在眼里……“额娘，您还犹豫什么？就是她碍着咱们的路，只要一赶走她，咱们就能有好日子过了！”亭嫣抢道。

“可是，嫣儿她待我也不错，我实在狠不下这个心……”“她只是做样子的，您千万别让她的外表给骗了！”亭嫣下了重药。“额娘，您不会忘了当年是谁迷惑了阿玛，让你受辱的吧？”简福晋一震，脸色一变。

亭嫣继续道：“亭嫣是那贱人生的女儿，您以为她会安什么好心？等她进了宫，她就会一脚踢开您，害死咱们全家。”简福晋脸色由青转白，她望向亭嫣，手脚不住颤抖。

“额娘，我知道您生气！这是个最好的机会，您可以向她们母女讨回她们欠您的了！”亭嫣不断游说。

简福晋垂下眼，多年的压抑，夺夫之恨慢慢在她心底苏醒……

第十章

救大娘到亭嫣房里唤她。“大格格，福晋找您呢！”“我马上过去！”亭嫣收拾了手上刚缝好的衣物，折叠整齐包在纸盒里，一道带往简福晋房里。

“你要进宫去？”亭嫣一进门，简福晋便质问她。

亭嫣不明白简福晋为什么知道这事！

她垂下脸，然后轻轻摇头。“不，我不会进宫。”简福晋眯起眼。“你想骗谁？嫣儿已经告诉我你迷惑十三爷的事！你就跟你娘一样下贱，专门抢别人的男人。”亭嫣退了一步，简福晋的辱骂让她脸色倏地惨白。“亭嫣……她出宫了？”“没错，她现下住在客房里！要不要我找她来跟你对质？”简福晋冷笑，看着亭嫣苍白的脸，冷冷地道：“你心虚了，没话可说了是不？”亭嫣无语，片刻后她渺如幽魂的轻声，喃喃地道：“我已经见过阿玛，从他口中，我已经知道我额娘的墓地。”她平静地加上一句：“在江南。”简福晋眯起眼。“什么意思？”“十三爷要我明早进宫见他，今晚我就会离开。”她别开眼，轻轻回话。

“你要上江南去？”简福晋睁大眼，她不相信亭嫣会放弃眼前的荣华富贵！

亭嫣点头，她抬起眼，凝向简福晋，淡淡地扯开嘴角。“额娘，”她最后一次唤她。

“对不住，往后嫣儿不能孝顺您了。”简福晋身子一僵，原本积了满腔怨毒的话语，此刻再也吐不出半个字。

亭嫣拿出带来的纸盒，取出收在里头的衣物。

“快要过冬了，这是这几日我赶工缝好的袜子，一件给您，另一件给阿玛。”她柔声道，把衣物连同纸盒一起放在桌上。

简福晋看到那两件袜子缝工精致，一瞧便知是用心、用精神做的！她心头突然一酸，两手打着颤，却伸不出手去拿那衣物……“额娘，我走了，您自个儿要好好保重身子，阿玛那边就请您代我跟他老人家辞行。”亭嫣转过身走出房外。

简福晋呆在房里，心头百般滋味杂陈……头一回，她觉得自个儿亏待

了这个孩子！

第二天一早秦晋到东巷接不到人，连忙再回宫去回禀德煌。

“人到哪儿去了？”德煌赶到东巷把所有人集合到院子，劈头第一句话就是质问亭嫣的去向！

“谁知道她上哪儿去！她一向就是这么任性，根本就不管别人的感受！”亭嫣站出来插话。

到这地步她还不忘中伤亭嫣。

“你怎么会在这里？”德煌眯起眼，犀利的眸光射向亭嫣。

“我？”亭嫣冲着德煌笑开脸，十分得意他注意到她。“我是回来看我额娘的啊！”她不管简福晋身子不适，硬是把简福晋从椅子上土拉起来拖到德煌跟前，免得他怀疑到她身上。

自从她上回弄伤亭嫣后，德煌对她的态度就十分不客气，虽然没开口赶她，可她知道那也是早晚的事。现下终于赶走了亭嫣，这下他对自己一定会改变态度。

德煌的目光移到简福晋脸上，后者眼神闪烁，十分可疑。

“简福晋，你知道亭嫣人在哪儿？”他放缓了声问，仔细察看她脸上的表情。

“我……我……唉哟！”简福晋突然痛叫一声！

原来是握着她手臂的亭嫣，偷偷使了重力捏住她额娘因病水肿的手骨，以警告她别胡乱说话！

德煌眯起眼，突然沈声斥喝亭嫣。“放开她！”亭嫣原本不愿意松手，可她又不敢违背德煌的命令，只能不情不愿地放开，暗地又瞪了简福晋一眼，再次警告！

德煌使个眼色，一旁数名侍从立即上前隔开两人。

“福晋，我知道你清楚亭嫣的去向。”他柔声问，侧身挡住亭嫣的身影。

“有什么话你只管说，别怕。”他看出简福晋的犹豫。

简福晋看不见亭嫣，自然感受不到她的威胁。她又吞吐了半晌，终于道：“嫣儿她……她昨晚来找我，给我送衣服来，还说她问过王爷，打算要上江南找她亲娘的墓地-”“闭嘴！你这老不死的，谁让你在道儿喳呼！”亭嫣红了眼，冲过来抓住简福晋。

“都是你！都是你们两个老不死的让那贱人进宫，本来该属于我的荣华富贵，全让你们破坏了！你们俩真该死！全都该死！”简福晋睁大了眼，不敢相信她最疼爱的女儿会这么诅咒她！

“你……你……你……”她一连说了三个你字，气得一口气几乎上不来，只能死命揪紧了亭嫣衣袖。

亭嫣见简福晋睁大了眼瞪住她，她又怒又气！“我什么我！？你这不中用的老东西！要你办事，你却扯我的后腿，留着你做什么用！去死吧你！”跟着疯了似地一把推向简福晋！

简福晋站不住，两手却揪紧了亭嫣连带着向后跌去“该死的老东西，你抓着我做什么……放开……”亭嫣话还没说完，简福晋已经抓着她向后倒亭嫣的袖子被揪着，两手不能动作，她个头高出简福晋许多，倒下时头部朝简福晋左肩上方坠下，眼看着愈来愈近的地面，却只能惊恐地睁大眼，头部准确地对着石砖地摔下-简福晋的扁头先着地，然后是“喀”地清脆一声，

那却是头骨破裂的声音！

一时间在场众人全呆住，所有的人都目睹了亭嫣惨死的画面。

事情来得这么突然，亭嫣连惨叫一声都不曾，就已经肝脑涂地、头骨破裂而亡了！

看到爱女被自己亲手害死，她身上染满了亭嫣的鲜血，简福晋眼珠子不断地瞪大凸出，终于她惨叫一声。“啊”空申传来简福晋尖厉的悲鸣……

江南终于来到母亲的墓前了！

一路上只有珠儿陪着她，两人历尽艰辛才来到江南，探访了许久终于找到当年盛极一时的“招徕坊”，如今“招徕坊”已成了一所破落的小客栈。

好不容易确定了母亲的墓地，又因为年代久远，墓地已被蔓生的芒草淹没，要花一大片荒弃的墓地中寻找一方小小的墓碑简直比登天还难。

亭嫣只得和珠儿女扮男装，仍如在京城一般，在江南街头以看相谋生，一面花钱雇人到墓地除草。

事情进行得异常顺利，那伙帮忙的壮汉居然不计酬劳，肯日夜赶工帮她。

她想两个女子上路，竟能走完万里路程，一路平安无事，这一路上的好运必定是母亲冥冥中保佑。

如今站在母亲墓前，她终于不再自责，这许多年不曾亲自扫过墓，略尽人子孝道的遗憾。

她和珠儿备了香烛、素供，一一拿出摆在墓碑前，喃喃祷告。直到素香已燃尽，亭嫣仍然不舍得离开。

“格格，走吧！如果您惦着夫人，咱们可以明日再来。”珠儿劝道，亭嫣从早上到现在，已经一日没吃任何东西。

“也好，咱们回去，明天再来。”两人收拾了香烛、素供等物，回到寄住的客栈。

“珠儿，你把素供送到‘觉明庵’去，布施给庵里的师父。

另外再请师父点上一盏光明灯，记得把香油钱奉上。”亭嫣吩咐。

“知道了。”珠儿拿了碎银子和素供，就走出客栈。

店小二见亭嫣回来，便上前道：“亭渊少爷，楼上有客人等您！”亭嫣女扮男装，在外以亭渊的名字为化名。

“客人？”她疑惑地问，她们初到江南不久，在这儿并不认识任何人！

店小二眉飞色舞地道：“是啊，长得高鼻凤眼，好俊的公子哩！”

我柱子长这么大，在这店里头也站得久了，有什么人没见过，可这还是头一回见着这么气派的公子爷，不过听那口音是北地来的，说不准是什么公侯王爷府的人！亭渊少爷，真想不到您会认得这种富贵公子”店小二说到这里，亭嫣已变了脸色！

“亭渊少爷，您怎么了？脸儿怎么白成这样，您没事儿吧！”店小二自顾自地发了一堆唠叨，这才突然发现亭嫣脸色不对。

“没事……”亭嫣喃喃回道。

她已经知道来找她的人是谁！只是没料到他真会追到江南来！

“要我上楼去请那客人下来吗？”小二殷勤地问。

亭嫣身子一震，猛然摇头。“不、不要！”她激烈的反应，勾起店小二的好奇。“亭渊少爷，您怎么了？我瞧您从刚才开始就不大对劲！”“我……”

小二哥，我想……我想先结算一下这几日住店的欠帐。”亭嫣道。

“这个不急啊！等您要走了再结他不迟”“不、我想现在先结了好！”亭嫣抢道。

“这……那好吧，不过楼上那客人在等呢！”小二瞟了楼上一眼。

“不打紧，你先结了帐再说！”亭嫣心急地道。

“好吧！”待小二结了帐，亭嫣付了欠银，掉头便往门外去“欸欸，亭渊少爷您要上哪儿去？楼上那公子还等着您哩！”店小二一心惦记着楼上那教他惊为天人的富贵公子。

亭嫣脚下的步子却更急，彷彿没听见店小二的话一样，急步走远，片刻就消失在街角……“怎么这就走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儿……”店小二搔着脑袋，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亭嫣在街上疾走，她只想快些赶到“觉明寺”去找珠儿！

偏偏今日街上有大店铺开张，鞭炮声漫天价响，还请了舞龙舞狮齐来助兴，街头挤了一大群人看热闹，亭嫣在人潮中被推来挤去，根本过不了街！

亭嫣被挟在人群中，正不知该如何脱身，后头突然有人推了她一把！她重心一个不稳，直直往前扑倒，眼看着就要跌得狗吃屎上——“啊——”电光石火间，一双强壮的手臂接住了她！

知道自己没事，亭嫣连忙道谢。“谢谢。”一抬眼，她看到一双熟悉得再不能熟悉的男性眼眸！

那人居然是……德煌！

他追来了！

亭嫣猛地回过神，惊吓地想逃离他的掌握“你以为能逃到什么时候？”德煌牢牢锁紧她细瘦的纤腕，戏谑地挑起眉眼，低嘎、带着调侃意味的男声，在喧哗的人群中却十分突出……原来是“热心”的店小二跑上楼，告诉德煌，“亭嫣”回来又走了的消息。

其实早在亭嫣一出京城，行踪已在德煌的掌控中，这一路他暗中协助她，耐心地等到她找到她额娘的墓碑然后他决定该是现身的时候！

他遣开随从独自上门找她，早料定她会逃，可没料到她连见他一面的勇气都没有！

她愣愣地瞪着他的眼，觉得此刻自己像一只笨拙的笼中鸟……她不需问他如何找到她，这个问题只会显得愚蠢！如果他要找个人，以他的身分只要一声令下，纵使天下之大，哪有他找不着的人！

“我……我很感激你救了阿玛，可我不能跟你回宫去！”她对着他的眼，勇敢地道。

德煌眯起眼。“能不能是你的事！你答应跟我进宫，就算追到天边我也不会罢休！”因为她的固执，他心中又升起一把火气。

“跟你进宫的人不该是我，应该是亭嫣，她才是你名正言顺的妻子，我是替代她……”“她死了！”德煌石破天惊地说出亭嫣的死讯。

亭嫣还以为自个儿听错，呆愣地问：“你说什么？”“我说她死了！”早晚她会知道，不如现在说清楚。

他把当日亭嫣欲推倒简福晋，反害死自己那幕简略地叙述一遍。

虽然他略过残酷的细节，可享嫣仍是傻了眼，不能接受这事实。

亭嫣虽然待她不好，可亭嫣毕竟是阿玛和额娘最疼爱的女儿，现在额

娘失手害死亭嫣，这结果会让额娘疯狂的！

“天呐！怎么会这样……怎么会发生这种事！”亭嫣红了眼眶，喃喃呓语。

“别想了！”他温柔地搂紧她，提供她温暖的肩膀。“老天是公平的！她自食其果，这是命运！”亭嫣跌破头的部位和亭嫣额上的伤口在同一处地方！

当日秦晋亲眼见到亭嫣的惨状，曾经喃喃自语，直说是报应！

原来老天爷一直睁着眼！

“可是……可是亭嫣死了，额娘怎么办？阿玛怎么办？”她茫茫然地傻问，太过震惊的消息，让她清醒的意识变得混乱。

“那我呢？你怎么就没想过，你这样一走了之，我该怎么办！”他苦笑，又气又无奈！

“你……”亭嫣回过神，听出他的弦外之音，霎时间红了脸。“你……我走了，你一定更逍遥、更自在！”她别开脸，不敢看他那双会灼伤她的眼。

德煌瞪大了眼。“小没良心！这种话你竟然说得出口！”他嘴里骂她，手上却是抱得更紧了。

“是你自个儿说的！你说我走了，才不会碍着你找其它女人……”“那只是气话！”德煌恨得牙痒痒，又不舍得碰她一下，只能咬牙切齿，自个儿气得内伤！

“谁知道你几时说的是真话，几时说的是气话。”她固执地道。

“我-”德煌语塞。

他竟然拿她没辙！

“该死的！反正不管真话、气话，我要你跟我回宫去！”说不过她，他索性耍赖。

亭嫣瞪住他。“你不能强迫人！”“你亲口答应的，不算强迫！”他恶霸地抢白。

“可是……”“你耍我？”德煌挑起眉，不善地道。“那就别怪我再抓你阿玛入狱！”轻描淡写地威胁。

亭嫣睁大了眼，急道：“你是认真的？”“你可以试试！”就知道这招有效！他得意地勾起嘴角。

亭嫣垮下脸。“你老是这么威胁人……”柔柔的语气里有满腹的委屈，眼眶又发红，刹那间就要溢出泪来……见她眼眶泛红，德煌心一疼，霎时心软下来。“我……都是你不听话，怪不得我……”声音已经没了气焰。

眼泪像珍珠般一颗颗下坠。“那得怪我了，是我不好让你生气、让你威胁人……”“好好好，是我不好，其实全是我不好-别哭了、别哭了，好不好？这么爱哭，你眼睛会哭坏的！”他心疼地替她抹泪。由于从来没替女人擦过泪的经验，他简直是手忙脚乱。

流个不止的眼泪终于让他哄停，她怔怔瞧着他哄人的模样，突然觉得好笑。

德煌无奈。“又哭又笑，小狗撒尿！”掐着她的鼻头逗她。

“别又欺负人！”她低喊，抓下他的坏手。

看着他柔情的眼，她心头突然不再觉得难过。

他叹息。“跟我回宫吧！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好好爱你！”低柔地道。

亭嫣垂下眼，半天不回答，……他屏息以待。

终于她点头，不再和自个儿的心作对。

德煌突然疯了般抱紧她-“我发誓、发誓……再也不让你哭了！”激动地

大喊。

街上又开始放起鞭炮，似乎在为他们庆贺。

他紧紧接住她，好半晌突然想到什么似地问：“你还没对我解释，为什么忘了我？”对此他一直耿耿于怀。

亭嫣柔声回道：“我想过，我会记得姨娘和珠儿，是因为她们是世上真正待我好的亲人。”“那我呢？在你心中难道我比她们疏远？”德煌对这答案完全不满意。

“这是不一样的！”亭嫣垂下眼，羞涩地往下说：“就是因为太在意了，所以才让你伤我太深，深到我无法承受，只好遗忘……”德煌终于笑开脸，同时拥紧她。“对不起！”他喃喃道。“我同样因为太在意才会失去理智伤害你，可却惩罚了自己！”他敞开心怀，对她剖白。

亭嫣伸手搂住他宽厚的胸膛，给他安慰。

德煌柔声问：“要不要把你额娘的墓移回京城，方便祭拜？”“不，额娘生在江南，她必定习惯住在这里。”亭嫣道。

“那么，每年我陪你下江南扫墓！”他体贴地低语。

亭嫣抬头，感动地望进他深情的眼眸……一切尽在不言中。终于，他对她的爱，她已能感受……

全书完

